

二十四史九通政典類要合編

三國

第十冊

新學社

新學社

PDG

二十四史九通政典類要合編卷六十七

三國九

方輿 都邑 州郡 宮苑 渠堰 關津 棧道 形勢

建安十八年并十四州復為九州 獻帝春秋曰省幽并入冀省司隸及涼入雍千是有兗豫青徐揚冀益荆雍九州 又省司隸置司州 魏志武帝

紀

建安九年太祖領冀州牧或說太祖宜復古置九州則冀州所制者廣大或曰若是則冀州當得河

東馮翊扶風西河幽并之地所奪者眾遂寢行 十七年荀彧薨乃魏志荀彧傳

文帝即王位初置涼州 張既傳時自三輔距西域皆屬雍州 及踐阼又置并州 魏志文帝紀

權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以武昌下雒陽陽新柴桑沙羨六縣為武昌郡 吳志孫權傳

建興三年春使越嶲太守張巖平定越嶲郡 蜀志後主紀

黃初二年改長安讓許昌洛陽鄴為五都立石表四界宜陽北循太行東北界陽平西循魯陽東界

鄴為中都之地令天下聽內徙復五年 魏略曹植令咸陽為魏之西都伊洛則魏之東京 魏志文帝紀

蜀先主得益州後主建興三年丞相亮南征四郡皆平改益州郡為建寧郡分建寧郡永昌郡為雲南

郡又分建寧牂牁為興古郡又置陳降都督統南七郡後得武都陰平置涼州刺史 蜀志後主紀

吳孫權得荊揚二州又分交州合浦以北置廣州旋罷孫休復置廣州 吳志孫權傳

陸凱奏武昌土地實危險而墻礮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船泊則沈漂陵居則峻危且童謠言寧欲
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臣聞翼星為變爰惑作妖童謠之言生於天心乃以

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

吳志陸凱傳

有星孛于大辰隆上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

為先殿庫為次居室為後今園丘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又未如禮而崇飾居

室士民失業非所以順民心也

魏志高堂隆傳

江表傳曰皓用巫史之言謂建業宮不利乃西巡武昌仍有遷都之意

吳志裴注

魏略云魏以長安譙許昌鄴洛陽為五都洛陽其京室也吳志云吳都鄂後遷建業故改鄂為武昌

改秣陵為建業後避晉愍帝諱故又改為建康蜀志云蜀都成都

譙今亳州許昌今潁昌府鄴相州鄂即鄂州建業今建康府成都益

州也通志都邑畧

右都邑

太祖既破呂布遂割青徐二州附于海以委焉分琅邪東海北海為城陽利城昌慮都

魏志武帝傳

建安十七年割河內之滂陰朝歌林慮東郡之衛國頓丘東武陽發干鉅鹿之慶陶曲周南和廣平

之任城趙之襄國邯鄲易陽以益魏郡

魏志武帝傳

公孫度分遼東郡為遼西中遼郡置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自立為遼東侯平州牧

魏志

公孫度傳

建安十八年春正月進軍濡須口攻破權江西營獲權都督公孫陽乃引軍還詔書并十四州復為

九州冬十月分魏郡為東西部置都尉魏志武帝傳

黃初二年改許縣為許昌縣以魏郡東部為陽平郡西部為廣平郡魏畧改長安譙許昌鄴洛陽為五都立石表西界宜陽北循太

行東北界陽平南循魯陽東界魏志文帝傳

太和中分魏興之魏陽錫郡之安富上庸為上庸郡省錫郡以錫縣屬魏興郡魏志明帝紀

魏司州領郡六治洛陽續漢志云魏郡司隸所部河南河東河內宏農并豫州漢治譙魏治安成黃州之平陽台五郡置司州洪亮吉湯成烈縣水經注有榮陽郡

州領郡八青州領郡七徐州領郡六涼州治武威領郡十秦州治上郡晉志刺史領

護羌冀州領郡十六初治幽州公孫度據遼東稱平州牧魏因黃初元年分冀州雍州八年分

司隸置領郡荆州西境屬蜀東南屬吳惟揚州江東屬吳魏惟得漢廬江

河南尹領縣十三 榮陽郡領縣九 河東郡領縣十 平陽郡正始八年分河東郡領縣十二

宏農郡領縣七 汝南郡領縣十三 汝陰郡文帝分汝南置 潁州郡領縣八 襄城郡魏分潁

川郡置領縣七 陽安郡分汝南置領縣二 弋陽郡分江夏汝南置領縣五 徙濟北還為郡領

縣五 譙郡魏武分沛郡置領縣五 魯郡領縣六 陳留郡領縣十四 濟陰郡領縣九 東郡

領縣八 山陽郡領縣七 任城國黃初三年寧陵公彰進爵為王封此領縣三 東平國黃初中

壽張王徹進封此領縣七 濟南郡領縣七 濟北國陳思王植子志徒封此領縣五 泰山郡領

縣十一 齊郡領縣十 北海國太和六年陽平縣王毅改封此領縣四 樂安郡領縣九 長廣

郡魏分東萊北海置領縣六 城陽郡魏後分北海立領縣十二 東萊郡領縣六 彭城國黃初

中義陽王據徙封此領縣六 琅邪郡領縣八 下邳郡領縣十五 東海國黃初中封霖為國領

縣十一 廣陵郡魏領縣九後屬吳 東莞郡魏分琅邪北海泰山齊郡置領縣七 金城郡領縣

五 西平郡領縣四 安定郡領縣五 酒泉郡領縣九 武威郡領縣七 張掖郡領縣三 西

郡領縣二 西海郡領縣一 北地郡領縣二 敦煌郡領縣十一 魏郡領縣十 廣魏郡魏

武分漢陽置領縣三 南安郡領縣三 漢陽郡領縣七 隴西郡領縣七 鉅鹿郡領縣二 常

山郡領縣八 陽平郡黃初二年以魏郡東部置領縣八 廣平郡黃初二年以魏郡西部置領縣

十五 朝歌郡黃初中分河內郡置移屬冀州領縣六 趙國黃初中鉅鹿王幹徙封此領縣九

安平郡領縣十 平原郡黃初三年封叡為王國七年除為郡領縣八 中山國黃初中濮陽王褒

徙封此統縣九 樂陵國魏武分平原置郡正始五年封茂為王國統縣五 清河郡領縣七 章

武郡魏武分河間勃海置領縣四 博陵郡魏分安平中山置領縣四 勃海郡領縣十 燕國故

廣陽郡 曹仁傳拜廣陽太守 太和六年徙封下邳王宇為國統縣十 北平郡領縣四 代郡領縣三 遼

東郡領縣八 昌黎郡魏以遼東屬國都尉置領縣二 范陽郡領縣八 帶方郡公孫度分樂浪

置魏仍之領縣七 元莧郡領縣三 遼西郡領縣三 樂浪郡領縣六 上谷郡領縣六 樂平

郡建安中魏武置 水經注後魏地形志云漢獻帝置晉志分上黨 領縣四 上黨郡領縣十二 太

原郡領縣十四 西河郡黃初二年復置領縣四 新興郡建安中魏武立領縣六 京兆郡領縣

十一 雁門郡領縣四 馮翊郡領縣八 新平郡領縣二 漢興郡領縣五 扶風郡領縣七

義陽郡黃初中分南陽置領縣八 南陽郡領縣二十二 江夏郡領縣三 明帝太和元年分江夏

南部置江夏南部都尉 南鄉郡魏分南陽西界置領縣八 襄陽郡建安十三年魏分南郡編以

北及南陽之山都置 晉志魏武置十二郡之一 領縣七 明帝景初元年分襄陽臨沮宜城 新城郡

黃初中分漢中置領縣四 魏興郡建安二十年分漢中之安陽西城為西城郡 袁山松書 魏文帝改名

水經 領縣四 上庸郡太和二年分新城之上庸武陵北巫置四年廢景初元年又分魏興之魏陽

錫郡之安富上庸為郡後又廢甘露四年分新城郡復置領縣五 淮南郡領縣十 後漢九江郡魏

廬江郡領縣九 以上魏州郡

蜀有益州 建安十九年先主定益州二十四年定漢中後主建興元年置益州牧七年又得涼州之

十治涼州 建興七年克武都陰平以魏延領 汶山郡領縣八 江陽郡領縣三 故犍為枝江都尉

治建安十八年劉璋立郡犍為郡領縣五 吳書吳以陳化為 犍為太守蓋通領 犍為郡領縣七 朱提郡先主以犍

為屬國置領縣五 越嶲郡領縣六 漢嘉郡章武元年以蜀郡屬國置領縣四 興古郡建興三

三 方輿 三 約雅堂藏板

年分建寧牂牁置領縣十 永昌郡領縣八 建寧郡故漢益州郡建興三年改名太守遙領交州

七年以屬吳罷領縣十五 雲南郡建興三年分建寧永昌置領縣八 廣漢郡領縣九 漢中郡

領縣八 建安二十年張魯改名漢寧二十一年 梓潼郡建安二十四年蜀分廣漢置領縣五 巴

西郡領縣五 巴東郡領縣四 初平元年趙穎奏分巴郡置永寧郡建安六年劉璋改今名二十一

領 巴郡領縣五 涪陵郡領縣六 宕渠郡先主分巴郡置尋省後主延熙中又置 據魏字記 領縣三

武都郡建興七年入蜀領縣五 郡有上祿廢縣有祁山有諸葛壘在漢 陰平郡魏武置建興七

年入蜀領縣二 以上蜀州郡

吳有揚州 漢興平中孫氏始得江東諸郡并增 建安十九年吳蜀分荆州得長沙江夏桂陽黃

交州 領郡八廣州 黃武五年分立施屬永安七年 又置領郡六都尉一治番禺

丹陽郡領縣十六 新都郡建安十三年分丹陽置領縣六 斬春郡吳分廬江立 宋志後屬魏降魏

太守又入吳 領縣一 臨海郡太平二年以會稽東部置領縣六 東陽郡寶鼎元年以會稽

西部置領縣九 會稽郡領縣十 吳都領縣十 建安郡永安三年以會稽南部置領縣九 毗

陵典農校尉吳置領縣三 鄱陽郡吳分豫章置領縣九 廬陵郡吳立領縣十 廬陵南部都尉

孫皓分置領縣六 安成郡寶鼎二年分豫章廬陵長沙三郡置領縣六 吳興郡寶鼎元年分丹

陽吳二郡置領縣九 臨川郡太平二年分豫章東部都尉置領縣十 豫章郡領縣十七 有豫章

東部 南郡領縣十 江夏郡領縣三 宜都郡領縣三 武昌郡吳分江夏置權及皓嘗都之領縣

六 建平郡永安三年分宜都西部置領縣六 武陵郡領縣十一 長沙郡領縣十 天門郡永安

安六年分武陵置領縣三 衡陽郡太平二年分長沙西部都尉置領縣十 桂陽郡領縣六 臨

賀郡黃武五年分蒼梧置領縣六 零陽郡領縣十 始安郡甘露元年分零陵南部都尉置領縣

七 始興郡甘露元年分桂陽南部都尉置領縣七 邵陵郡寶鼎元年分零陵北部都尉置領縣

五 湘東郡分長沙東部都尉置領縣六 交趾郡領縣十四 武平郡建衡三年討扶嚴夷以其

地置領縣七 新興郡建衡三年分交趾置領縣四 九真郡領縣六 日南郡領縣五 九德郡

吳末分九真置領縣六 合浦郡黃武七年更名領縣五 高興郡吳分合浦置領縣五 合浦北

部都尉永安三年分置吳錄習志領縣三 桂林郡鳳皇三年分鬱林置領縣六 蒼梧郡領縣十

一 高涼郡吳分合浦置宋志領縣三 南海郡領縣六 鬱林郡領縣九 珠崖郡赤烏五年復置

領縣二以上吳州郡

魏氏據中原有州十二司隸荆豫兗青徐涼秦冀幽并揚雍分涼州置秦州治上封今天水郡場治壽春今郡徐治彭城今郡荆治襄陽今

郡兗治武威今有郡國六十八東自廣陵文帝黃初六年親征幸廣陵故城及旋師壽春母即儉諸

郡餘並因前代留張遼屯江都齊王嘉平後屬吳即今郡壽春葛誕皆鎮

之合肥明帝青龍元年滿龍於合肥西北三十里築新城吳軍騎攻不拔即今廬江郡故魏明

建安十五年文聘為江夏太守鎮焉其後黃初中滿寵令將襄陽建安二十四年徐晃守

吳軍頗攻不拔青龍後屬吳即今漢陽郡西陽黃初中滿寵令將襄陽建安二十四年徐晃守重兵

以備吳是時江淮間除鎮兵之處更無人居明帝青龍西自隴西今郡南安今隴西郡隴西縣齊王

伐攻隴西南中吳孫權遣數千家佃於江北為滿龍破之漢陽明帝青龍二年蜀將諸葛亮陳倉建安

安皆不剋祈山城不拔今同谷郡長道縣東十里漢陽明帝青龍二年蜀將諸葛亮陳倉建安

四年蜀將破及侯妙才於漢中遂令張郃守陳倉太和二年諸葛亮以大衆攻之將軍都昭以千人

守亮攻二旬餘不拔故城在今縣東二十里亮攻郃又不剋郃故城在今縣東北十五里並今扶風

郡重兵以備蜀蜀全制巴蜀置益治成都梁治漢中二州有郡二十二以漢中建安末破夏侯妙才

此後蔣琬姜維後主延熙七年將軍王平守之魏大白帝先主章武元年屯之遂為重鎮後主

守即今郡地興勢將軍曹爽攻不剋今洋川郡興道縣孫權置治番荆江陵郡今郡治江夏揚治建

安郡並為重鎮吳右北據江南盡海置交治龍編今廣孫權置治番荆江陵郡今郡治江夏揚治建

丹陽郡五州有郡四十有三以建平自孫權黃武初破蜀先主後得之孫皓天紀四年晉西陵建安

江寧縣四年蜀將關羽北討魏將于禁等于襄陽陸遜為宜都守鎮此黃樂鄉吳孫皓建衛三年陸抗所築

武初蜀先主米伐遜大破之後步闡陸抗並鎮焉即今夷陵郡樂鄉吳孫皓建衛三年陸抗所築

王濬攻樂鄉樓水軍督陸景平西將軍南郡自建安末冠關羽後蜀將糜芳來降遂得之孫皓鳳皇

施洪以城降在今江陵郡松滋縣東南郡自建安末冠關羽後蜀將糜芳來降遂得之孫皓鳳皇

伍延即今巴邱建安十九年魯肅之孫皓寶鼎夏口建安十三年孫權征黃祖之後遂置兵鎮

江陵郡也巴邱建安十九年魯肅之孫皓寶鼎夏口建安十三年孫權征黃祖之後遂置兵鎮

奮赴於此即武昌孫權甘露元年城武昌陸遜諸葛恪鎮守及皖城建安十九年孫權討之赤烏四

今江夏郡武昌晉平吳將軍王戎赴於此即今江夏郡是皖城建安十九年孫權討之赤烏四

患牛渚圻孫皓天紀末何植鎮守晉平吳大將王濬須塢建安十七年築後曹公顯來攻不並為重

鎮其後得馮口孫權嘉禾後陸遜諸葛恪守赤烏四年陸遜常以三萬兵戍之今齊廣陵孫亮建興三年

自三國鼎立更相侵伐互有勝負疆境之守彼此不常纒得遽失則不暇存也今畧紀其久經屯鎮

及要害之地焉其守將亦畧紀其知名者餘不可通志地理畧

偏舉他亦類此

通志地理畧

通志地理畧

通志地理畧

通志地理畧

通志地理畧

通志地理畧

通志地理畧

通志地理畧

通志地理畧

通志地理畧

通志地理畧

通志地理畧

通志地理畧

通志地理畧

通志地理畧

通志地理畧

右州郡

文帝受禪助每陳今之所急唯在軍農寬惠百姓臺榭苑囿宜以為後

魏志鮑勳傳

黃初元年十二月初營洛陽宮

文帝居北宮以建始殿朝羣臣門曰承明至明帝始於漢南宮宗德殿處起太極昭陽諸殿

建安十五年冬作銅爵臺十八年秋七月始建魏社稷宗廟二十一年夏五月魏太祖作浮宮

魏志武帝傳

青龍三年大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

觀高十餘丈建鸞鳳於其上築闕兩門闕外築恩曹植曰夷朱雀而樹閭闔平德陽而建泰極高

費鄉公見太后於太極東堂即位於前殿 魏志明帝紀

明帝增崇宮殿彫飾觀閣鑿太行之石英采穀城之文石起景陽山於芳林之園建昭陽殿於太極

之北鑄作黃龍鳳皇奇偉之獸飾金墉陵雲臺陵霄閣百役繁興作者萬數必卿以下至于學生莫

不展力帝乃躬自掘土以率之

魏志高堂隆傳

青龍中營治宮室百姓失農時羣上疏曰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况今喪亂之後人民

至少比漢文景之時不遇一大郡

漢書地理志云元始二年天下戶口最盛汝南郡為大郡有三十餘萬戶則文景之時不能如是多也案晉太康三年地記晉戶有

三百七十七萬吳蜀戶不能居半以此言之魏雖始加邊境有事宜講武勸農今舍此急而先宮室承喪亂方晉亦當無乃大殊長文之言於是為過

臣懼百姓遂困將何以應敵

魏志陳羣傳

明帝大興殿舍百姓勞役柔上疏曰二虜狡猾潛自講肆謀動干戈未圖東手宜畜養將士繕治甲

兵以逸待之而頃興造殿舍上下勞擾若使吳蜀知人虛實通謀并勢復俱送死甚不易也昔漢文

惜十家之資不營小臺之娛去病慮匈奴之害不違治第之事况今所損者非惟百金之費所憂者非徒北狄之患乎魏志高柔傳

太和六年九月治許昌宮起景福承光殿魏志明帝紀

寶鼎二年皓更營新宮制度弘廣飾以珠玉所費甚多是時盛夏興工農守並廢數上疏諫曰王者以九域為宅天下為家不與編戶之民轉徙同也又今之宮室先帝所營卜土立基非為不祥又楊市土地與宮連接若大功畢竟與駕遷往門行之神皆當轉移猶恐長久未必勝舊屢遷不可留則有嫌此乃愚臣所以夙夜為憂灼也臣省月令季夏之月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會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舉大事必有大殃吳志華嚴傳

黃龍元年九月遷都建業因政府不改館張紘傳建計都秣陵江表傳言劉備亦勸之遂定吳志孫權傳

甘露元年九月徙都武昌先是大元元年改作武昌端門吳錄曰諸葛格有遷都意更起武昌宮有禮賓殿吳志孫皓傳

寶鼎元年十二月遷都建業漢晉春秋望氣者云荆州有王氣破揚州而建業宮不利故徙武昌發民掘荆州界大臣名家冢與山岡連者既而施但反自以為得計使人

鼓噪入建業殺但妻女以厭前氣吳志孫皓傳

右宮宛

初平四年太祖攻袁術術走襄邑太祖決渠水灌城術走塗陵魏志武帝傳

太祖討袁譚時民亡椎水臣松之以為討譚時川渠水凍使民椎水以通船民俾役而亡令不得降項之亡民有詣門首者公謂曰

聽汝則違令殺汝則誅首歸深自藏無爲吏所獲魏志武帝傳

建安七年治睢陽渠

九年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

十一年鑿渠自呼池入泝水名平虜渠又從洵河口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

十八年鑿渠引漳水入白溝以通河魏志武帝紀

黃初六年三月帝行如召陵通討虜渠魏志文帝紀

青龍四年穿成國渠 景初二年治河魏志明帝紀

正始二年開廣漕渠魏志廢帝紀

時大旱蝗蟲起悖乃斷太壽水作陂身自負土率將士勸種稻民賴其利魏志夏侯惇傳

靖以爲經常之大法莫善於守防使民夷有別途開拓邊守屯據險要又修廣戾渠陵大堰水溉灌

薊南北三更種稻邊民利之魏志劉馥子靖傳

達明斥候繕甲兵爲守戰之備賊不敢犯外修軍旅內治民事邊鄙汝造新陂又斷山溜長谿水造

小弋陽陂又通運渠二百餘里所謂買侯渠者也魏志賈逵傳

馥爲揚州刺史既受命單馬造合肥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吳塘諸竭以溉稻田官民有畜魏志劉馥傳

黃龍二年築東興隄遏巢湖水後征淮南敗以內船恪以建興元年更作大隄左右結山俠築兩城

三四身之道正與身有終
後破魏將胡遵諸葛謚於此吳志諸葛恪傳

赤烏三年詔諸郡縣治城郭起譙樓穿塹發渠以備盜賊使左臺侍御史郝儉鑿運漕吳志孫權傳

四年鑿青谿潮溝吳志孫權傳

八年遣校尉陳勲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吳志孫權傳

永安三年作浦里塘吳志孫休傳

陸抗救江陵督作大堰遏水漸漬平中以絕寇叛後羊祜率師向江陵欲因所遏水浮船運糧揚聲破堰以通陸軍抗使亟破之祜乃以車運大費功

力吳志
陸抗傳

右渠堰

董卓作亂楊遂以所將攻上黨太守於壺關魏志張揚傳

或說太祖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

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兖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

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魏志荀彧傳

馬超屯潼關太祖勅諸將關西兵精悍堅壁勿戰與超等夾關而軍魏志武甯傳

韓遂馬超等敗走涼州關中平諸將或問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焉翊而反守潼關

引日而後北渡何也太祖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

關賊悉衆南守西河之備虛故得取西河

魏志武帝傳

魏公至陽平張魯使弟衡與將楊昂等據陽平關橫山築城十餘里攻之不能拔乃引軍還

魏志武帝紀

建安九年春正月濟河過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

魏志武帝傳

魏文帝大出有渡江之志盛建計從建業築園作薄落園上設假樓江中浮船諸將以爲無益盛不

聽固立之文帝到廣陵望園愕然彌漫數百里而江水盛長便引軍退

吳志徐盛傳

太元元年大風江水溢流漸海城門權使視水獨見據使人取大船以備害

吳志呂範子據傳

太平元年據帥師侵魏未及淮聞孫峻死以從弟緝自代據大怒引軍還

吳志呂範子據傳

初權將圓珠崖及夷州皆先問琮琮曰以聖朝之威何向而不克然殊方異域隔絕障海水土氣毒

自古有之兵人民出必生疾病轉相污染往者懼不能反所獲何可多致猥虧江岸之兵以冀萬一

之利愚臣猶所不安

吳志全琮傳

黃龍二年春正月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長老傳言秦

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將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山及仙藥止此洲不還世相承有數萬家

其上人民時有至會稽貨布會稽東縣人海行亦有遭風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絕遠卒不可得至但

得夷洲數千人還

吳志孫權傳

臣聞否泰無常吉凶由人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我不守一葦可航也

吳志賀邵傳

右關津

大將軍曹真以八月發長安從子午道南入司馬宣王沂漢水當會南鄭諸軍或從斜谷道或從武

威入會大霖雨二十餘日或棧道斷絕詔真還軍

魏志曹真傳

子午道

漢中入長安路北口曰子南口曰午

諸葛伐魏魏延請奇兵出子午谷曹爽由斜谷伐蜀部將出此鍾會入蜀

兵分三道一由子午入漢中

蜀志魏延傳參用通典

儼駱道

北口曰儼南口曰駱

曹爽兵由駱谷深入三百里費禕據三嶺以截之姜維伐魏出駱谷鄧艾據沈嶺

卻之鍾會分兵由駱谷達漢中

蜀志姜維傳參用通典

褒斜道

北口曰褒南口曰斜

劉焉以張魯襲漢中太守斷絕閣道追諸葛代魏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閣後

趙雲退軍焚燒赤崖以北魏延退兵又焚之

蜀志魏延傳參用通典

劍閣

古金牛道今爲南棧自沔縣西南迄劍州之大劍關北去陝西棧道六百餘里西南至成都八百餘里

武侯鑿石架空始爲飛閣鍾會下關城趙

劍閣

魏志鍾會傳參用通典

右棧道

魏明帝曰先帝東遺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二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

魏志明帝紀

孫權在東關每出兵爲寇輒西從江夏東從廬江國家征伐亦由淮沔是時州軍在項汝南弋陽諸

郡守境而已權無北方之虞東西有急并兵相救故常少敗遠以爲宜開直道臨江若權自守則二

方無救若一方無救則東關可取乃移屯潦口陳攻取之計帝善之魏志賈逵傳

鄭渾遷左馮翊時梁興等寇鈔諸縣不能禦皆恐懼寄治郡下讓者以為當移就險渾曰此示弱也

乃聚吏民治城郭為守禦遂發民逐賊於是寇黨離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分布山谷告諭乃使長

更各還本治以安集之魏志鄭渾傳

王觀為涿郡太守北接鮮卑時有寇盜令邊民十家以上屯居築京候魏志王觀傳

王昶遷征南將軍假節都督荆豫諸軍事昶以為地無常險守無常勢今屯宛去襄陽三百餘里諸

軍散屯船在宣池有急不足相赴乃表徙治新野習水軍魏志王昶傳

青龍元年滿寵上疏以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賊往攻甚易而兵往救甚難宜西移三十里依

險立城詔聽魏志滿寵傳

鄧艾言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為一我分為四魏志鄧艾傳

王基言軍宜速進據南頓南頓有大郎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魏志王基傳又取雄父郎閣三十餘萬斛

魏志傳注長安中橫門郎與散民之饑足周食也 吳全琮略淮南燒安城郎閣 蜀諸葛亮作木牛流馬運米置斜谷郎閣 吳主傳赤烏八年作郎閣 周勳傳治安陸賊修立郎閣

曹爽伐蜀王平以漢中去涪垂千里將宛營以重兵屯涪賊若得關便為深禍杜佑曰關城俗名張魯城在西縣西四十里今宜遣

劉護軍據興勢興勢山在洋州興道縣北四十三里平為後拒若賊分向黃金在興道縣南接漢川平帥千人下自臨之比爾間

涪軍亦至此計之上也遂據之爽不得進引還費禕進據三嶺以截爽自駱谷出扶風隔中南山有沈嶺衙嶺分水嶺爽爭

險苦戰僅乃得過失亡甚眾關中爲之衰耗魏志曹爽傳注

景曜元年詔漢中兵屯漢壽漢樂二城時姜維建議欲兵聚段思就二城令敵入平蜀志後主傳

吳人聞諸葛亮卒恐魏乘衰取蜀增巴邱守兵萬人一欲以救援一欲以事分割漢人聞之亦增永安之守以防非常蜀志宗

呂蒙拒曹公於濡須勸權夾水立鵠備御公不能下而退司馬懿曰東關夏口敵之心喉吳志呂蒙傳

紀防使魏晉文王問吳成備幾何對曰自西陵至江都五千七百里

步闌降晉羊祜率師向江陵諸將咸以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所憂假令敵沒江陵必不能

守所損者少如使西陵槃結則南山羣夷皆當擾動難可言也又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蕃表父遜

以爲西陵國之門戶若有不守荊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吳志陸抗傳晉書王濬傳

嘗請增兵吳主不從乃爲鐵鎖橫斷江路

曹公恐江濱郡縣爲權所略徵令內移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斬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

逐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吳志孫權傳

黃武五年置東安郡吳錄曰治甯春七年郡罷以全琮爲太守平討山越

嘉禾三年以諸葛恪爲丹陽太守討

山越孫權傳

魏東自廣陵文帝時張意守之嘉平後入吳壽春合肥沔口青龍後西陽襄陽重兵以備吳江淮間除鎮兵處無人居青龍中孫權遣數千

家仙江北為魏滿龍所破西自隴西南安嘉平五年吳維祁山漢陽青龍二年陳倉張郃都重兵以備蜀蜀以漢

中魏延將宛興勢白帝建興十五年吳為重鎮吳以建平吾晉西陵即夷樂鄉陸抗南郡孫皓時任

巴邱萬或夏口孫慎武昌皖城牛渚何植濡須陽為重鎮後得郟城沔口陸遜並廣陵建興二年

地考

甘盞陳計曰今漢祚日微曹操彌憊終為篡盜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誠是國之西勢也至

尊當早規之不可後操圖之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一破祖軍鼓行而西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

可漸規巴蜀吳志甘

天紀三年夏陸抗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蕃表既處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舳舻千里星奔

雷邁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懸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西陵國之

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則荊州非吳有也吳志陸遜

江表傳曰紘謂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為金陵地勢岡阜連石頭訪問故老云昔秦始皇東巡

會稽經此縣望氣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氣故掘斷連岡改名秣陵今處所具存地有其

氣天之所命宜為都邑權善其議未能從也後劉備之東宿於秣陵周觀地形亦勸權都之權曰

智者意同遂都焉獻帝春秋云劉備至京謂孫權曰吳去此數百里即有警急赴救為難將軍無

意屯京平權曰秣陵有小江百餘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軍當移據之備曰蕪湖近濡須亦佳

也吳志張
紘傳注

右形勢

二十四史九通政典類要合編卷六十八

三國十

食貨 田賦 屯田 開積穀 推融 錢幣 鹽鐵 漕運 振貸 度支

魏武初平袁氏以定鄴都令收田租畝粟四升戶絹二疋而綿二斤餘皆不得擅興臧強賦弱通考田賦

考通典 通志同

太祖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稅縣絹何夔以郡初立師旅之後不可卒繩以法上言非觀民設教

隨時之意先王辦九服以殊遠近制三典之刑以平治亂此郡時為長宣依遠域新邦之典民間小

事使長吏時時隨宜上不背正法下以順百姓比及三年民安其業然後齊之以法太祖從其言魏志

何夔 傳

黃初元年春正月壬午復潁川郡一年田租魏書載詔曰潁川先帝所由起兵征伐也官渡之役四

漢祖以秦中為國本光武恃河內為王基今朕復於此登壇受禪天以此郡異成大魏 魏志文帝紀

陸遜以所在少穀奏令諸將增廣農畝權報曰甚善遜又勸以施德緩刑寬賦息調權納之吳志孫

永安二年春正月詔曰朕以不德託於王公之上夙夜戰戰忘寢與食今欲偃武修文以崇大化推

此之道當由士民之贍必須農桑管子有言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一夫不耕有受其饑

一婦不織有受其寒饑寒並至而民不為非者未之有也自頃年以來州郡吏民及諸營兵多違此

一婦不織有受其寒饑寒並至而民不為非者未之有也自頃年以來州郡吏民及諸營兵多違此

業皆浮船長江賈作上下良田漸廢見穀日少欲求大定豈可得哉亦由租入過重農人利薄使之然乎今欲廣開田業輕其賦稅差科彊贏課其田畝務令優均官私得所使家給戶贍足相供養則愛身重命不犯科法然後刑罰不用風俗可整以羣臣之忠賢若盡心於時雖太古盛化未可卒致漢文升平庶幾可及及之則臣主俱榮不及則損削侵辱何可從容俯仰而已諸卿尚書可共咨度務取便佳田桑已至不可後時事定施行稱朕意焉

吳志孫休傳

薛綜上疏曰昔帝舜南巡卒於蒼梧秦置桂林南海象郡然則四國之內屬也有自來矣然而土廣人眾阻險毒害易以爲亂難使從治縣官羈縻示令威服田戶之租賦裁取供辦貴致遠珍名珠香藥象牙犀角瑇瑁珊瑚琉璃鸚鵡翡翠孔雀奇物充備寶玩不必仰其賦入以益中國也

吳志薛綜傳

吳建衡時倉廩無儲世俗滋侈中書丞華覈上疏曰今寇虜充斥征伐未已而徒使百姓消力失時到秋收月督其限人奪其播殖之時而責其今年之稅如有逋懸則籍沒財物故家戶貧困衣食不足宜愍息眾役專心農桑古人稱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一女不織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國惟農是務軍興以來已向百載農人廢南畝之務女工停機杼之業推此揆之則蔬食而長飢薄衣而履冰者固不少矣

吳志華覈傳

右田賦

建安元年用東祇韓浩等議始興屯田

魏志武帝紀

十四年置揚州郡縣長吏開芍陂屯田 魏志武帝傳

是時新募民間屯田民不樂多逃亡漢白太祖曰夫民安土重遷不可卒變易以順行難以逆動宜順其意樂之者乃取不欲者無彊 魏志袁渙傳

太祖欲廣置屯田使淵典其事淵屢陳損益相土處民計置吏明功課之法五年中倉廩豐實 魏志淵傳

司馬芝上疏曰王者之治崇本抑末務農重穀王制無三年之儲國非其國也管子區言以積穀爲急方今二虜未滅師旅不息國家之要唯在穀帛武帝特開屯田之官專以農桑爲業夫農民之事田自正月耕種耘鋤條桑耕爨種麥種刈菜場十月乃畢治廩繫橋運輸租賦除道理梁墪塗室屋以是終歲無日不爲農事也 魏志司馬芝傳

帝以譙舊鄉故大徙民充之以爲屯田而譙土地境瘠百姓窮困敏愍之上表徙民於梁國就沃行失帝意左遷敏使將徙民爲睢陽典農校尉敏心在利民躬自臨視擇居美田百姓賴之 魏志盧敏傳

馮爲揚州刺史既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懷緒等皆安集之貢獻相繼數年中恩化大行百姓樂其政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於是聚諸生立學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吳塘諸塢以溉稻田 魏志劉馮傳

是時歲饑旱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張祇建置屯田太祖以峻爲典農中郎將 魏志任峻傳

魏書自遭喪亂率乏糧穀諸軍並起無終歲之計餓則寇掠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

可勝數袁紹在河北軍士仰食桑椹

晉志作塔菓

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贏公曰夫定國之術在於彊兵

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乃募民屯許下

時欲廣置屯田使國淵典其事

以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屯田得穀百萬斛魏志武帝紀注

賈逵爲豫州刺史外修軍旅內治民事遷鄆汝造新陂又斷山溜長谿水造小弋陽陂又通運渠二

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

魏志賈逵傳

杜畿拜河東太守課民畜犍牛草馬下逮雞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勤農家家豐實太祖西征軍食

一仰河東及賊破餘畜二十餘萬斛

魏志杜畿傳

鄭渾爲下蔡長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產殖生子率不舉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

桑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後豐給遷沛郡太守郡界下溼患水澇飢乏渾於蕭相二縣界與陂邊

開稻田躬率吏民興功一冬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鄴陂轉

山陽魏郡太守其治倣此又課樹榆爲籬並植五果入魏郡界村落齊一民得財足用饒

魏志鄭渾傳

徐邈爲涼州刺史河右少雨常乏穀邈上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民佃之倉庫

盈溢乃支度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帛犬馬供中國之費西域流通京戎入貢皆邈勛也

魏志徐邈傳

太祖開募屯田於淮南以爲綏集都尉遷敦煌太守舊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錐之地憲皆隨

之基耕者雜於涓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蜀志諸葛亮傳

永安三年都尉嚴密建丹陽湖田作浦里塘詔百官會議咸以為用功多而田不保成唯興以為可

成遂會諸兵民就作功傭之費不可勝數吳志濮陽興傳

魏使盧江謝奇為斬春典農屯皖田鄉數為邊寇蒙使人誘之不從則伺隙襲擊奇遂縮退曹公遣

朱光為廬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又令閒人招誘鄱陽賊帥使作內應蒙曰皖田肥美若一收孰被

眾必增如是數歲操態見矣宜早除之乃具陳其狀吳志呂蒙傳

魏武既破黃巾欲經略四方而苦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覆祇建置屯田於是以任峻為典農中郎

將募百姓屯田於許下今潁川郡許昌縣也得穀百萬斛郡國例置田官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廢帝

齊王芳正始四年司馬宣王督諸軍伐吳時欲廣田畜穀為滅賊資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

自今淮陽郡項城縣以東至壽春郡又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漕運之道乃著

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為昔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

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為大役陳蔡之間上下良田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

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耕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取費歲完五

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眾五年之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

不克矣宣王善之皆如艾計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西南橫石以西盡泚旁脂反水四百餘里置一營六

十人且耕且守兼循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理諸陂於潁南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三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到壽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興

取沃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又所建也

通典食貨典

黃武五年陸遜以所在少穀表令諸將增廣農畝權報曰今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入牛以爲四耦

雖未及古人亦欲與衆均其勞也

吳志孫權傳

呂蒙拜廬江太守別賜尋陽屯田六百戶

吳志呂蒙傳

陸凱上疏曰先帝戰士不給他役春惟知農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責其死效

吳志陸凱傳

魏武兵入漢中魯奔南山入巴中左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達今之走避銳鋒非有惡意寶貨倉庫國家之有遂封藏而去

吳志張魯傳

右屯田 附積穀

赤烏初吳以呂壹奏博爲中書典校諸官府及州郡文書壹等因此漸作威福遂造作權祐臆管之利

吳志顧雍傳

魏名臣傳中書監劉放言官販苦酒與百姓爭錐刀之末請停之

通考權祐考

魏國初建時科禁酒

通典食貨典

蜀先主時以天旱禁酒釀者有刑

通典食貨典

右推帖

初平初董卓悉椎破銅人鐘虜及壞五銖錢更鑄爲小錢大五分無文章肉好無輪郭不磨鑿於是貨輕而物貴穀一斛至數十萬自是後錢貨不行

魏志董卓傳

黃初三年春三月初復五銖錢冬十月以穀貴罷五銖錢

魏志文帝傳

嘉禾五年春鑄大錢一當五百詔使吏民輸銅計銅畀直設盜鑄之科

吳志孫權傳

赤烏元年春鑄當千大錢

吳志孫權傳

吳嘉禾中始鑄大錢一當五百

吳志朱據傳

董卓焚燒宮室乃劫鑿駕西幸長安悉壞五銖錢更鑄小錢大五分盡取長安飛廉之屬充鼓鑄其錢無輪郭文章不便時人由是貨輕而物貴穀一斛至錢數百萬曹公爲相於是罷之還用五銖魏文帝黃初二年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爲市買至明帝時錢廢穀用既久人間巧僞漸多競濫穀以要利作薄絹以爲市雖處以嚴刑而不能禁也司馬芝等舉朝大議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鑄五銖於事爲便帝乃更立五銖錢至晉用之不聞有所改創

通志食貨略

蜀先主劉備攻劉璋與士眾約若事定府庫百姓孤無取焉及拔成都士眾皆捨干戈赴諸庫藏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西曹掾劉巴曰易耳但當鑄錢一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爲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文曰直百亦有勒爲五銖者大小秤兩如一焉並徑七分重四銖吳孫權嘉平

五年鑄大錢一當五百文曰大泉五百徑一寸三分重十二銖而使吏人輸銅計鑄畢設盜鑄之科赤烏元年鑄一當千大錢徑一寸四分重十六銖故呂蒙定荊州孫權賜錢一億錢既太貴但有空名人間患之後權令曰往日鑄大錢云以廣貨故聽之今聞人意不以爲便其省之鑄爲器物官勿復出也私家有者並以輸藏計畀其直勿有所枉

通典食貨典
通攷同

後晉元帝過江仍用孫氏赤烏舊錢輕重雜行

通志食貨畧

右錢幣

成都既平以連爲什加令轉在廣都所居有積運司鹽校尉較鹽鐵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國用遷蜀郡太守興業將軍領鹽府如故

蜀志王連傳

崐在官三年繕治城郭夷種男女莫不致力定作臺登卑水三縣去郡三百餘里舊出鹽鐵及漆而夷徼久自固食崐率所領奪取署長吏馬崐之到定作率豪狠岑槃木王舅甚爲蠻夷所信任忿崐自侵不自來詣崐使壯士數十直往收致搃而殺之持尸還種厚加賞賜喻以狠岑之惡且曰無得妄動動卽殄矣種類咸面縛謝過崐殺牛饗宴重申恩信遂獲鹽鐵器用周贍

蜀志張崐傳

先主定益州置鹽府校尉較鹽鐵之利後校尉王連請又及南陽杜祺南鄉劉幹等並爲典曹都尉

蜀志呂
又傳

丹陽地勢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山出銅鐵自鑄甲兵

吳志諸葛恪傳

獻帝建安初關中百姓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及關本土安甯皆企願思歸而無以自業於是衛覬議以爲鹽者國之大寶自喪亂以來放散今宜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犁牛百姓歸者以供給之勸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違者聞之必多競還魏武於是遣謁者僕射監鹽官移司隸校尉屠弘農流民果還關中豐實

通志食貨畧

右鹽鐵

魏欲廣田畜穀爲滅賊資使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爲良田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引水澆溉大積軍糧又通漕運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爲昔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爲大役陳蔡之間上下良田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千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取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矣正始二年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泛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備而無水害艾所建也

魏志鄧艾傳

羣以爲太祖昔到陽平攻張魯多收豆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乏今旣無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見鈔截多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

魏志陳羣傳

正始五年爽乃西至長安大發卒六七萬人從駱谷入是時關中及氐羌轉輸不能供牛馬騾驢多

死民夷號泣於道路 魏志曹爽傳

袁尙依烏丸蹋頓太祖將征之患軍糧難致整平虜泉州二渠入海通運昭所建也 魏志董昭傳

建興九年春亮軍祁山平催督運事秋夏之際值天霖雨運糧不繼平遣參軍狐忠督軍成藩喻指

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欲以解已不辦之責 蜀志李嚴傳

蜀相諸葛孔明出軍至祁山今扶風縣始以木牛運其後又出斜谷以流馬運接亮集督軍龐力杜

叡滿元胡忠推意作一腳木牛其法方腹曲頭一腳四足頭入領中舌着於腹載多而行少宜住可

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二十里曲者爲牛頭雙者爲牛腳橫者爲牛領轉者爲牛足

覆者爲牛背方者爲牛腹垂者爲牛舌曲者爲牛肋刻者爲牛齒立者爲牛角細者爲牛鞅攝者爲

鞅勒牛御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勞牛不飲食流馬法曰尺寸

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腳孔分墨去

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腳孔分墨去前軸孔四寸五分長一寸五分廣一寸前扛孔去前腳孔分墨二

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扛孔分墨一尺五寸大小與前同後扛孔去腳孔分墨二寸

二分後扛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扛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扛與等板方囊二枚板厚八

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收板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扛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

上扛孔去下扛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腳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刑

卷六十八 三國 食貨 六 約雅堂藏板

二十四史方通正典類考卷之九
制如象軒長四寸徑面四寸二分孔徑中三腳扛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扛同前通典

食貨

右漕運

建安時遭歲大饑李通傾家振施與士分糟糠皆爭為用由是盜賊不敢犯魏志李通傳

河內楊峻以兵亂方起而河內處四達之衝必為戰場乃扶持老弱詣京密山間同行者百餘家後

振濟貧乏通共有無宗族知故為人所略作奴僕者凡六家後皆傾財贖之魏志楊俊傳

赤烏三年冬十一月民饑詔開倉廩以賑窮民吳志孫權傳

連年亢旱邇時為海昌屯田都尉開倉穀以賑貧民勸督農桑百姓蒙賴吳志陸遜傳

全琮父柔嘗使琮齎米數千斛到吳有所市者琮至皆散用空船而還柔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

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之患故便振贍不及啟報吳志全琮傳

魏文帝黃初二年冀州大蝗民饑遣使開倉廩以振之明帝景初元年冀兗徐豫四州遇水遣使循

行沒溺死亡及失產財者所在開倉振給之通考田賦考

魏陳留王景元四年取蜀赦益州士民復除租稅之半通考田賦考

吳大帝嘉禾三年寬民間逋賦勿復督課十三年詔原逋責通考田賦考

右振貸

明帝增崇宮殿隆上疏諫曰今天下彫敝外有強敵內興土功將吏奉祿稍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又絕廩賜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爲官入兼多於舊其所出與參少於昔其度支經用每更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繼凡此諸費必有所在

魏志高堂隆傳

時百姓凋匱而役務方殷凱上疏曰禮天子之器必有金玉之飾飲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至於凶荒則徹膳降服然則奢儉之節必視世之豐約也當今之務宜君臣上下並用籌策計校府庫量入出深思句踐滋民之術由恐不及而尙方所造金銀之物漸更廣工役不輟侈靡不日崇帑藏日竭昔漢武信求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德堂以承高靈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由尙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糜費功夫誠皆聖慮所宜裁制也

魏志

衛覲傳

右度支

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懼漢邦將溷于地

謹擇元日與百寮登壇受皇帝璽綬脩燔瘞告類于天神惟神饗祚于漢家永綏四海

蜀志烈帝紀

江表傳曰是冬羣臣以權未郊祀奏議曰頃者嘉瑞屢臻遠國慕義天意人事前後備集宜修郊

祀以承天意權曰郊祀當於土中今非其所於何施此重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者以天下

爲家昔周文武郊於鄆鎬非必土中權曰武王伐紂卽於鎬京而郊其所也文王未爲天子立

郊於鄆見何經典復書曰伏見漢書郊祀志匡衡奏從甘泉河東郊於鄆權曰文王性謙讓處諸

侯之位明未郊也經傳無明文匡衡俗儒意說非典籍正義不可用也志林曰吳王糾駁郊祀之

奏追貶匡衡謂之俗儒凡在見者莫不慨然以爲純盡物理達於事宜至於稽之典籍乃更不通

毛氏之說云堯見天因郤而生后稷故國之於郤命便事天故詩曰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

今言自后稷以來皆得祭天猶魯人郊祀也是以棫樸之作有積燎之薪文王郊鄆經有明文匡

衡豈俗而枉之哉文王雖未爲天子然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伐崇黜黎祖伊奔告天旣棄殷乃眷

西顧太伯三讓以有天下文王爲王於義何疑然則匡衡之奏有所未盡按世宗立甘泉汾陰之

祠皆出方士之言非據經典者也方士以甘泉汾陰黃帝祭天地之處故孝武因之遂立二時漢

治長安而甘泉在北謂就乾位而衡云武帝居甘泉祭於南宮此旣誤矣祭汾陰在水之睢呼爲

澤中而匡衡云東之少陽失其本意此自吳事於傳無非恨無辯正之辭故矯之云

吳志孫權傳

太元元年冬十一月大赦權祭南郊還寢疾

吳志孫權傳

魏文帝南巡在潁陰有司爲壇於繁陽故城庚午登壇受輶降壇視燎成禮未有祖配明帝卽位於

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祭以武帝配天文皇帝配上帝以二漢郊制有焉至景帝初元年十月乙卯始營洛

陽南委粟山爲圓丘詔曰曹氏代系出自有虞氏今祀圓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圓丘曰皇皇帝天郊

所祭曰皇天之神劉邵云宜曰皇天帝以太祖武帝配祀稱嗣皇帝十一月壬子日冬至始祀皇天帝於圓丘

以始祖帝舜配祀高堂崇表云按古典可以武帝配天魚豢議昔后稷以功配天漢出自堯不以堯配天明不紹且舜已越數代武皇肇創洪業宜以配天自正始以

後終魏代不復郊祀孫權初稱尊號於武昌祭南郊告天用元牡後自以居非土中不修設末年南郊追太上皇尊號爲吳始祖以配天後王嗣位終吳代不郊祀劉備章武元年

卽位設壇於成都武擔山南用元牡二年十月詔丞相諸葛亮營南郊於成都

通典吉禮典通志通攷同

魏文帝黃初元年七月將東巡以大軍當出使太常以特牛告南郊通攷吉禮考通志通典同

魏尚書薛悌奏涼州刺史所上靈命瑞圖當下洛陽留臺使太尉醮告太祖文昭皇后廟博士秦靜

議曰靈命瑞圖可祀天皇大帝五精之帝於洛陽祀南郊所祭祭訖奉誥冊文脯醢酒告太祖廟載

冊於石函尚書奏曰秦靜議當遺兼太尉告祠以武皇帝從五精以上六座餘衆神皆不設牲用如

郊祭明帝詔每祀天輒以地配今不地配卽尚書奏孫欽議周禮祀天南郊無地配之文大魏受禪

因漢祀天以地配此謂正月南郊常祀也今告靈瑞不須以地配王肅議禮有事於王父則以王母

配不降於四時常祀而不配也且夫五精之帝非重於地今奉嘉瑞以告而地獨闕於義未通以地

配天於義正宜詔曰祀天以地配此既正義今告瑞祭於五精之帝則地不得闕也又詔曰告皇天及五精今冊文中都不見五精之帝意何以耶尚書奏冊文侍中韋誕所作文中皇皇后帝卽五精之帝昔舜受禪告天云皇皇后帝亦合五精之帝於文少不可分別可更增五精字奏可秦靜上告瑞祝文曰

孝孫皇帝諱使月尉臣某以靈命瑞圖冊告於天郊事畢將納冊於石函謹使太常臣某帥有司以脯醢旨酒敢昭告於皇祖武帝以武宣后夏氏配尚饗明帝泰和六年征西

大將軍臣懿等言長安典農中郎將張烈書言所部人左先雨後於地得玉印臣今謹遣夏裕送詔推原符瑞有感而至宜因祭祀奠於文思皇后神座前以慰神靈之思念散騎常侍高堂隆議按典瑞天子有事必告宗廟以象生也凡宗廟祖尊而禱親祭祀告事皆先尊而後親往者得瑞璽以告宗廟而奠於親廟此則告於尊奠於親故事明比文皇帝文思皇后其爲慈親一體也告之日質明守官筵於廟堂之奧設玉几近南設洗於阼階東南酒人設醴酒於堂脯人醢人執籩豆醢於洗北西面公位於阼階西南北面太常位於阼階北面差出公後百執事敘立於卿後執璽使者立公西北東面諸博士差退唯籩人豆人不拜餘皆拜拜訖解劔納履博士引公祝導盥升自阼階博士立於高皇廟室戶外西東面祝先入室南面公入戶內西面博士并引卿與從公籩人醢人百執事皆從升博士引使者升階如在廷之位卿受脯於戶外入於筵前醢人以醢授卿卿拜與受設於籩北興出俟事於太皇帝室南面祝酌酒奠籩南祝導公博士引使者執邸受瑞璽於戶祝西面立於戶外東使者還復位公奠璽於几東興復位祝入公再拜稽首興立漏移一刻公執璽邸授使者戶

外遂造太皇帝武皇帝文皇帝皆如高皇出禮畢之後可使都督黃門兼諸官告瑞於文思皇后寢

堂如廟之禮高堂隆又議往者得瑞璽祝文曰於惟往者坤靈吐耀天球玉璽見於宗廟之官今則西岳之精神天意重出瑞璽王國之域實為皇天后土明報皇高祖武文之德德祚

洋洋光潤萬國孝皇帝諱謹使上公臣某敢用嘉薦醴酒奉呈瑞璽以告先靈尚饗其祝詞唯曰明報聖慈文思皇后之德為異耳通典吉禮典通志通考同

魏文帝黃初元年十一月漢帝以眾望在魏乃召羣公卿士告祠高廟使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

綬禪位乃為壇於繁陽魏王登受禪燎祭天地五嶽四瀆曰皇帝臣丕敢用元牡昭告於皇皇后帝

漢歷世二十有四踐年四百二十有六四海困窮王綱不立五緯錯行靈祥並見推術數者慮之吉

道咸以為天之歷數運終茲世凡諸嘉祥民神之意比昭有漢數終之極魏家受命之符漢王以神

器宜授於臣憲章有虞致位於丕丕震畏天命雖休勿休羣公庶尹六事之人外及將士洎於蠻夷

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辭拒神器不可以久曠羣臣不可以無主萬機不可以無統丕祗承皇家敢

不欽承卜之守龜兆有大橫筮之三易兆有革兆謹擇元日與羣寮登壇受命璽綬告類於爾大神

唯爾有神尚饗永告兆民之望祚於有魏世享通考吉禮考通志通典同

魏明帝景初元年詔祀方丘所祭曰皇后以舜妃伊耆氏配北郊所祭以武宣皇后配時高堂隆上表云古來娥

英姜如盛德之妃未有配食於郊者也漢文初祭地祇於渭陽以高帝配孝武立后土於汾陰亦以高帝配唯王莽引周禮享先妣為配地郊夏至以高后配地自此始也臣謂宜依古典以武宣配天

地也魚豢議曰宜以宜后配地通典吉禮典通志通考同

蜀主劉備即位營北郊於成都通志通考同

魏武王始定天下興復舊祀而造祭五祀門戶井竈中霤也通考吉禮考

右郊天祭告方丘神州后土五祀附

青龍五年三月辛巳大雩

魏志明
帝紀

右大雩

黃初二年春正月郊祀明堂

魏志文
帝紀

青龍中隆上疏曰夫移風易俗宣明道化使四表同風回首面內德教光熙九服慕義固非俗吏之所能也今有司務糾刑書不本大道是以刑用而不措俗弊而不敦宜崇禮樂班叙明堂脩三雍大射養老營建郊廟尊儒士舉逸民表章制度改正朔易服色布愷悌尚儉素然後備禮封禪歸功天地使雅頌之聲盈于六合緝熙之化混于後嗣斯蓋至治之美事不朽之貴業也

魏志高
堂隆傳

太和元年春正月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

魏志明
帝紀

魏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祝稱天子臣某齊王亦行其禮

通考古禮
考通志通

同與

右明堂

黃初二年正月乙亥朝日于東郊

魏志文
帝紀

太和元年二月丁亥朝日于東郊八月夕月于西郊

魏志明
帝紀

魏文帝詔曰天子拜日東門之外禮方明也而漢儀煩褻似家人之事非尊天之道黃初二年正月

右大藉 服附

魏自漢後但太社有稷官社無稷故常二社一稷也至明帝景初中立帝社通志吉禮畧

博士孔曼議漢氏及魏初皆立一社一稷至景初之時更立太社太稷又特立帝社云禮記祭法

云王爲羣姓立社曰太社言爲羣姓下及士庶皆使立社非自立也今並立二社一神二位同時

俱祭於事爲重於禮爲黷宜省除一社以從舊典劉喜難曰祭法爲羣姓立社若如曼議當言王

使不得言爲下云王爲羣姓立七祀諸侯自爲立五祀若是使羣姓私立何得踰於諸侯而祭七

祀乎却爲羣姓立七祀乃王之祀也夫人取法於天取財於地普天率土無不奉祀而何言乎一

神二位以爲煩黷通志吉禮畧

明帝時祭社但稱皇帝通志吉禮畧

王肅議太尉等祭祀但稱名不稱臣每有事須告皆遣祝史通考吉禮考通志通典同

右社稷

黃初二年六月庚子初祀五嶽四瀆咸秩羣祀魏志文帝紀

太和四年八月辛巳行東巡遣使者以特牛祠中嶽魏志明帝紀

咸熙元年春正月壬申使使者以璧幣祀華山魏志元帝紀

魏文帝黃初三年禮五嶽四瀆咸秩羣祀沈瘞珪璋通考吉禮考通志通典同

右山川

建安十九年春正月始耕籍田二十一年三月壬寅太祖親耕籍田魏志武帝紀

初平元年遼東太守公孫度之漢二祖廟承制設壇墀於襄平城南郊祀天地籍田治兵乘鸞路九

旒旄頭羽騎魏志公孫度傳

魏太和元年二月帝耕籍田 五年正月耕籍田魏志明帝紀

魏氏天子親耕籍田潘鎮關諸侯百畝之禮通考古禮考通志通典同

右籍田

魏文帝黃初七年皇后蠶於北郊依周典也通典古禮典通志通考同

右先蠶

建安十八年秋七月魏公始建宗廟于鄴魏志武帝紀

二十一年春二月辛未有司以太牢告至策勳于廟甲午始春祠今日議者以為祠廟上殿當解履

簡君王故吾不敢解履上殿也又臨祭就洗以手灑水面不盥夫盥以潔為敬未聞疑向不盥之禮

且祭神如神在故吾親受水而盥也又降神禮訖下階就幕而立須奏樂畢竟似若不愆烈祖遲祭

不速說也故吾坐俟樂闋送神乃起也受昨納神以授侍中此為敬恭不終實也 裴注

古者親執祭事故吾親納于神終抱而歸也仲尼曰雖違衆吾從下誠哉斯言也 裴注

黃初二年六月以洛京宗廟未成乃祠武皇帝于建始殿親饋奠如家人禮四年有司奏立二廟乃立太皇帝廟大長秋騰與高祖節合祭親盡以次毀特立武皇帝廟四時享祀為魏太祖百世不毀

魏志文帝紀

黃初七年新都洛陽制度未備而宗廟主祔祔音石春秋傳曰命我先人與司皆在鄴都暨奏請迎宗祔注曰宗廟所以藏主石室者

鄴四廟神主建立洛陽廟四時蒸嘗親奉粢盛崇明正禮廢去淫祀魏志韓暨傳

初洛陽宗廟未成神主在鄴廟太和三年十一月廟始成使太常韓暨持節迎高皇帝太皇帝武帝

文帝神主于鄴魏志明帝紀

景初元年有司奏定七廟之制曰武皇帝撥亂反正為魏太祖樂用武始之舞文皇帝應天受命為

魏高祖樂用咸熙之舞帝制作興治為魏烈祖樂用章武之舞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四廟親盡

迭毀如周后稷文武廟祧之制魏志明帝紀

太和元年二月辛巳立文昭皇后寢廟于鄴魏志明帝紀

章武元年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蜀志烈帝紀

孫亮五鳳二年作太廟吳志孫亮紀

魏文帝受禪追尊大父曰大皇帝譙後漢太尉大考曰武皇帝以洛京宗廟未成乃祠武帝於建長秋曹騰養子也

始殿親執饋奠如家人禮按禮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庶人辨廟則祭於殿帝者行之非禮甚矣明帝太和三年又追尊高祖大長秋曰

高皇夫人吳氏曰高皇后並生鄴廟之所祠則文帝之高祖處士沛國譙人曹萌曾祖高皇萌之子騰祖大皇帝

其一廟考太祖武皇帝特一廟百代不毀然則所祠止於親廟四室也其年十一月洛京廟成則以

親盡遷處士主置園邑使宗正曹恪持節迎高祖以下神主其一廟猶爲四室而已景初元年六月羣公更奏定七廟之制曰武皇帝肇建洪基爲魏太祖文帝繼天革命爲魏高祖上集成大命宜爲

魏烈祖於太祖廟北爲一祧其左爲文帝廟號曰高祖昭祧其右擬明帝號曰烈祖穆祧其明帝時見在造廟

及稱祖當時之制非前代舊規也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四廟親盡迭遷一如周后稷文武廟祧之禮吳孫權不立七廟以

父堅嘗爲長沙太守乃於臨湘縣立堅廟依後漢泰南頓故事令太守奉祠後又尊堅廟曰始祖廟而不在京師又以吳芮家材爲屋未之聞也於建業立兄長沙桓王策廟朱雀橋南權疾令太子禱

馮子亮立明年於宮東立權廟曰太祖廟既不在宮南又無昭穆之序獨劉備稱帝號於成都立宗廟備雖代紹而起亦未辨繼何帝爲稱亦無祖宗之號及劉禪而禪降魏哭於昭烈之廟則備廟別

立 通典吉禮典也 通志通攷同

魏文帝甄后賜死故不列廟明帝卽位有司奏請追諡曰文昭皇后使司空王朗持節奉策告祠於

陵三公又奏曰自古周人既祖后稷又特立廟以祀姜嫄今文昭皇后於後嗣聖德至化豈有量哉

夫以皇家世妣之尊神靈遷化而無寢廟以承享祀非以報顯德昭孝敬也稽之古制宜依周禮別

立寢廟奏可通考吉禮考

太和元年二月立廟於鄴四月洛邑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羨思慈親明

帝爲之改容以太牢告廟至景初元年十二月己未有司又奏文昭皇后立廟京師永傳享祀樂舞

與祖廟同廢在鄴廟明帝太和三年詔曰禮王后無嗣擇見支子以繼大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

何得復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惑誤朝議

遂尊恭皇立廟京師又寵藩妾使比長信僭差無禮人神弗佑罪師丹忠正之諫致丁傅焚如之禍

自是之後相踵行之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為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

之義敢為佞邪導諛君上妄建非正之號謂考為皇稱妣為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

藏之宗廟是後高貴常道援立皆不外尊及愍帝建興四年司徒梁芬議追尊之禮帝既不從而右

僕射索綝丑林反等亦稱引魏制以為不可故追贈吳王為太保而已通考吉禮考通志通典同

魏代或問高堂隆曰昔受訓云馮君八萬言章句說正廟之主各藏太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於太

祖太室北壁之中按逸禮藏主之處似在堂上壁中答曰章句但言藏太祖北壁中不別堂室愚意

以堂上無藏主當室之中也蜀諺周禮祭集志四時祭各於其廟中神位與西牆下東禮典

右宗廟 諸藏神主及題板附

正始六年冬十一月禘祭太祖廟魏志廢帝紀

太和六年四月甲子初進新果于廟魏志明帝紀

魏文思后依周姜嫄廟禘禘高堂隆議文帝甄后賜死故不列廟明帝即位有司奏請追諡曰文昭皇后

使司空王郎持節奉策告祠於陵時三公又奏曰自古周人既祖后稷又特立廟以祀姜嫄今文昭皇后於後嗣聖德至化豈有量哉夫以皇家世妣之尊神靈遷化

而無寢廟非以親顯德昭孝敬也宜依周禮別立寢廟太和元年二月立廟於鄴四月洛凡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

分其文曰天子羨思慈親明帝為之改容以太牢告廟景初元年十二月有司又奏文昭皇后立廟京師永傳享祀樂舞與祖廟同廢其在鄴廟

魏明帝太和六年尚書韋王肅以曾子問唯禘於太祖群主皆從而不言禘知禘不合食肅答曰以爲禘禘殿祭羣主皆合舉禘則禘可知也袁準正論曰先儒或爲同或爲異然禘及壇壇禘及郊宗石室此所及近遠之殺也大傳曰禮不王不禘諸侯不禘降於天子也若禘禘同貫此諸侯亦不得禘非徒不禘也武宣皇后太和四年六月崩至六年三月有司以今年四月禘告王肅議曰今宜以崩年數按春秋魯閔公二年夏禘於莊公是時纓絰之中至二十五月大祥便禘不復禫故議其速也去四年六月武宣皇后崩二十六日晚葬除服卽吉四時之祭皆親行事今當計始除服日數當如禮須到禫月乃禘趙怡等以爲皇帝崩二十七月之後乃得禘王肅又奏如鄭元言各於其廟則無以異四時常祀不得謂之殷祭以柔盛百物豐衍備具爲殷之者夫孝子盡心於事親致敬於四時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無緣儉於其親累年而後一豐其饌夫謂殷者因以祖宗並陳昭穆皆列故也設以爲毀廟之主皆祭謂殿者夫毀廟祭於太祖而六廟獨在其前所不合宜非事之理近尚書韋臣以曾子問唯禘於太祖羣主皆從而不言禘知禘不合食臣答以爲禘禘殿祭羣主皆合舉禘則禘可知也論語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所以特禘者以禘大祭故欲觀其成禮也禘禘大祭獨舉禘則禘亦可知也於禮記則以禘爲大於論語則以禘爲盛進退未知其可也漢光武時言祭禮以禘者毀廟之主皆合於太祖禘者唯未毀之主合而已矣鄭元以爲禘者各

於其廟原其所以夏商夏祭曰禘然其殷祭亦名大禘商頌長發是大禘之歌也至周改夏祭曰禘以禘唯爲殷祭之名周公以聖德用殷之禮故魯人亦遂以禘爲夏祭之名是以左傳所謂禘於武

宮又曰烝嘗禘於廟是四時祀非祭之禘也鄭斯失矣至於經所謂禘者則殷祭之謂鄭據春秋與

大義乖按太和八年用王肅議袁準曰禘及壇壇禘及郊宗石室此所及遠近之殺也大傳曰禮不王不禘諸

侯不禘降殺於天子也若禘禘同貫此諸侯亦不得禘也然則禘大而禘小謂禘爲殷祭者大於四

時皆大祭也國語曰禘郊不過齒栗烝不過把握明禘最大與郊同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禘也毀

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乎太廟何謂也曰夫禘及壇壇則毀廟也俱祭毀廟但所

及異耳所及則異毀與未毀則同此論者所惑鄭謂不同是也謂禘不及毀廟則非也劉歆賈逵同

毀與未毀是也不別禘禘遠近則非也通典吉禮典通志通攷同

魏初高堂隆云按舊典天子諸侯月有祭事其孟則四時之祭也三牲黍稷時物咸備其仲月季月

皆薦新之祭也大夫以上將之以羔或加以犬而已不備三牲也士以豚庶人則唯其時宜魚雁可

也皆有黍稷禮器曰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太牢而祭不必有餘羔豚則薦新之禮也太牢則時祭之

禮也詩云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周之四月則夏之二月也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季春之月

天子始乘舟薦鮪仲夏之月天子乃嘗魚咸薦之寢廟此則仲春季月薦新之禮也蜀論周禮祭集志曰天子之廟

始祖及高曾祖考皆月朔加薦以象平生朔食也謂之月祭祀之廟無月祭也凡五穀成熟珍物新成天子以薦宗廟禮未薦不敢食新孝敬之道也其月朔薦及臘薦薦新皆奠無尸故羣廟皆一朝

之開
通典古禮典
卷五
通志通考同

右裕時享薦新附

正始六年十一月裕祭太祖始祀佐命臣二十一人

魏志將帝紀

青龍元年夏五月壬申詔祀故大將軍夏侯惇大司馬曹仁車騎將軍程昱於太祖廟庭

魏志明帝紀

正始四年秋七月詔祀故大司馬曹真曹休征南大將軍夏侯尚太常桓階司空陳羣太傅鍾繇車騎將軍張郃左將軍徐晃前將軍爪遼右將軍樂進太尉華歆司徒王朗驃騎將軍曹洪征西將軍夏侯淵後將軍朱靈文聘執金吾臧霸破虜將軍李典立義將軍龐諶武猛校尉典羣於太祖廟庭

魏志廢帝紀

正始五年冬十一月癸卯詔祀故尚書令荀攸於太祖廟庭

魏志廢帝紀

景元三年詔祀故軍師祭酒郭嘉於太祖廟庭

魏志元帝紀

嘉平三年有司奏諸功臣應饗食于太祖廟者更以官爲次太傅司馬宣王功高爵尊最在上

魏志廢帝紀

裴注以爲故魏氏配享不及荀或蓋以其末年異議又位非魏臣故也至於升程昱而遺郭嘉先鍾繇而後荀攸則未詳厥極也徐佗謀逆而許褚心動忠誠之至遠同於日磳且潼關之危非褚不濟褚之功烈有過典羣今祀羣而不及褚文之所未達也

魏高堂隆議曰按先典祭祀之禮皆依生前尊卑之敘以為位次功臣配享於先王像生時侍譙禮大夫以上皆升堂以下則位於庭其餘則與君同牢至於俎豆薦羞唯君備矣卿降於君大夫降於公士降於大夫使功臣配食於烝祭所以尊崇其德明其勳以勸嗣臣也議者欲從漢氏祭之於庭此為貶損非寵異之謂也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凡牲體前貴後賤今使配食者因君之牢以貴賤為俎庶合事宜周志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共用謂之勇其用死國用言有勇而無義死不登堂而配食此即配食之義位在堂之明證也下為北面三公朝立之位耳譙則脫屣升堂不在庭也凡獻爵有十二九七五三之差君禮大夫三獻太祝令進三爵於配食者可也通考吉禮考通志通典同

右功臣配享

延康元年秋七月丙申親祠譙陵孫盛曰昔者先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內節天性外施四海存盡其敬亡極其哀思慕諒闇寄政冢宰故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夫然故在三之義俎臣子之恩篤雍熙之化隆經國之道固聖人之所以通天地厚人倫顯至教敦風俗斯萬世不易之典百王服膺之制也是故喪禮素冠鄙人著庶見之議宰乎降莽仲尼發不仁之數子續忘威君子以為樂禍魯侯易服春秋知其不終豈不以墜至痛之誠心喪哀樂之大節者哉故難三季之末七雄之弊猶未有廢縗斬於旬朔之間釋麻杖於反哭之日者也逮於漢文變易古制人遺之紀一旦而廢縗素尊於至尊四海散其遺密義感闕於羣后大化墜於君親雖心存貶約慮在經綸至于樹德垂聲崇化變俗固以道薄于當年風銷于百代矣且武王載主而牧野不陣晉襄墨練而三帥為俘應務濟功服其焉害魏王既追漢制替其大體處莫重之哀而設饗宴之樂居貽滅之始而墮王化之基及至受禪顯納二女忘其至恤以証先聖之典天心喪矣將何以終是以知王齡之不遐卜魏志文帝紀注

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車駕謁高平陵魏志廢帝紀

魏文帝詔曰先帝躬履節儉遺詔省約子以述父爲孝臣以繼事爲忠古不墓祭皆設於廟先帝高平陵上殿皆毀壞車馬還廐衣服藏府以從先帝儉德之志遂革上陵之禮及齊王在位九載始一謁高平陵通典吉禮典通志通攷同

右上陵

魏武帝少時漢太尉橋元獨先禮異焉故建安中遣使祠以太牢通典吉禮典通志同

蜀主景曜六年詔爲丞相諸葛亮立廟於沔陽通考吉禮考

先時所在各請爲亮立廟不許百姓遂私祭之或以爲可立於京師禪不納步兵校尉習崇中書侍郎向充等言於禪曰自漢以來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況亮德範遐邇勳蓋季世而丞嘗止於私門廟貌闕而莫立非所以存德念功遠追在昔也今若盡從人則黷而無典建之京師又逼宗廟宜因近其墓立之沔陽使所屬以時賜祭凡其臣故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從之通考

吉禮考

何承天曰周禮凡有功者祭於大烝故後代遵之元勳配享充等曾不是式禪又從之蓋非禮也

通考吉禮考通典同

右祀名臣

魯相上言漢舊立孔子廟褒成侯歲時奉祠辟雍行禮必祭先師王家出穀春秋祭祀今宗聖侯奉

嗣未有命祭之禮宜給牲牢長吏奉祀尊爲貴神制三府議博士傅祗以春秋傳言立在祀典則孔子是也宗聖適足繼絕世章盛德耳至於顯立言崇明德則宜如魯相所上魏志崔林傳

正始二年春二月帝初通論語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五年五月癸巳講尚書經

通使太常以太牢祠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七年冬十二月講禮記通使太常以太牢祀孔子於辟

雍以顏淵配魏志廢帝紀

魏文帝黃初二年以孔子二十一代孫議郎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祠令魯郡修舊廟置百戶

吏卒守衛通典吉禮典通志同

魏齊王正始中每講經徧輒使太常釋奠於辟雍以太牢祠孔子以顏回配通典吉禮典通志同

右祠孔子釋奠附

黃初二年十一月行東巡三年正月行幸許昌宮三月行幸襄邑四月行還許昌十一月行幸宛四

年正月築南巡臺于宛三月自宛行還洛陽宮九月行幸許昌宮五年三月還洛陽宮七月東巡幸

許昌八月幸壽春九月至廣陵六年三月行幸召陵辛未東征五月幸譙八月幸徐九月築東巡臺

十月幸廣陵故城七年正月還洛陽宮魏志文帝紀

太和二年正月行幸長安四年八月行東巡遣使者以特牛祠中岳幸許昌宮十月還洛陽六年三

月行東巡四月幸許昌宮九月行幸摩陂十二月還許昌青龍元年二月幸摩陂觀龍於是改年三

年十一月行幸許昌宮四年十月還洛陽十二月復幸許昌

魏志明帝紀

咸熙元年正月行幸長安使使者以璧幣祀華山

魏志元帝紀

王朗傳時帝頗出游獵或昏夜還宮朗上疏曰夫帝王之居外則飾周衛內則重禁門將行則設

兵而後出輻稱警而後踐墀張弧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皆所

以顯至尊務戒慎垂法教也

魏志王朗傳

蜀建興十四年至漸登觀阪看汶水之流旬日還成都

蜀志後主紀

魏明帝凡三東巡狩所過存問高年恤疾苦或賜穀帛有古巡幸之風焉齊王正始中巡洛陽縣賜

高年力田各有等差

通典古禮典通志通攷同

右巡狩

初太和中中護軍蔣濟上疏曰宜遵古封禪詔曰聞濟斯言使吾汗出流足事寢歷歲後遂議修之

使隆髻其禮儀隆沒帝歎息曰天不欲成吾事高堂生舍我亡也

魏志高堂隆傳

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在所表為大瑞天璽元年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

至陽羨縣封禪國山明年改元大赦以協石文

吳志孫皓傳

魏明帝時中護軍蔣濟請封禪帝雖拒濟議而實使高堂隆草封禪儀以天下未一不欲便行大禮

會高堂隆卒不行

通典古禮典通志通攷同

右封禪

魏明帝大脩禳禮故何晏禳祭儀雜特性供禳豐之事磔雞起於魏未詳改仲夏在歲旦之所起耳

通志吉禮略

魏祀五郊六宗及厲殃

何晏議月令季春磔壤大饑非所以祀皇天也夫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國有大故可祈於南郊至於祈禳自宜止於山川百物而已王肅云厲殃漢之淫祀耳日月有常位五帝有常典師曠自是樂祖無事於厲殃厲殃同人非禮器雄黃等非禮飾漢文除祕祝所以稱仁明也陳留范宣曰舜有拂躬無磔雞及魏明帝大脩禳祭儀雜特性禳宜之事磔雞宜起於魏卯本漢制所以輔卯金又宜魏所除也

通考吉禮考通典同

魏明帝立六宗祀六子之卦帝疑其事以問王肅肅以爲六子之卦故不廢

景初二年改祀太極中和之氣時散騎常侍劉劭言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六宗者太極沖

和之氣爲六氣之宗也時從其議

通考吉禮考通典同

右禳祠

魏禳壇有石

青龍中造許慎云山陽人以石爲主

通考吉禮考通典同

右高禪

魏武王秉漢政普除淫祀

通風吉禮典

魏文帝黃初五年詔曰先王制禮所以昭孝事祖大則郊社其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

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醑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

禮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著於令

通考吉禮考通真

明帝青龍初又詔郡國山川不在祀典勿祀

通典吉禮典

右諸雜祠以上吉禮

正始四年春正月帝加元服賜羣臣各有差

魏志廢帝紀

魏氏天子冠一加其說曰古之士禮服必三加彌尊所以喻其志至於天子諸侯數無文將以

踐阼臨人尊極德成不復與士以加喻勉爲義禮冠於廟自魏不復在廟矣

嘉禮典通志同

魏氏冠太子再加皇子王公嗣子乃三孫毓以爲一加再加皆非禮也冠諸王因漢遣使行事

通真嘉禮典通志同

右天子加元服皇太子皇子王公子冠附

黃初三年九月庚子立皇后郭氏賜天下男女爵人一級鰥寡篤癯及貧不能自存者賜穀

魏志文帝紀

正始四年夏四月乙卯立皇后甄氏大赦

魏志廢帝紀

黃武四年權爲太子登嬖周瑜女秉守太常迎妃於吳權親幸兼船深見優禮既還秉從容進說登

曰婚姻人倫之始王教之基是以聖王重之所以率先衆庶風化天下故詩美關雎以爲稱首願太

子尊禮教於閭房存周南之所詠則道化隆於上頌聲作於下矣

吳志程秉傳

魏制天子册后以皮馬庭實加穀珪齊王正始四年立后甄氏其儀不存

通典嘉禮典通志同

後漢獻帝建安十八年曹操進三女憲節華爲夫人聘以束帛元纁五萬疋小者待年於國二十年

竝拜貴人

通志嘉禮略通典同

魏制諸侯娶妃以皮馬爲庭實加以大璋王娶妃公主嫁五禮用絹百九十四匹

通典嘉禮典通志同

右天子册后妃 皇太子納妃諸王婚公主嫁附

魏明帝景初元年通事奏曰前後但見讀四時令至於服黃之時獨闕太史令高堂隆以爲黃屬土也土旺四季各十八日土生於火故於火用事之末服黃三季則否其令則隨時不以土行爲令也

是以服黃無令

斯則魏代不讓大暑令也

通典嘉禮典通志同

右讀時令

魏國初建王祭衛觀竝典制度創集朝儀

魏志衛觀傳

龜茲王遣侍子來朝朝廷嘉其遠至褒賞其王甚厚餘國各遣子來朝

魏志崔林傳

黃龍元年春公卿百司皆勸權正尊號卽皇帝位大赦改年遵尊父破虜將軍堅爲武烈皇帝母吳

氏爲武烈皇后兄討逆將軍策爲長沙桓王吳王太子登爲皇太子將吏皆進爵加賞

吳志孫權傳

魏武帝都鄴正會文昌殿用漢儀又設百華香花燈

文帝受禪後修洛陽宮室權都許昌宮殿狹小元日於城南立壇殿青帷以爲門設樂享會後還洛陽依漢舊事

魏制藩王不得朝觀明帝時有朝者由特恩不得爲常

通考嘉祿考通志同

右朝會卽位附

青龍中山陽公薨漢主也肅上疏曰昔唐禪虞虞禪夏皆終三年之喪然後踐天子之尊是以帝號無虧君禮猶存今山陽公薨可使稱皇以配其謚明帝不從使稱帝乃追謚曰漢孝獻皇帝

魏志王朗子肅

傳

魏書曰十二月丙寅賜山陽公夫人湯沐邑公女曼爲長樂郡公主食邑各五百戶

魏志

魏文帝封後漢帝協爲山陽縣公邑萬戶位在諸侯王上奏事不稱臣受詔不拜以天子車服郊祭天地宗廟祖臘如漢制都山陽濁鹿城青龍二年薨謚曰孝獻皇帝以漢天子禮儀葬於禪陵

通典禮

魏明帝青龍二年詔下司空征南將軍帶金紫都督使位高任重近者正朝乃與卿校同執羔非也自今以後從特進應奉璧者如故事博士高堂隆議曰按周禮公執桓珪公謂上公九命分陝而理及二王後也今大司馬公大將軍實分征東西可謂上公矣山陽公衛國公則二王後也侯執信珪謂地方四百里伯執躬珪謂地方二百里皆七命也今郡王戶數多者可如侯少者可如伯子執穀

璧謂地方二百里男執蒲璧謂地方百里皆五命也今縣主戶數多者可如子少者可如男上公禮其率諸侯以朝則執桓珪自非朝宗則如八命之公與王論道有事而進則執璧全二王後諸王若入朝覲二公率以進退則執桓珪其朝王則與羣公執璧按周禮王官唯公執璧漢大將軍驃騎車騎衛將軍開府辟召掾屬與公同儀則執璧可也孤皮帛卿羔孤謂天子七命之孤及大國四命之孤副公與王論道尊於六卿其執誓以虎皮表束帛今九卿之列太常光祿勳衛尉尊於六卿其執誓如孤也其朝王執皮帛可也三府長史亦公之副雖有似於孤實卑於卿中大夫之禮可也公之孤規聘於天子及見於其君其誓以豹皮表束帛今未有其官意謂山陽公之上卿可以當之卿謂六官六命之卿及諸侯三命再命之卿也今六卿及永壽永安長秋城門五校左校右校前校後校中校皆執羔可也諸侯之卿自於其君亦如之天子卿大夫飾羔雁以續諸侯卿大夫飾羔雁以布州牧郡守以功德賜勞秩比中二千石者其入朝覲宜依卿執羔金紫將軍秩比中二千石與卿同大夫執雁謂天子中下大夫四命及諸侯再命一命之大夫也其位卑於卿今王府長史及五命二千石之著者也博士儒官歷代禮服從大夫如前執雁可也州牧郡守未賜者宜依大夫執雁皆飾以續諸縣千石六百石今古大夫若或會覲宜執雁飾以布士執雉謂天子三命之士及諸侯一命再命之士也府史以下至於比長庶人在官亦謂之士諸縣四百石三百石長從士禮執雉可也

建興十年亮休士勸農於黃沙作流馬木牛畢教兵講武蜀志後主紀

建安二十一年魏國有司奏古四時講武皆於農隙漢承秦制三時不講惟十月都試今金革未偃

士卒素習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閱兵奏可冬十月治兵王親執金鼓以

令進退通志軍禮

延康元年六月辛亥治兵於東郊公卿相儀王御華蓋視金鼓之節通志軍禮

魏明帝太和二年十月閱兵於東郊通志軍禮略通典同

右講武

黃初二年正月甲戌校獵四年八月辛未校獵于滎陽魏志文帝紀

琰傳文帝於鄴世子仍出田獵變易服乘志在驅逐琰書諫曰蓋聞盤于游田書之所戒魯隱觀魚

春秋譏之此周孔之格言一經之明義魏志崔琰傳

文帝將出游獵勸上疏曰如何在諒闇之中修馳騁之事乎帝手毀其表而竟行獵魏志鮑勸傳

則從行獵槎桎拔失鹿帝大怒踞牀拔刀悉收督吏將斬之則稽首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害

人今陛下方隆膺堯之化而以獵戲多殺羣吏愚臣以爲不可魏志蘇則傳

時獵法甚峻宜陽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兔其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柔表請

告者名帝大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送龜廷尉廷尉便當考掠何復請告者主名魏志高柔傳

辛毗嘗從帝射雉帝曰射雉樂哉毗曰於陛下甚樂而於羣下甚苦帝默然後遂為之稀出魏志辛毗傳

文帝為太子耽樂田獵晨出夜還潛諫曰王公設險以固其國都城禁衛用戒不虞大雅云宗子維城無俾城壞若逸于遊田晨出昏歸以一日從禽之娛而忘無垠之費愚竊感之魏志高堂隆傳

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馬鞍昭曰夫為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羣賢豈謂馳逐

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吳志張昭傳

孫策好馳騁游獵翻諫曰明府用烏集之衆驅散附之士皆得其死力雖漢高帝不及也至於輕出

微行從官不暇嚴吏卒長苦之夫君入者不重則不威故白龍魚服困於豫且白蠅自放劉季害之

願少留意吳志虞翻傳

右校獵

黃初三年十月帝自許昌南征六年三月帝為舟師東征八月自譙循渦入淮從陸道幸徐十月幸

廣陵故城臨江觀兵魏志文帝紀

青龍二年七月帝御龍舟東征八月大曜兵饗六軍遣使持節犒勞合肥壽春諸軍景初二年步騎

發京師晉書宣帝紀代遼東車駕送出西明門及班師遣使勞軍于薊魏志明帝紀

正始二年諸軍南征車駕送出津陽門還天子遣侍中常侍勞軍于苑四年亦魏志廢帝紀

二年諸葛誕舉兵太后與帝親征詔曰今車駕駐項大將軍恭行天罰前臨淮浦昔相國大司馬征

討皆與尚書俱行今宜如舊乃令散騎常侍裴秀給事黃門侍郎鍾會與大將軍俱行

魏志少帝紀

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郎授節鉞跪而推轂

通典軍禮典通志同

右天子出征命將出征附

後漢建安中將元會而太史上言正朔當日蝕朝臣議應會不其咨尚書令荀彧或時博平計吏劉劭
在坐曰梓慎禛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曰蝕在一
然則聖人垂制不為變異預廢朝禮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時尚書令荀彧及眾人咸善而從
之遂朝如舊曰亦不蝕劭由此著名

通志軍禮略

魏高貴鄉公正元二年太史奏三月一日寅時合朔去交一度恐相附近王者奏宣敷有司為救日
蝕備既時過而不蝕大將軍曹爽推史官不驗之負空設合朔之期以疑上下光祿大夫領太史令
邕言典麻者按麻術推交會之期候者伺遲疾之度當朔事無有違錯耳重問典麻周昇等對曰麻
候所掌推步遲速可以知加時早晚度交緩急可以知薄蝕深淺合朔之時或以月掩日則蔽障日
體使光景有虧故謂之曰蝕或曰掩月則日從月上過謂之陰不侵陽雖交無變至於日月相掩必
蝕之理無術以推是以古者諸侯旅見天子日蝕則廢禮嘗禘郊社日蝕則接祭是以前代史官不
能審日蝕之數故有不得終禮自漢故事以為日蝕必當於交每至其時申警百官以備日變甲寅
詔書有備蝕之制無考負之法侍中鄭小同議史官不務審察晷度謹綜疏密謬準交會以為其兆

至乃虛設疑曰大警外內其有不效則委於差暑度禁縱自由皆非其義按春秋昭公三十一年十
二月辛亥日蝕晉史墨以庚午之日日始有謫自庚午至辛亥四十二日日蝕之兆固形於前矣此
爲古有明法而今不察是守官惰職考察無效此有司之罪又答古來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厥皆
無推日蝕法但有考課疏密而已負坐之條由本無術可課非司事之罪乃止

通典軍禮

右合朔伐鼓

以上軍禮

二十四史九通政典類要合編卷七十

三國十二

禮凶禮

喪期及山林制 天子為大臣諸親舉哀 卿大夫 秀孝為舉將服 郡縣吏 為守令服 師弟子相為服 朋友相為服 凶禮雜議 與服諸制

建安二十三年六月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為壽陵因高為基不封不樹周禮家人掌公墓之地凡諸侯居左右以前鄉大夫居後漢制亦謂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將

有功者宜陪壽陵其廣為兆域使足相容

魏志武帝紀

二十五年魏武遺令曰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畢皆除服其將兵屯戍者皆不得離屯部有

司各率乃職歛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

魏志武帝紀

章武二年先主遺詔百寮披髮滿三日除服到葬期復如禮其郡國太守相都尉縣令長三日便除

服

蜀志烈帝紀

赤烏六年春正月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制人情之極痛也賢者割哀以從禮不肖者勉而致之世治道泰上下無事君子不奪人情故三年不逮孝子之門至於有事則殺禮以從宜要經而處

事故聖人制法有禮無時則不行遭喪不奔非古也蓋隨時之宜以義斷恩也

吳志孫權傳

魏武王崩遺令無藏金玉珍寶高陵

建安二十五年正月 庚子崩二月丁卯葬

文帝黃初二年十月表首陽山東為壽陵

帝自作終制曰禮國君卽位爲梓存不忘亡也梓音扶恩反臣松之按禮天子諸侯之棺各有重數棺之親身者曰梓昔堯葬穀林

通樹之禹葬會稽農不易畝呂氏春秋堯葬於穀林通樹之舜葬於紀布屨不變其肆禹葬會稽不變人徒故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封

樹之制非上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爲體無爲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

欲使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癢之知冢非棲神之宅禮不慕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爲棺槨足以朽

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邱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金銀

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豢之義棺但漆際會三過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諸愚俗所

爲也季孫以瑤璆歛孔子歷級而救之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謂華元樂莒不臣以爲棄

君於惡漢文帝之不斂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

明帝而釋之忠以利君明帝孝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邱明釋之之言鑿華元樂莒明帝

之戒存其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賢聖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

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

重痛哉禍由乎厚葬封樹桑霍爲我戒不亦明乎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

葬澗西前又以表其處矣蓋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延陵葬子遠在羸博魂而有靈無不之也一澗

之閒不足爲遠若遠今詔妄有所變改造施吾爲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爲戮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靈將不福汝

其以此詔核之宗廟其在尚書祝書二省

其在尚書祝書二省

按魏武父子遺令俱欲薄葬世傳曹公疑冢七十有餘其防患至矣秦始皇高齊神武俱厚葬且殺良從以滅口然易代之後不免發掘三人俱英雄而未著識達則曹爲優云

始武帝葬高陵有司依漢立陵上祭殿至黃初二年詔曰先帝躬履節儉遺詔省約子以述父爲

孝臣以繫事爲忠古不墓祭皆設於廟先帝高平陵上殿皆毀壞車馬遺廐衣服藏府以從先帝

儉德之志遂革上陵之禮及齊王在位九載始一謁高平陵

通考凶禮考

七年帝崩葬首陽陵自殯及葬皆以終祭從事

五月丁巳崩六月戊寅葬

明帝將送葬曹真陳羣王朗等以暑熱固諫乃止

通考凶禮考

孫盛曰夫窆窆之事孝子之極痛也人倫之道於斯爲重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夫以義

感之情猶盡臨窆之哀况乎天性發中敦禮者重之哉魏氏之德仍世不基矣昔華元厚葬君

子以謂棄君於惡羣等之諫棄孰甚焉

明帝景初二年帝崩葬高平陵

正月丁亥崩二月癸丑葬

帝崩殯於九龍殿尙書訪曰當以明皇帝謚告四祖祝文於高皇稱元孫之子云何王肅曰禮稱

曾孫某謂國家也苟爽鄭元說皆云天子諸侯事曾祖已上皆稱曾孫又訪按漢既葬容衣還儒

者以爲宜如文皇帝故事以存時所服王肅曰禮雖無容衣之制今須容衣還而後虞祭宜依尸

服卒者上服之制生時褻服可隨所存至於制度則不如禮孔子曰祭之以禮亦爲此也諸侯之

上服則今服也天子不爲命服然亦所以命服之上也按漢氏西京故事月游衣冠則容衣也言冠以正服不以喪衣也尙書又訪容衣還羣臣故當在帳中常填衛見王肅曰禮不墓祭而漢氏正月上陵神座在西序東向百辟計吏前告郡之數價人之疾苦欲先帝魂靈聞知時蔡邕以爲禮有煩而不可去事亡如存况今無填衛之禁而合於如事存之義可見於門內拜亂入帳臨乃除服

魏武王以禮送終之製襲稱之數繁而無益俗又過之先自制送終衣服四篋題識其上春秋冬夏曰有不諱隨時以斂金珥珠玉銅鐵之物一不得送遺命百官當臨殿中者十五舉音葬畢便除

文帝黃初三年作終制見山陵門帝崩國內服三日

明帝時毛皇后崩未葬詔宜稱大行尙書孫毓奏武宣皇后崩未葬時稱太后文德皇后崩侍中蘇林議皇后皆有諡未葬宜稱大行以爲古禮無稱大行之文按漢天子稱行在所言不常居崩曰大行者不返之稱也未葬未有諡不言大行則嫌與嗣天子同號至於后崩未葬禮未立后宜無所嫌故漢氏諸后不稱大行謂未葬宜直稱皇后詔曰稱大行所以別存亡之號故事亦然今當如稱議

稱大行並通考王禮考

吳孫權令諸有居任者遭三年之喪皆須交代犯者定大辟之科又使代未至不得告告者抵罪其後吳令孟仁聞喪輒去陸遜陳其素行得減死一等自此遂減通志禮畧

右喪期及山陵制

延康元年夏四月庚午大將軍夏侯惇薨魏書曰王素服幸鄴東城門發哀孫盛曰在禮天魏志文

軍就視太祖聞章死為流涕募間取其喪親自臨哭之遣歸葬襄邑車駕每過常祠以中牢魏志典

魏大司馬曹真薨王肅為舉哀表云在禮大臣之喪天子臨弔諸侯之薨又庭哭焉同姓之臣宗於

異姓自秦逮漢多闕不修暨光武顯遵其禮于時羣臣莫不競勸博士范升上疏稱揚以為美可依

舊禮臣位而哭之敦睦宗族於是帝幸城東張帳而哭之及鍾太傅薨又臨弔焉禮志

魏蔣濟奏會喪不宜去冠奏事者上言前會故鎮軍朱鑠喪自矜以下皆去冠以布巾帕額使者侍

中散騎則不皆非舊法夫冠成德之表於服之尊唯君親之喪小斂之前與服罪之人去冠其餘禮

儀雖齊縵之痛有變無廢今為弔去冠其違禮意下博士杜布議以為論語曰羔裘元冠不以弔故

周人元冠代以素弁漢去元冠代以布巾亦王者相變之儀未必獨非也古禮野夫著巾古者軍禮

章弁冠今者赤幘此明轉相變易不可悉還及古今宜因魏氏故事又按漢儀注諸侯王薨天子遣

使者往皆言使者素服又禮自天子下達于士臨殯斂之事去元冠以素弁君子臨喪必有哀素之

心是以去元冠代之以素是以漢中興臨喪之事與禮合自是之後或言臨喪使者常吉服布巾以

為使者亦宜去元冠代以布巾示不純吉服侍中散騎諸會喪亦宜去元冠代以布巾詔從布議謝

魏志

禮志

禮志

禮志

禮志

魏明帝弔陳羣詔曰司空今遭母憂當遣使者弔祭如故事尙書司馬孚奏尋故事自魏興無三公
喪母弔祭輒訪韋誕王肅高堂隆秦靜等云漢太傅胡廣喪母天子使謁者以中牢弔祭送葬王肅
議禮臣有父母之喪訃君弔之弔諸臣之母當從夫爵將濟奏會喪不宜去冠奏事者上言前會故
領軍朱饒喪自卿以上皆冠以布帕額使者侍中散騎則不皆非舊漢夫冠成德之表於服爲尊唯
君親之喪小斂之前與服罪之人去冠其餘禮儀雖齊縗之痛有變無廢今爲弔去冠甚違禮意下
博士評議博士杜希議以爲論語曰羔裘玄冠不以弔故周人云玄冠代以素弁漢云玄冠代以布
巾亦王者相變之儀未必獨非也古禮野夫著巾古者軍禮韋弁冠今者赤幘此明轉相變易不可
悉還反古今宜所因漢氏故事又漢儀注諸侯王薨天子遣使者往皆言使者素服又禮自天子達
於士臨殯斂之事去玄冠以素弁君子臨喪必有哀素之心是以去玄冠代之以素漢中興臨喪與
禮合儀自後或言臨使者常吉服布巾以爲使者亦宜去冠代以布巾示不純吉侍中散騎諸會喪
亦宜去玄冠代以布巾詔從希議王肅云禮有親喪而君來弔則免經實左臂去杖迎拜於大門之
外見馬首不哭先入門右庭中北面君升自東階南面哭主人乃哭君出又拜送大門外又按禮三
年之喪終服不弔期之喪既練而弔大功之喪既葬而弔蜀譙周云國君爲卿大夫皮弁錫纓以居
他事出亦如之其弔則皆錫纓布弁而經
三月服吉其弔士則服弁經疑纓亦往則服出則不公及大夫弔服妾如君弔他國卿大夫皮弁錫
纓不經君使人弔禮主人迎於寢門外見使者不哭先入門右北面弔者入升自西階東面主人前
至中庭弔者致命主人哭拜稱緇成踊弔者出去主人拜送於門外君使緇者左執領右執要致
命訖入室衣尸乃出他皆如弔既斂之後不衣尸委於尸東席上凡主人出送因拜賓所拜者拜訖

皆卽位西階下東面哭踊哭訖反室大夫弔服以錫練用緦麻布而夾理之曰錫土弔服以錫練用錫布爲衣而素裳擬於吉也其冠各以其練歸其家猶弔服弁經以居其以他事出則脫經三月既葬服吉五代兄弟相爲亦然凡大夫弔其臣異者主人不通典迎於門外主君入卽位堂下西面主人北面眾主人南面禮典

右天子爲大臣諸親舉哀弔大臣服附

魏景元元年傅元舉將僕射陳公薨以詔時賢光祿鄭小同云宜準禮而以情義斷之服弔服如麻可也三月除之司徒鄭公云昔王司徒爲諫議大夫遭舉將喪雖有不反服今不同古便制齊縗三月漢代名臣皆然通志禮畧通典同

右秀孝爲舉將服

魏令曰官長卒官者吏皆齊縗葬訖而除之蜀譙周云大夫受讞內采邑有家臣雖又別典鄉遂之事其下屬皆上相屬其吏非臣也秦漢無服采邑之家

臣郡縣吏權假斬纓代至則除通志禮畧通典同

右郡縣吏爲守令服

魏王肅曰禮師弟子無服以弔服加麻臨之哭之於寢凡弔服加麻者三月除通志禮畧通典同

右師弟子相爲服

劉德議問曰小記云朋友虞耐而已此謂主幼而爲虞耐也若都無主族神不欲非類當爲虞耐不田瓊答曰虞安神也耐以死者耐於祖也既朋友恩舊歡愛固當安之耐之然後義備也但後日不常祭之耳又問朋友無所歸於我殯若此者當迎彼還已館皆當停柩於何所答曰朋友無所歸故

呼而殯之不謂已殯迎之也於已館而殯之者殯之而已不於西階也通典禮典

右朋友相為服

魏太和六年四月明帝有外祖母安成鄉敬侯夫人之喪即舅后太常韓暨奏天子降周為外祖母

無服尚書奏漢舊事亡闕無外祖制儀三代異禮可臨畢御還寢明日反吉便膳尚書趙咨等奏與

敬侯夫人張帷幕端門外之左羣臣位如朝皇帝黑介幘進賢冠皂服十五舉聲則罷詔問漢舊儀

云何散騎常侍繆襲奏後漢鄧太后新野君薨時安帝服總百官素服安帝繼和帝後鄧太后母即

為外祖母也但太后臨朝安帝自藩見援立故也又按後漢壽張恭侯樊宏以光祿大夫薨宏即光

武之舅也親臨喪葬準前代宜尚書侍中以下弔祭送葬博士樂詳議周禮王弔弁經錫緘禮有損

益今進賢冠練單衣又詔當依周禮無事更造蜀譙周云天子諸侯為外祖父小功諸侯嫡子為母

族之正統妻之父母亦妻族之正統也母妻與妻及外祖父母妻父母皆如國人舊說外祖父母母

已尊同母妻所不敢降亦不降通典禮典

魏田瓊云諸侯女嫁為天王后降其旁親一等與出降為二等為外親尊不同則降天子后為眾子

無服何以明之據大夫於庶子大功其妻亦服大功今天子諸侯於眾子無服后何緣獨服之耶通

禮典

魏田瓊云天子不降其祖父母曾祖父母后太子嫡婦姑姊妹嫁於二王後皆知都人按白虎通云

天子為諸侯絕期者何示同愛百姓明不獨親其親也吳射慈云天子之子封為諸

侯天子皆不服也 通典禮典

魏明帝詔亭侯以上稱薨夫爵命等級貴賤之序非待偏制蓋禮闕存亡故諸侯大夫既終之稱以薨卒爲別今縣鄉亭侯不幸稱卒非也禮大夫雖食采不加爵鄉縣亭侯既受符策茅土名曰列侯非徒食采之比也於通存亡之制豈得同稱卒耶其亭侯以上當改卒稱薨三府上事博士張敷等進議諸王公大將軍縣亭侯以上有爵土者依諸侯禮皆稱薨關外侯無土銅印當古稱不祿于石六百石下至二百石皆詣臺拜受與古士受命同依禮稱不祿高堂崇議諸侯曰薨亦取隕墜之聲也禮王者之後公及王之上公九命爲二伯者侯伯皆執珪子男及王之公皆執璧其卒皆曰薨今可使二王後公及諸國王執珪大將軍縣亭侯有爵土者車騎衛將軍辟召掾屬與三公俱執璧者卒皆稱薨禮大夫曰卒者言陳力展志功成事卒無遺恨也今大中大夫秩千石諫議中散大夫秩皆六百石此正天子之大夫也而使下與二百石同列稱不祿爲大夫死貶從士殆非先聖制禮之意也士不祿者言士業未卒不終其祿也尚書曹訪云官僚終卒依禮各有制至於其間令長以下通言物故不知物故之名本何所出高堂崇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能於事者也禮典魏王肅聖證論難鄭玄曰孔子畏匡德能自全也使聖人卒離不幸可得不痛悼而罪之乎非徒賢者設有罪愚人亦不得不哀傷之也禮典

魏皇后崩謬襲議銘旌曰自殷以前復與銘旌皆書姓男名女字無書國者周之復天王稱天子諸侯某甫某甫且字秦漢皇帝皇后太后復書銘置之柩也舊禮書銘皆不書國號后亦不書氏魏爲天下

之號無所復別臣子所以稱魏故某侯某者皆以自別耳明太后不宜復稱魏按左氏云天王崩不言周劉邵讓主生稱魏不稱姓據漢律使節稱漢今魏使節亦稱魏及二千石諸竹使符皆稱魏以類推之其義宜同今太后之旌宜稱魏趙怡奏祖號所以稱廟不宜以題旌禮未有主作重既葬而埋之故銘旌宜與重俱埋廟門外之左尚書奏祖宗之號所以表德題旌古今異儀今列祖之號宜改施新銘旌故旌故杠所埋如怡等議與重俱埋於廟門之左

禮典

魏王肅云大夫之妾為他妾之子大功九月自諸侯以上不服

禮典

魏王肅云從乎繼而寄育則為服不從則不服

吳射燕云為盧當就繼母之家若遠不得往者則別為異室亦有廬變除至室及禱加親子也亦報服周

不言報者凡經中之文悉報也 通典禮典

魏制縣侯比大夫按大夫之庶妹在室大功適人降一等當小功

禮典

魏明帝景初中尚書祠部問同母異父昆弟服應幾月太常曹毗述博士趙怡據子游鄭注大功九月高堂崇云聖人制禮外親正服不過總麻異外內之明理也外祖父母以尊加從母以名加皆小功舅總服而已外兄弟異族無屬疎於外家遠矣故於禮序不得有服若以同居從同爨服無緣即云大功乃重於外祖父母此實先賢之過也王肅聖證論云孔子但說宜服與未說服之輕重故子游處以大功也所執如前注又引孔子家語曰邾人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將為之服因顏亥而問禮於孔子曰繼父同居者則異父昆弟從為之服不同居者否繼父且猶不服況其子乎

蜀燕周云凡外

親正服皆謂加者不過小功今異父兄弟
父及再嫁所生者皆相報服

通典禮典

魏荀侯云有小功喪服改葬父母服以重包輕宜便服小功王肅以爲官服改葬總卒事反故服

禮典

魏王肅云無服季祖鍾云繼母在如母出則爲父所去不服也

禮典

魏劉德問田瓊曰乳母總注云養子者有他故賤者代之慈已今時婢生口使爲乳母得無甚賤不
應服也瓊答曰婢生口故不服也

禮典

魏河南尹丞劉綽問曰士孫德祖以樂陵太守被書遷陳留已受印綬發邁迎吏雖未至左右已達
未入境而亡不知樂陵送故吏當持重乎陳留迎吏當持重乎河南尹司馬芝答曰德祖見陳留太
守故樂陵守耳樂陵吏以舊君服復何疑也劉綽難云難去樂陵其義未絕陳留雖迎其恩未加今
使恩未加而服重恩未絕而服輕乎禮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縗而弔既葬除之謂樂陵宜三年
矣芝答德祖已受帝命君名已定乃欲以已成名之君比未成之婦何邪綽又難陳留之吏既未相
見而使三年是責非時之恩禮云仕而未有祿違而君薨弗爲之服明服以恩不以名也

禮典

魏劉德問田瓊曰失君父終身不得者其臣子當得婚否瓊答曰昔許叔重作五經異義已設此疑
鄭元駁云若終身不除是絕祖嗣也除而成婚違禮適權也

禮典

魏武帝愛子倉舒歿司空掾邴原女早亡時帝欲求合葬原辭曰合葬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
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聰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爲哉帝乃止

禮典

魏田瓊云大夫之妻為長子三年女子子嫁大夫大功

吳射慈云傳曰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言尊同者謂俱為大夫各適本親則不降也諸侯

女為諸侯夫人不降父母昆弟之服及為父後者大夫妻惟父母昆弟為父後者宗子不降也蜀諺周云諸侯降旁親旁親若為諸侯及女子嫁於諸侯者服如國人諸侯嗣子為母妻及外祖父母妻

父母皆如國人嗣子雖無正體與君為體其誓於天子則下其成人一等未誓次小國君其妻君為之主故嗣子之所為服服如國人舊說外祖父母母族正統也妻之父母妻族正統也母妻與已尊

同其所當降亦不降也故嗣子亦不降妻之父母諸侯夫人為其父母

通典

禮典

魏王肅云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而除不忍無服送至親也肅

又云本有三年之服者道有遠近或有艱故既葬而除不待有三月之服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

服加麻哭徐整問射慈云改葬總其奠如大斂從廟之廟從墓至墓禮宜同也又此大斂謂如始死

之大斂邪從廟悉謂何廟牲物何用慈答奠如大斂奠士大斂特豚從禰廟朝祖廟從故墓

之新墓皆用特豚大夫以上其禮已以此推之大

魏田瓊曰大夫女嫁於諸侯降其家旁親一等與出嫁降并一等為外親尊不同則降諸侯夫人為

眾子無服何以明之據大夫於庶子大功其妻亦服大功今天子諸侯於眾子無服夫人何緣獨得

服之又大夫妻為大夫之親亦隨大夫而降一等大夫之女嫁於大夫還為其族親尊不同者亦降之

唯父母昆弟為父後者宗子亦不降也士之女嫁於大夫者亦降其族親不同尊者如大夫也又大

夫之妻為庶子女子在室大功女適於士小功此為大夫之妻尊與大夫同大夫為伯叔父母子昆

弟昆弟為士者以尊降一等為之大功其妻亦服大功

吳射慈曰諸侯之女為諸侯夫人服諸侯之親隨諸侯降一等還為族親則皆降之蜀謙

禮
周曰諸侯夫人亦隨其君降旁親無服爲其族亦降旁親非謂侯自降以下無服爲其父母及祖
國人又大夫命婦爲其旁親以大夫爵降又降一等其爲父後者不以祭降但以尊降一等
通典

魏田瓊曰公子以厭降公子厭於君爲其母妻昆弟練冠麻纒謂君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父卒猶
有先君餘尊所厭不得過大功也瓊又曰喪服經不見大夫嫡子爲庶昆弟服者與大夫爲庶子爲
士者同父之所降子亦不敢不降也蜀禮周云大夫之子父在降旁親亦如大夫從父厭也大夫庶
子爲妻父母無服爲其母妻大功父歿皆如國人吳徐整議問

者云若父已卒已未爲大夫故猶士耳未審庶子及昆弟當服降否
答云大夫之子從乎大夫而降至於父卒則如國人也 通典禮典

魏王肅聖證論曰孔子少孤不知其墓肅解曰聖人而不知其父死之與生生不求養生不奉祭斯

不然矣

禮典

魏王肅議高皇諱明皇帝既耐儒者遷高皇主尚書來訪宜復諱不及引殷家乃或同名荅曰殷家
以甲乙爲字既二名不偏諱且殷質故也禮所謂舍故而諱新諸侯則五代不諱天子之制恐不得
與諸侯同五代則不諱也春秋魯諱具敖二山五代之後豈可不復爲諱然已易其名則故名不復
諱也猶漢元后父名禁改禁中爲省中至今遂以省中爲稱非能爲元后諱徒以名遂行故也春秋
時晉范獻子適魯名其二山自以爲不學當獻子時魯不復爲二名諱而獻子自以爲犯其諱直所
謂不學者也禮曰詩書臨文廟中皆不諱此乃謂不諱見在之廟不謂已毀者也文王名昌武王名
發成王時頌曰克昌厥後駿發爾私箕子爲武王陳洪範曰使羞其行而邢其昌厲王名胡其子宣

王時詩曰胡不相畏先祖于摧其孫幽王時詩曰哀今之人胡爲虺蜴此則詩書不諱明驗也按漢氏不名諱常曰臣妾不得以爲名字其言事不諱蓋取諸此也然則周禮其不諱時則非唯詩書臨文廟中其餘皆不諱矣今可太祖以上去輝乃不諱諱三祖以下盡親如禮唯詩書臨文廟中不諱自此以後雖百代如漢氏故事臣妾唯不得以爲名字其言事不諱所謂魏國於漢禮有損益質文隨時亦合尊之大義也

通典禮典

魏劉得問以爲人後者支子可也長子不以爲後同宗無支子唯有長子長子不後人則大宗絕後則違禮如之何田瓊答曰以長子後大宗則成宗子禮諸父無後祭於宗家後以其庶子還承其父

通典禮典

魏劉輔等啟論賜諡云古者存有號則沒有諡必考行迹論功業而爲之制漢不修古禮大臣有寵乃賜之諡今國家因用未草臣以爲今諸侯薨於位者可有諡主者宜作得諡者秩品之限尚書衛覬奏舊制諸王及列侯薨無少長皆賜諡古之有諡隨行美惡非所以優之又次以明識詔穆使不錯亂也臣以爲諸侯王及王子諸公侯薨可隨行迹賜諡其列侯始有功勞可一切賜諡至於襲封者則不賜諡尙書趙咨又奏云其諸襲爵守嗣無殊才異動於國及未冠成人皆不應賜諡黃門侍郎荀攸議以爲古之諡紀功懲惡也故有桓文靈厲之諡今侯始封其以功美受爵土者雖無官位宜皆賜諡以紀其功且旌奉法能全爵祿者也其斬將奪旗以功受爵而身在本位類皆比列侯自

關內侯以下及名號賜爵附庸非諡所及皆可闕之若列侯襲有官位比大夫以上其不泄官理事則當宿衛忠勤或身死王事皆宜加諡其餘襲爵既無功勞官小善微皆不足錄八座議以爲太尉荀覲所撰定體統通敘五等列侯以上嘗爲郡國太守內史郡尉牙門將騎督以上薨者皆賜諡

禮典

魏王肅云往哭而退不待飲也鄭記問曰或言往哭或言側室或言他室不同何也及雜記云三年

之喪雖功綬不弔如有服服其服而往雖總必往亦當服其服不王瓚答曰檀弓言往哭不言輕重

適三年當往也雜記斬綬言功綬乃服其服而往則齊綬亦於功綬乃服其服也哭他室者爲外兄

弟明皆當先哭乃行耳異國則不往也吳射慈云雖總必往親骨肉也雖鄰不往疏無親也獨燕周云禮哭於門內之右明爲變位也後日之哭既朝奠其殯卒

事出數服卽位如初亦三日五哭也 通典禮典

魏太尉蔣濟萬機論以禮記嫂叔無服誤據小功章娣姒婦此三字嫂叔之文也古者有省文互體

言弟及兄并嫂矣娣姒者兄弟之妻相名也蓋云夫之昆弟昆弟之妻相與皆小功者尚書何晏太

常夏侯泰初難曰夫嫂叔宜服誠自有形然以小功章娣姒婦爲嫂叔文則恐未是也禮之正名母

婦異義今取弟於姒婦之句以爲夫之昆弟雖省文互體恐未有及此者也凡男女之相服也非有

骨肉之親則有尊卑之敬受重之報今嫂叔同班並列無父子之降則非所謂尊卑也他族之女則

非所謂骨肉也是以古人謂之無名者豈謂其無嫂叔之字或無所與爲體也夫有名者皆禮與至

尊爲體而交與正名同接也有其體有其交故以其名名之故服之可也苟無斯義其服焉依夫嫂
叔之交有男女之別故絕其親授禁其通問家人之中男女宜別未有若嫂叔之至者也彼無尊卑
之至敬故交接不可不疎彼無骨肉之不殊故交疎而無服情亦微矣蔣答日記云小功無位是委
巷之禮也子思哭嫂有位蓋謂知禮制禮者小功當有位也然則嫂叔服文親見於經而明之可謂
微而著婉而成章也中領軍曹義申蔣濟議以爲敵體可服不必尊卑緣情制禮不必同族兄弟親
而伯叔疎周服者何以尊服也伯叔母無有骨肉之親有緣尊之義故亦服周何獨不可緣親而服
嫂乎苟以交報數然後服則妻母異域交亦疎矣緣愛制服恩亦微矣豈若嫂叔共在一門之內同
統先人之祀有相奉養之義而無服紀之制豈不說哉且防嫌之道推而遠之孰與制服引而重之
推之則同他人引之則親親者矣

吳徐整問射慈云子思哭嫂爲位在何面加麻袒免爲位不審服此有日數乎慈答云凡喪位皆西面服加麻者謂大殮及殯之時

已畢而釋之
通典禮典

魏尙書左丞王斐

右鼎反

除陳相未到國而王薨議者或以爲宜齋縗或以爲宜無服王肅云王國相

本王之丞相按漢景帝時貶爲相成帝時使理人王則國家所以封王相則國家使爲王臣但王不
與理人之事耳而云相專爲理人不純臣於王非其義也今斐至許昌而聞王薨姓名未通思紀未
交君臣未禮不責人之所不能於義未正服君臣之服傳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若夫未策名未委
質不可以純君臣之義也禮婦人入門未三月廟見死猶歸葬於其黨不得以六禮既備又以入室

遂成其婦禮也則臣之未委質者亦不得備其臣禮也管子問曰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婿齊縗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各以其服如服斬縗斬縗而弔之既葬而除之也今哭爲王相未入國而王薨義與女未入門未死同則哭宜服斬縗既葬而除之此禮之明文也禮曰與諸侯爲親者服斬雖有親爲臣則服斬縗也臣爲其君服之或曰宜齊縗不亦遠於禮乎詔如肅議司空陳羣議諸王相國不應爲國王服斬縗古今異制損益不同古者諸侯專國子人至漢初患諸王子強暴奪之權食租而已乃選賢能代王居國相王爲善否則彈糾國家置王以下之吏非陪臣之謂也禮記雖有與諸侯爲親服斬者蓋謂異於國臣與有親於王斬耳雖陪臣不親猶不爲服豈專帝臣而爲藩王服斬未有實不爲臣而名稱臣若欲假虛名以優王者欲崇君臣而服料其罪名實既錯君臣義乖遺禮失教難以爲典近防輔小吏尚不稱臣况剖符帝臣而稱臣妾於藩王若使正名爲王臣則上書當稱陪臣既王正臣不可不服則不宜還糾王罪若不稱陪臣俱言臣者此爲王與天子同臣也詔曰若正名實司空議是也且謂之國相而不稱臣制服則亦名實有錯若去相之號除國之名則傷親親之恩也宜釋輕從重以彰優崇之大義也喪葬令云王及郡公侯之國者薨其國相官屬長史及內史下令長丞尉皆服斬縗居倚廬妃夫人服齊縗朝晡詣喪庭臨以喪服視事葬訖除服其非國下令長丞尉及不之國者相內史及令長丞尉其相內史史皆素服三日哭臨其雖非近官而親在喪庭執事者亦宜制服其相內史及以列侯爲吏令長者無服皆發哀三日

通典

禮

魏嘉平元年魏郡太守鍾毓爲父後以出母無主後迎還輒自制服郡丞武申奏云禮出妻之子爲母周記曰爲父後者無服按如記言蓋謂族別家異自有主後者無服非謂毓出母無總麻之親選毓家者也禮姑姊妹女子子無主後者不爲降哀其無繼也成洽難喪服傳曰出妻之子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與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經爲繼父服者亦父後者也爲父後服繼父服則自服其母可知也出母之與嫁母俱絕族今爲嫁母服不爲出母服其不然乎經證若斯其謬耳吳商答曰出母無服此由尊父之命嫁母父不命出何得同出母乎爲繼父服者爲其父沒年幼隨母再適已無大功之親與繼父同財共居爲祭官廟四時祭祀其先此恩由繼父所以爲服耳且妾之無子妾子之無母父命爲母子則生事之如母喪則服之三年貴父命也而今欲以出母同於嫁母違廢父命豈人子所行又引繼父云經謬也又出母之黨無服嫁母之黨自應服之豈可復同乎通典禮典

魏尚書奏以故漢獻帝嫡孫杜氏鄉侯劉康樂爵假授使者拜授康素服奪情議按周禮天子公卿諸侯吉服皆元冕朱裏元衣纁裳有喪凶則變之麻冕黼裳邦君麻冕蟻裳云麻冕者則素冕麻不加采色又變其裳亦非純吉亦不純凶漢氏承秦改六冕之制以元冠絳衣一服而已有喪凶之事則變吉服以從簡易故諸王薨遣使者拜嗣子爲王則元冠纁經服素以承詔命事訖然後反喪服考之前典則差周書論之漢室則合常制王肅讓尊者臨卑不制縗麻故爲之素服今康處三年喪

在縗經之中若因喪以命之則無復素服若以尊崇王命則吉服以拜受按尚書康王受策命吉服而受之事畢又以吉服出應門內以命諸侯皆出然後王釋冕反喪服故臣以爲諸侯受天子之命宜以吉服又禮處三年之喪而當除父兄之喪服除服卒事然後反喪服則受天子命者亦宜服其命服使者出反喪服卽位而哭既合於禮又合人情詔從之 按成王崩康王卽位上宗奉同瑁王

再拜三祭

按鄭元曰卽位必醴之者以神之嘽成之也以醴嘽成之者醴濁飲至齒不入口曰嘽既居重喪但行其禮而不取其味

又禮始冠加爵亦皆醴之所

以加重以成其尊也又漢舊儀諸王嫡子嗣位受拜畢立於門外使者既出拜送還升嘽醴訖又再拜正與康王卽位事同古今相參事無違者王肅又議凡奉神祭祀則有受祚之爵嘉慶事則有醴

醴之儀若君薨而太子卽位孤之位無醴醴之儀成王病困乃召羣臣訓以敬保元子明日成王崩

既大斂羣臣以策書宣成王命以命康王是爲受願命之戒非卽位之事王從三宿三祭上宗曰饗而不嘽醴也此王者隨時之禮非常行之典不可以爲拜諸侯嫡子之儀襲爵之日乃孝子孝孫所以增哀戚之懷非禮之所施且謂之王命所加而使者又既出謂之受神之醴復非饋奠之時按拜陳思王子志爲濟北王又與今異猶須王嘽醴畢然後使者出今據鄭元說卽位醴之以成其禮猶愈於使者既出不設饋奠而獨嘽醴臣猶以爲非禮之衷今京師廷拜諸侯嗣子無事有嘽醴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醴而無冠醴此謂諸侯大夫以平吉受賜衣於天子太廟歸設祭於其廟服賜服而受冠醴之禮也可依此使者既出公猶服命服設奠而告

又禮小祥之祭然後躋之此自告其廟非王命之所加如禮不躋既告反服卽位而哭既合於禮又合人情詔從之高堂隆議拜受儀投舊典天子遣使者齋車服策命命諸侯嗣位之禮上卿爲使者嗣君遣上卿吉服迎於境自吉服勞於郊館宗廟致殯饋告期日受命於祖廟設喪主几筵於戶牖之前命車設於庭西上安車駟馬皆在車之東使者奉策服印綬加詔版策命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內史在右嗣君端委以入升自阼階西面立使者以皇帝命冕內史贊之嗣君降於兩階間北面再拜稽首使者宣命曰無下拜嗣君升成拜內史加詔版策命於服上以東嗣君進而西迓受於兩楹間皆旋復位嗣君釋端委服降升成拜如初使者降出升車嗣君拜送於門外修享贈饋之禮使歸嗣君送至於境嗣君釋冕服素升葛環纓經移昌氏反袂修奠祭之禮告於殯宮訖乃釋并經反喪服此其大略也其他則同之通典禮典

右凶禮雜議以上禮

魏陶尊續通志器服畧

蜀漢章武二年於漢川鑄鼎名曰克漢鼎諸葛亮作八陣鼎魏曹操鑄一鼎於白鹿山高一丈紀征伐戰陣之功古文篆書四足曹叡太和六年鑄一鼎曰萬壽鼎吳孫權黃武元年於彭蠡水沈一鼎其文曰百神助陽侯伏孫亮建興元年於武昌鑄一鼎其文曰鎮山鼎續通志器服畧

建安十九年三月天子使魏公位在諸侯王上改授金璽赤紱遠游冠魏志武帝傳

建安二十二年冬十月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

魏志武帝紀

正元元年冬十月假大將軍司馬師黃鉞入朝不趨奏事不名劔履上殿甘露元年夏四月庚戌賜

大將軍司馬昭袞冕之服赤舄副焉

魏志少帝紀

魏因漢故事明帝好婦人之飾寬旋改用珊瑚珠

通典器服典通志同

魏明帝因改之卑下於通天遠遊除去卷箒加介幘幘上加物以象山行人使者服之

通典器服典

魏管寧在家嘗著草屨

吳書云陸遜破曹休於石亭還當反西陵朝臣燕賜終日上服草屨以賜遜時同羣臣朝謁而服之通典器服典

後漢末王公名士以幅巾為雅是以袁紹雀豹之徒雖為將帥皆著縑巾時有妖賊以黃為巾時謂

之黃巾賊

按巾六國時趙魏之間通謂之承露袁紹戰敗幅巾渡河按此則庶人及軍旅皆服之用全幅早而向後幘髮謂之頭巾俗人謂之幘頭通典器服典

魏武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為幘

苦洽切

合乎簡易隨時之義以色別其貴賤本

施軍飾非為國容

或云本未有岐荀文若巾之行觸樹枝成岐因之為管遂不改因通以屨巾幘與哈同通典器服典

魏氏多因漢法其所損益之制無聞

通典器服

通典按後漢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詔從歐陽夏侯一家所說制冕服乘輿刺繡文公卿以下

績成文據晉志云魏明帝以公卿袞黼之飾擬於至尊多所減損始制服刺繡公卿織成未詳

就是

通考器服考通志通典同

魏制貴人夫人以下助蠶皆大首髻七鏡

音鏡

蔽髻黑璫瑄又加簪珥九纒以下五鏡世婦三鏡諸王

妃長公主大首髻七鎖蔽鬢其長公主得有步搖皆有簪珥公特進列侯卿校中二千石世婦以下夫人紺繪國黃金龍首銜白珠魚須瑒長一尺爲簪珥通典器服典

魏之服制不依古法多以文繡通典器服典

通志通攷同

建安二十二年夏四月天子命王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魏志武帝紀

咸熙二年五月命晉王昭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蹕乘金根車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

雲罕樂舞八佾設鍾虡宮縣進王妃爲王后世子爲太子魏志元帝紀

景初元年春正月壬辰山莊縣言黃龍見有司奏以爲魏得地統服色尚黃犧牲用白戎事乘黑首

白馬建大赤之旗朝會建大白之旗魏志明帝紀

魏武王受漢獻帝命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至明帝景初中山莊縣黃龍見以爲魏得地統

服色尚黃戎事乘黑首白馬齊王正始中詔出入必御輦乘輿通典器服典

魏景初改正朔戎事乘黑首白馬建大赤之旗太始中竝建赤旗通典器服典

魏因漢制五時副車置髦頭雲罕通典器服典

魏小出則乘輦亦多乘輿通典器服典

通志同

魏太子車輅因漢制文帝問東平王有輅爲是特賜乎鄭稱對曰天子五輅金輅以封同姓諸侯得

與天子同乘金輅非特賜始有也通典器服典

通志同

卓至西京爲太師號曰尚父乘青蓋金華車爪畫兩幡時人號曰竿摩車

魏志董卓傳

右輿服諸刑

二十四史九通政典類要合編卷七十一

三國十三

樂

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孫權還使惇都督二十六軍留居巢賜伎樂名倡令曰魏絳以和戎之功猶受金石之樂況將軍乎

魏志夏侯惇傳

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萬邦咸乂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魏志鮑勛傳

曰興衰在政樂何爲也化之不明豈鐘之罪隆曰夫禮樂者爲治之大本也故蕭韶九成鳳凰來儀雷鼓六變天神以降政是以平刑是以錯和之至也新聲發響商辛以隕大鐘既鑄周景以弊存亡之機恒由斯作安在廢興之不階也

魏志高堂隆傳

杜夔以知音爲雅樂郎中平五年奔荊州荊州牧劉表令與孟曜爲漢主合雅樂樂備表欲庭觀之夔諫曰今將軍號不爲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乃不可乎後表子琮降太祖太祖以夔參大樂事因令創制雅樂夔善鐘律聰思過人絲竹八音靡所不能惟歌舞非所長時散郎邵靜尹齊善詠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總統研精遠考諸經近采故事教習講肄備作樂器紹復先代古樂皆自夔始也黃初中爲太樂令協律都尉漢鑄鐘工柴玉巧有意思形器之中多所造作亦爲時貴人見知夔令玉鑄銅鐘其聲韻清濁多不如法數毀改作玉甚厭

之謂夔清濁任意頗拒捍夔夔玉更相白於太祖太祖取所鑄鐘雜錯更試然知夔爲精而玉之妄也
魏志杜夔傳

魏有司奏武皇帝撥亂反正爲魏太祖樂用武始之舞文皇帝應天受命爲魏高祖樂用咸熙之舞
帝制作興治爲魏烈祖樂用章武之舞
魏志明帝紀

漢末大亂取樂淪缺魏武平荊州獲杜夔善八音嘗爲漢雅樂郎尤悉樂事於是以爲軍謀祭酒使

創定雅樂

魏書太祖造新詩被之管弦皆成樂章其聲均清濁多不如意數毀改作玉賦之詞夔清濁任意白於太祖取鐘雜錯更試然後

漢鑄鐘玉裝玉巧思爲時見知夔令玉鑄銅鐘

知夔精而玉妄

時又有散騎侍郎鄧靜尹商善詠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暇知

先代諸舞夔悉總領之

晉志荀勗以夔所制律呂檢校大樂八音與律乖錯始知尺度長古四分有餘夔依爲律呂故致失調隋書律厯志夔制律呂呂之候氣灰悉不飛

劉肥云夔不識能呂之義

遠詳經籍近采故事考會古樂始設軒懸鐘磬而黃初中柴玉左延年之徒復以新聲

被寵改其聲韻

通典樂典

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詞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騶

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唯因夔鹿鳴不改每正旦大會大尉奉璧羣

后行禮東箱雅樂常

宋志

作者是也後又改三篇之行禮詩第一曰於赫篇詠武帝聲節與古鹿

鳴同第二曰巍巍篇詠文帝用延年所改騶虞聲三曰洋洋篇詠明帝用延年所改文王聲第四

曰復用鹿鳴鹿鳴之聲重用而除古伐檀晉志荀勗曰魏氏行禮食舉再取周詩鹿鳴以爲樂章鹿

鳴以宴嘉賓無取于朝又以魏歌詩或二言或三言或四言或五言與古詩不類以問司律中郎將陳碩頌曰被之金石未必皆當張華以爲魏上壽食舉詩及漢所施用其文句長短不齊未皆合古益以依詠弦節本有因循而識樂知音足以制聲度曲法用率非凡近之所能改二代三京襲而不變雖詩章詞具興廢隨時至其韻逗曲折皆繫於舊有由然也是以一皆因就不敢有所改易此華勛所明異旨也

通典樂考

樂舞漢曲至晉加以杯王粲云七樂陳於廣庭

通考樂考

太始十年御府出銅竹律二十五具其三具與杜夔及左延年律法同其二十二具視其銘題尺寸是笛律也問列和言魏明帝時作此

晉志

明帝令和以歌聲濁者用長笛長律歌聲清者用短笛短律

通典樂考

繆襲議奏黃鐘舞文始以禮天地奏大簇舞大武以祀五郊明堂奏姑洗舞武德巡狩以祭四望山川奏蕤賓舞武始大鈞以祀宗廟及二至祀丘澤祭可兼舞四代又漢有雲翹育命之舞舊制以祀天今可兼以雲翹祀圓丘育命祀方澤祀天地宜官縣如延年議

通典樂典

相和漢舊歌也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本一部魏明帝分爲二更遞夜宿本十七曲朱生宋謙列和

等復合之爲十三曲

但歌四曲出自漢世無弦節作伎最先唱一人唱三

宋志

二人和魏武帝尤好之時有宋容華者善唱

此曲當時特妙

前世樂飲酒酣必起自舞魏晉以來尤重以舞相屬所屬者代起舞

相和

駕六龍武帝詞

厥初生武帝

天地間武帝

度關山

登山有蓮華十五

惟漢

二十二世

武帝

關東有義士武帝

對酒歌

太平時武帝

棄故鄉武帝

駕虹蜺武帝

對酒歌

清商三調歌詩

平調

周西武帝

秋風武帝

仰瞻武帝

別日武帝

對酒歌

行

清調晨上武帝

北上武帝

願登武帝

蒲生武帝

悠悠武帝

瑟調

朝日

上山武帝

朝游武帝

古公武帝

自惜武帝

載徂武帝

瑟調

赫赫武帝

大曲

西山武帝

圓桃武帝

碣石武帝

置酒武帝

為樂武帝

夏門

步出夏門行

王者布大化武帝

楚調怨詩

明月武帝

陳思王

聖皇篇武帝

靈芝篇武帝

大魏篇武帝

精微篇武帝

孟

冬篇

魏

明明魏皇帝

大和有聖帝

魏麻長

天生丞民

為君既不

易通典樂典

魏鼓吹曲十二篇 繆襲造

漢第一曲朱鷺今第一曲初之平言魏也

初之平 義兵征 神武奮 金鼓鳴 遇武德 揚洪名 漢室微 社稷傾 皇道失 桓與
靈 開官燬 羣雄爭 邊韓起 亂金城 中國擾 無紀經 赫武皇 起旗旌 麾天下
天下平 濟九州 九州寧 勅武德 武功成 越五帝 週三王 興禮樂 定紀綱 普日
月 齊暉光 通典樂典

右初之平曲凡三十句句三字

漢第二曲思悲翁今第二曲戰榮陽言曹公也

戰榮陽 汴水破 戎士憤怒 貫甲馳 陳未成 退徐榮 二萬騎 塹壘平 戎馬傷 六
軍驚 勢不集 歟幾傾 白日沒 時晦冥 顧中牟 心屏營 同盟疑 計無成 賴我武
皇 萬國靈 通典樂典

右戰榮陽曲凡二十句其十八句句三字二句句四字

漢第三曲又如張今第三曲獲呂布言曹公東圍臨淮生擒呂布也

獲呂布 戮陳宮 芟夷鯨鯢 驅駟英雄 囊括天下 通典樂典
運章中
右獲呂布曲凡六句其三句句三字三句句四字

漢第四曲上之週今第四曲克官渡言曹公與袁紹戰破之於官渡也

克紹官渡 由白馬 僵尸流血 被原野 賊眾如犬羊 王師尙寡 沙埽傍 風飛揚 轉

戰不利 士卒傷 今日不勝 後何望 土山地道 不可當 卒勝大捷 震冀方 屠城破

邑 神武遂章 通典樂典

右克官渡曲凡十八句句其八句句三字一句句五字九句句四字

漢第五曲翁離今第五曲舊邦言曹公勝袁紹於官渡還譙收藏士卒死亡也

舊邦蕭條 心傷悲 孤魂翩翩 當何依 游士戀故 涕如摧 兵起事大 今願還 博求

親戚 在者誰 立廟置後 魂來歸 通典樂樂

右舊邦曲凡十二句句其六句句三字六句句四字

漢第六曲戰城南今第六曲定武功言曹公初破鄴武功之定始乎此也

定武功 濟黃河 河水湯湯 旦暮有橫流波 袁氏欲衰 兄弟尋干戈 決章水 水流滂

沱 屠城中如流魚 誰能復顧室家 計窮慮盡 求來連和 和不時 心中憂戚 賊眾內

潰 君臣奔北 拔鄴城 奄有魏國 王業艱難 覽觀古今 可為長歎 通典樂典

右定武功曲凡二十一句句其五句句三字三句句六字十二句句四字一句句五字

漢第七曲巫山高今第七曲屠柳城言曹公越北塞歷白檀破三郡烏桓於柳城也

屠柳城 功誠難 越度隴塞 路漫漫 北踰岡平 但聞悲風正酸 踴頓授首 遂登自狼

山 神武懋海外 永無北顧患

通典樂典

右屠柳城曲凡十句其三句句三字三句句四字三句句五字一句句六字

漢第八曲上陵今第八曲平南荆言曹公南平荆州也

南荆何遼遠 江漢濁不清 菁茅久不貢 王師赫南征 劉琮據襄陽 賊備屯樊城 六軍

盧新野 金鼓振天庭 劉子面縛至 武皇許其成 許與其成 撫其民 陶陶江漢間 普

爲大魏臣 大魏臣 向風思自新 思自新 齊功古人 在昔唐與虞 大魏得與均 多選

忠義士 爲喉唇 天下一定 萬世無風塵

通典樂典

右平南荆曲凡二十四句其十七句句五字四句句三字三句句四字

漢第九曲將進酒今第九曲平關中言曹公征馬超定關中也

平關中 路向潼 濟濁水 立高墉 關韓馬 離羣凶 選驍騎 縱兩翼 虜虜潰 級萬

億

通典樂典

右平關中曲凡十句句三字

漢第十曲有所思今第十曲應帝期言魏文帝以聖德受命應運期也

應帝期 於昭我文皇 屢數承天序 龍飛自許昌 聰明昭四表 恩德動遐方 星辰爲垂

耀 日月爲重光 河洛吐符瑞 草木挺嘉祥 麒麟步郊野 黃龍游津梁 白虎依山林

鳳凰鳴高岡 考圖定篇籍 功配上古義皇 義皇無遺文 仁聖相因循 期運三千歲 一

生明聖君 竟授舜萬國 萬國皆附親 四門皆穆穆 教化常如神 大魏興盛 興之為鄰

通典
樂典

右應帝期曲凡二十六句其一句三字二句四字二十二句句五字一句六字

漢第十一曲芳樹今第十一曲邕熙言今魏氏臨其國君臣邕穆庶績咸熙也

邕熙 君臣念德 天下治 登帝道 獲瑞寶 頌聲並作 洋洋浩浩 吉星臨高堂 置酒

列名倡 歌聲一何紆餘 雜笙簧 八音諧 有紀綱 子孫永建萬國 壽考樂無央 通典樂

右邕熙曲凡十五句其六句句三字三句句四字一句二字三句句五字二句句六字

漢第十二曲上邪今第十二曲太和言魏明帝繼體承統太和改元德澤流布

惟太和元年 皇帝踐阼 聖且仁 德澤為流布 災蝗一時為絕息 上天時雨露 五穀溢

田疇 四民相率遵軌度 事務激清 天下獄訟察以情 元首明 魏家如此 那得不太平

通典
樂典

右太和曲凡十三句其二句句三字五句句五字三句句四字三句句七字

漢享宴食舉樂十三曲與魏代鼓吹長蕭短蕭伎錄並云絲竹合作執節者歌 通典樂典

漢故事上壽四會曲注言但有鐘鼓而無歌詩魏初作四會有琴箏但無詩雅樂即社瓊三明帝青

龍二年以長笛食舉第十二古置酒曲代四會又易古詩名曰羽賜行用爲上壽曲施用最在前鹿鳴以下十二曲名食舉樂而四會之曲遂廢 通典樂典

何承天曰世咸傳吳朝無雜樂或今云之神苴孫氏以爲宗廟登歌案陸機孫權誅肆夏在廟害翹承機不容虛設此言又章昭孫休世上鼓吹鏡歌十二曲表曰當付樂官善歌者習歌然則吳非無

樂官善歌者乃能以歌辭被絃管寧容止以神絃爲廟樂而已乎 通典樂典

吳鼓吹曲十二篇 章昭造

炎精缺者言漢室衰武烈皇帝奪迭猛志念在匡救然而王迹始乎此也漢曲有朱壽此篇當之第

一

炎精缺 漢道微 皇綱弛 政德違 眾茲熾 民罔依 赫武烈 起龍飛 陟天衢 耀靈

威 鳴雷鼓 抗電麾 撫乾衡 鎮地機 厲虎旅 騁熊羆 發神聽 吐英奇 張角破

邊韓羈 宛頽平 南土綏 神武章 渥澤施 金聲振 仁風馳 顯高門 啟皇基 統罔

極 垂將來 通典樂典

右炎精缺曲凡三十句句三字

漢之季者武烈皇帝悼漢之微痛阜之亂興兵奪擊功益海內也漢曲有思悲翁此篇當之第二

漢之季 董卓亂 相武武烈 應時運 義兵興 雲旗建 厲六師 羅八陣 飛鳴鑄 接

白刃 輕騎發 介士奮 醜虜震 使眾散 劫漢主 遷西館 雄豪怒 元惡憤 赫赫皇

祖 功名聞 通典樂典

右漢之季曲凡二十句其十八句句三字二句句四字

據武師者言大皇帝卒武烈之業而奮征也漢曲有艾如張此篇當之第三

據武師 斬黃祖 擄夷凶族 革平西夏 炎炎大烈 震天下 通典樂典

右據武師曲凡六句其三句句三字三句句四字

烏林者言曹操既破荊州從流東下欲來爭鋒大皇帝命將周瑜逆擊之於烏林而破走也漢曲有

上之回此篇當之第四

曹操北伐 拔柳城 乘勝席卷 遂南征 劉氏不睦 入郡震驚 眾既降 操屠荆 舟車

十萬 揚風聲 議者狐疑 慮無成 賴我大皇 發聖明 虎臣雄烈 周興程 破操烏林

顯章功名 通典樂典

右伐烏林曲凡十八句其十句句四字八句句三字

秋風者言大皇帝說以使民民忘其死漢曲有離離此篇當之第五

秋風揚沙塵 寒露沾衣裳 角弓持弦急 鳩鳥化爲鷹 邊垂飛羽檄 寇賊侵界疆 跨馬

披介冑 慷慨懷傷悲 辭親向長路 安知存與亡 窮達固有分 志士思立功 思立功

邀之戰場 身逸獲高賞 身沒有遺封 通典樂典

右秋風曲凡十六句其十四句句五字一句四字一句三字

克皖城者言曹操志圖并兼而令朱光爲盧江太守上親征光破之於皖城也漢曲有戰城南此爲當之第六

克滅皖城 遏寇賊 惡此凶孽 阻菴恩 王師赫征 眾傾覆 除穢去暴 戰兵革 民得

就農 邊境息 誅君弔臣 昭至德 通典樂典

右克皖城曲凡十二句其六句句三字六句句四字

關背德者言蜀將關羽背棄吳德心懷不軌大皇帝引師浮江而禽之也漢曲有巫山高此爲當之第七

關背德 作鴟張 割我邑城 圖不祥 稱兵北伐 圍樊襄陽 虜脅大於股 將受其殃

巍夫吳聖主 叡德興元通 與元通 親任呂蒙 泛舟洪汜地 源涉長江 神武一何桓桓

聲烈正與風翔 歷撫江安城 大據鄂邦 虜羽投首 百蠻咸來同 盛哉三五比隆 通典樂典

右關背德曲凡二十一一句其八句句四字二句句六字七句句五字四句句三字

通荆門者言大皇帝與蜀交好齊盟中有關羽自失之愆戎蠻樂亂生變作患蜀疑其眩吳譖其詐乃大治兵終復初好也漢曲有上陵此篇當之第八

荆門限巫山 高峻與雲連 蠻夷阻其險 歷世懷不賓 漢王據蜀郡 崇好結和親 乖微
中情疑 讒夫亂其間 大皇赫斯怒 虎臣勇氣震 蕩滌幽藪 討不恭 觀兵揚炎燿 屬
鋒整封疆 整封疆 闡揚威武容 功赫戲 洪烈炳章 邈矣帝皇世 聖吳同厥風 荒裔
望清化 化恢宏 煌煌大吳 延祚永未央 通典樂典

右通荆門曲凡二十四句其十七句句五字四句句三字三句句四字

章洪德者言大皇帝章其大德而遠方來附也漢曲有將進酒此篇當之第九

章洪德 邁威神 威殊風 懷遠邇 平南裔 齊海濱 越裳貢 扶南臣 珍貨充庭 所
見日新 通典樂典

右章洪德曲凡十句其八句句三字二句句四字

從麻數者言大皇帝從錄圖之符而建大號也漢曲有所思此篇當之第十

從麻數 於穆我皇帝 聖哲受之天 神明表奇異 建號勅皇基 聰叡協神思 德澤浸及
昆蟲 浩蕩越前代 三光顯精耀 陰陽稱至治 肉角步郊畛 鳳皇棲靈囿 神龜游沼池
圖讖草文字 黃龍觀鱗 符祥日月記 覽往以察今 我皇多 事 上欽昊天象 下副

萬姓意 光被彌蒼生 家戶蒙恩資 風敬肅以平 頌聲章嘉喜 大吳興隆 綽有餘裕 通典

右從麻數曲凡二十六句其一句三字三句句四字二十二句句五字一句六字

承天命者言上以聖德踐阼道化至盛也漢曲有芳樹此篇當之第十一

承天命 於昭聖德 三精垂象 符靈表德 巨石立 九穗植 龍金其鱗 鳥赤其色 與

人歌 億夫歎息 超龍升 襲帝服 躬瀆懿 體元嘿 夙興臨朝 勞謙日吳 易簡以崇

仁 放遠讓與愚 舉賢才 親近有德 均田疇 茂稼穡 審法令 定品式 考功能 明

黜陟 人思自盡 惟心與刀 家國治 王道直 思我帝王 壽萬億 長保天祿 祚無極

通典
樂典

右承天命曲凡三十四句其十九句句三字二句句五字十三句句四字

玄化者言上修文訓武則天而行仁澤流洽天下喜樂也漢曲有上邪此篇當之第十二

玄化象以天 陛下聖真 張皇綱 率道以安民 惠澤宣流而雲布 上下睦親 君臣酣宴

樂 激發弦歌揚妙新 修文壽廟勝 須時備駕巡洛津 康哉泰 四海歡忻 越興三五鄰

通典
樂典

右玄化曲凡十三句其五句句五字二句句三字三句句四字三句句七字

魏初杜夔造斛卽周禮所謂嘉量也深尺方尺實一編音一寸實一豆耳三寸實一升重一鈞聲

中黃鐘 通志樂畧

魏武帝時杜夔精識音韻為雅樂郎中令鑄銅工柴玉巧有思想形器之中多所造作亦為時人見知夔令玉鑄鐘其聲均清濁多不如法數毀改作玉甚鑿之謂夔清濁任意更相訴白於魏武魏武取所鑄鍾雜錯更試然後知夔為精而玉之謬也明帝青龍中鑄大鍾高堂隆諫曰夫禮樂者為治之大本也故篇韶九成鳳凰來儀雷鼓六變天神以降是以升平刑措和之至也新春發響商辛以隕大鍾既鑄周景以死存亾之機由此而作君舉必書古之道也作而不法何以示後帝稱善久之

通志
樂畧
拂舞歌五曲魏武帝分碣石為四曲共八曲

白鳩篇亦曰白鳥舞以其歌也亦入清高曲濟濟篇李白作獨祿篇碣石篇晉樂奏魏武帝分為四篇一曰觀滄海二曰冬十月三曰上不同四曰觀滄

淮南王篇舊說淮南王安求仙禮方士遂與八公相攜而去莫知所在其家臣小山之徒思慮不已乃作是歌言安仙去也此則懷誕家為此說耳不然亦是後人附會也

按晉楊弘舞序云自到江南見白符舞符即鳧也白鳧舞即白鳩舞也白鳧之辭出於吳其本

歌云平平白鳧思我君思集我金堂謂晉為金德吳人思孫皓虐政而思從晉也然碣石章又

出於魏武則知拂舞五篇並晉人採集三國之前所作惟白鳧不用吳舊歌而更作之命以白

鳩馬通志樂畧

武始舞武帝廟咸熙舞文帝廟帝斌舞明帝廟

按右三舞總名大鈞之樂凡天地宗廟薦享及朝饗皆用之又王肅等議設宮應之樂入僧之

舞高皇大帝太祖高祖文昭廟皆當兼用先代及武始大鈞之舞以文始大武武德武始大鈞
可以備四代之樂猶周存六代之樂也故奏黃鍾舞文始以禮天地奏太簇舞大武以祀五郊
明堂奏姑洗舞武德巡狩以祭四望山川奏蕤賓舞始大鈞以祀宗廟一至祀丘澤可兼舞四
代又漢雲翹育命之舞舊以祀天今可兼以雲翹祀圓丘育命祀方澤卒如肅議據此則魏用
前代之樂與漢相似按周官大司樂云舞太濩以享先妣舞大武以享先祖又云九磬之舞于
太廟之中奏之則漢魏之廟樂有周人遺意也

續通志樂畧

二十四史九通政典類要合編卷七十二

三國十四

兵軍法 兵制 論將附格才
將略 舟師 車戰 放閑

建安八年太祖屯黎陽令曰司馬法將軍死綬魏書云綬却也有前一尺無却一寸故趙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之將

者軍破於外而家受罪於內也自命將征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令諸將出征敗軍者抵

罪失利者免官爵魏書載庚申令曰議者或以軍吏雖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國之選所謂可與

于國則天下治未聞無能之人不嗣之士並受祿賞而可以立功與國者也故明君魏志武
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論者之言一似管窺虎獸 帝紀

鼓吹宋金等在合肥亡逃舊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太祖患猶不息更重其刑金有母妻及二弟

皆給官主者奏盡殺之柔啓曰士卒亡軍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一

可使賊中不信二可使誘其還心正如前材固已絕其意望而猥復重之柔恐自今在軍之士見一

人亡逃誅將及已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得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魏志高柔傳

昌稀叛遣禁征之禁急進攻稀稀與禁有舊語禁降諸將皆以為稀已降當送詣太祖禁曰諸君不

知公常令乎圍而後降者不赦夫奉法行令事上之節也稀雖舊友禁可失節乎自臨與稀訣隕涕

而斬之魏志于禁傳

建安六年亮出軍向祁山時有宿將魏延吳壹等論者皆言以為宜令為先鋒而亮違眾拔護統大

敵在前與魏將張郃戰於街亭爲郃所破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退軍還漢中謾下獄物故謾臨終與亮書曰明公視謾猶子謾視明公猶父願深惟殛繇興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於此謾雖死無恨於黃壤也於時十萬之敵爲之垂泣亮親自臨祭待其遺孤若平生蔣琬後語漢中謂亮曰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

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揚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

蜀志馬謖傳

諸葛亮傳街亭之敗戮馬謖以謝敵上疏曰自臣到漢中中間基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閭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竇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將何以圖敵

通考兵考

右軍法

昭烈初置五軍其將校略如漢而兵有突將無前竇叟青羌散騎武騎之別諸葛亮卒蜀兵耗矣

通考

兵考

魏制略如東漢南北軍如故

通考兵考

魏武爲相國置武衛營相府以領軍主之

通考兵考

文帝增置中營於是何武衛中壘二營以領軍將軍併五校統之是時有中左右前軍各一帥又有中護中領軍領護軍將軍各一人

通考兵考

黃初中復令州郡典兵州置都督等加四征四鎮將軍之號又置大將軍都督中外兵之柄世在司

馬氏而魏祚移矣

通考兵考

吳多舟師而兵有解煩敢死兩部又有車下虎士

甘寧傳從攻合肥疫疾軍旅皆已引出唯車下虎士千餘人

丹陽青巾孫皓傳丹

陽太守沈瑩領丹陽銳卒刀

櫛五十號曰青巾兵屢捷

交州義士步騭傳權遣呂岱代騭及健兒武射之名調度亦無法

健兒見凌統甘寧傳

武射見駱統傳

大率強者為兵羸者補戶見陸遜傳至有二百餘家輒皆料取以他郡羸民遷補

其處

陳武傳武子表領新安都尉初表所受賜復人得二百家在會稽新安縣表簡調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陳讓乞以還官充足精銳詔曰先將軍有功於國國家以此報之卿何得辭表

皆羸料取以充部伍所在以聞權甚嘉之下郡縣料正戶羸民以補其處魏志徐晃傳其後又以五子分將而

吳遂亡

通考兵考

右兵制

太祖令曰賊圍塹鹿角十重將軍致戰全勝遂陷賊圍多斬首虜吾用兵三十餘年及所聞古之善

用兵者未有長驅徑入敵圍者也且樊襄陽之在圍過於莒卽墨將軍之功踰孫武穰苴

魏志徐晃傳

太祖令曰夫有其志必成其事蓋烈士之所徇也卿在郡以來禽姦討暴百姓獲安躬蹈矢石所征

輒克昔寇恂立名於汝穎耿弇建策於青兗古今一也

魏志呂虔傳

彰好為將太祖曰為將奈何對曰被堅執銳臨難不顧為士卒先賞必行罰必信太祖戒彰曰居家

為父子受事為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

魏志曹彰傳

後漢末曹公征張魯於漢中使張遼與樂進李典等將千餘人守合肥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吳主孫權率十萬眾圍合肥乃共發教云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及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眾心然後可守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軍何疑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死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明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若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眾不知所為走登高塚以長戟自守遼叱權權不敢動遙見所將眾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眾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眾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朝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脩守備眾心乃安諸將咸服權攻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之幾復獲權

孫盛曰夫兵固詭道奇正相資若羣帥不和則棄師之道也至於合觀之守懸弱無援專任勇者則好戰生患專任怯者則懼心難保且彼眾我寡必懷貪情以致命之兵擊貪情之卒其勢必勝勝而後

通典

守則必固是以魏武雖選武力參以同異為之密教即宜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矣

兵典

搜才附

凡為將統戎在知士之器局當設科目差等優異應機而任以收其效

選士之科沈謀密略出人者詞辯縱橫能移奪人之性情堪辯說者能往來聽言語覽視四方之事軍中之情偽日列於前者能得敵之主佐門廬請謁之情堪閒謀者能知山川險易行止形勢利害遠近井泉水草逕路迂直堪鄉導者巧思出入製造五兵及攻守器械者引疆徹札戈鋌劍戟便於利用挺身捕虜搴旗斬將堪陷陳者趨捷若飛踰城越壘出入無形堪窺覘者

趨起矯反 覘甘厭反

往返三百

里不及暮至者破格舒鈞或負六百斤行五十步四百斤行百步者推步五行瞻風雲氣候轉式多
言天道詭說陰陽者此雖非兵家本事所
要資權謀以取勝耳罪犯者父子兄弟破執仇者貧窮忿怒將欲快其志者故
贅堦人虜欲昭迹揚名者贅音章
通典
兵典
銳反

右論將附校才

黃初三年孫權破劉備於夷陵初帝聞備兵東下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
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苞原險阻而爲軍者爲敵所擒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後十日破備書

到魏志文
帝紀

蜀先主率大衆東伐吳吳將陸遜拒之蜀主從建平連營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帛爵賞誘動諸
夷先遣將吳班以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備舉軍東下銳氣始盛且乘
高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且獎勵將士廣施方畧
以觀其變若此閒則是平原廣野當恐有焱音
標沛交馳之憂今緣山行軍勢不得展自當疲頓於木
石之間徐制其弊耳備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人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軍擊班者揣之
必有巧故也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人五六百相銜里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已固守擊之
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當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
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攻一營不利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令各持一把茅以火攻破

之俄爾勢成遂率諸軍同時俱攻破四十餘營備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邇督率諸軍四面蹙之土崩
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遁

通典六 以上堅
兵典六 壁持久

黃初七年八月孫權攻江夏太守文聘堅守朝議發兵救之帝曰權習水戰所以敢下船陸攻者幾

掩不備也今已與聘相持夫攻守孰倍終不敢久也

魏志文
帝紀

青龍元年保塞鮮卑大人步度根與叛鮮卑大人軻比能私通并州刺史畢軌表軻出軍以外威比
能內鎮步度根帝省表曰步度根以爲比能所誘有自疑心今軌出軍適使二部驚合爲一何所威
鎮乎促敕軌以出軍者慎勿越塞過句注也比詔書到軌以進軍屯陰館二將戰沒步度根部落叛

出塞與比能合寇邊

魏志明
帝紀

太和四年大司馬曹真征蜀肅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此謂平
塗之行軍者也又況於深入阻險鑿路而前其爲勞必相百也今有加以霖雨山坂峻則滑歟逼
而不展糧縣而難繼實行軍者之大忌也

魏志王朗
子肅傳

黃武元年魏使大司馬曹仁步騎數萬向濡須時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

心桓喻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眾寡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桓邪兵法所以稱客倍

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池之守又謂士眾勇怯齊等故耳今仁旣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

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軍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爲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

勢也

吳志宋桓傳

後漢末張遼屯長社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具不反者安陣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

張遼審計立擒賊首亦同料敵之義

後漢末曹公征荊州劉琮降得其水軍及步兵遂遺書孫權云今將水軍八

十萬當與將軍會獵於長洲之苑將士聞之恐權延見羣下問計咸曰曹操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劉表治水軍艤腫鬪艦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軍水陸俱下此則上江之險與我共之矣而勢力單寡愚謂大計不如迎之權將周瑜曰操雖名漢相其實漢賊將軍神武雄材兼仗父兄遺烈據有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豪樂業尙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豈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場又能與我校勝負於船檝可也今北土旣未安加以馬超韓遂在關西爲操後患且捨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瑜請得精兵三萬人徑進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但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請雄已滅唯孤尙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也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言迎曹操者與此案同果有赤壁之捷焉 蜀大將諸葛亮悉眾十萬由斜谷出始平據武功五丈原魏大將司馬宣

王帥師拒之與亮對於渭南亮分兵屯田爲久駐之本耕者雜於渭濱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屢使交書又致巾幗音婦婦人之飾以怒宣王王亦屢表請戰魏使衛尉辛毗持節勒懿及軍吏以下不許

出戰姜維謂亮曰辛毗仗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心所以固請者示武於眾矣將在軍

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請戰邪宣王使二千餘人就軍營東南角大聲稱萬歲亮使問之

答曰吳朝有使至請降亮謂曰計吳朝必無降法卿是六十老翁何煩詭誑如此懿與亮相持百餘

日亮卒於軍中及軍退懿追焉亮長史楊儀結陳反旗鳴鼓若將向懿遽退不敢迫經二日乃行其

營壘曰天下奇才也懿乃追之儀多布鐵蒺藜懿使軍士二千人著輓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悉著

屐然後馬步徑進追至赤岸方知審問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笑曰吾能料生不料死

故也孔明料吳不降明矣通典以上料司馬不料亮死暗矣兵典敵制勝

張旣曰道雖險非井陘之隘夷狄烏合無左車之計今武威危急赴之宜速遂渡河諸將皆曰士卒

疲倦虜氣銳難與爭鋒旣曰今軍無見糧當因敵爲資若虜見兵合退依深山追之則道險窮餓

兵還則出候寇鈔如此兵不得解所謂一日縱敵患在數世也魏志張旣傳

曹彰曰率師而行唯利所在何節度乎胡走未遠追之必破從令縱敵非良將也遂上馬令軍中後

出者斬一日一夜與虜相及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千數魏志曹彰傳

後漢朱荀攸從曹公征呂布至下邳布敗固守攻之不拔連戰士卒疲曹公欲還攸與郭嘉說公曰

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二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意且布之謀主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水灌城城潰生擒布 蜀將諸葛

亮伐魏魏將司馬宣王郭淮等禦亮張郃勸宣王分軍往雍郿音眉爲後鎮宣王曰料前軍能獨當之

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擒也遂進軍喻麋亮聞大軍且至

乃自帥眾將芟上邽古邠反之麥諸將皆懼宣王曰亮慮多決少安營自固然後芟麥吾得二日兼行

足矣於是卷甲晨夜赴之亮覩塵而遁宣王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忌也亮不敢據渭水此

易與耳進次漢陽與亮相遇宣王列陣以待之使將牛金輕騎餌之兵纔接而亮退 蜀將孟達之

降魏也魏朝以達領新城太守假節達於是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謀洩將舉兵司馬宣王秉政恐達

速發以書安之給音給達達得書猶豫不決宣王乃潛軍進討諸將皆言達與二賊交構宜審察而後

動宣王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往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蜀各遣

其將向西城安橋木蘭寨以救達宣王牙諸將以拒之初達與諸葛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吳千

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復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

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

水達於城外爲水柵以自固宣王度水破其柵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達甥劉賢將李輔等

開門出降遂斬達通典 以上兵 兵典 機務速

青龍二年諸葛亮出斜谷屯渭南司馬宣王率諸軍拒之詔宣王但堅壁拒守以挫其鋒彼進不得志退無與戰久停則糧盡虜暑無所獲則走矣走則追之以逸待勞全勝之道也

時諸葛亮數挑戰遣辛毗杖節為軍

師以魏志明制之帝紀

後漢末袁尚據鄴率兵圍擊兄譚於南皮留蘇油審配守曹公圍鄴尚還救鄴諸將皆以為此歸師人自為戰不如避之公曰尚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擒耳尚果循西山來臨湓

音水

為營夜遣兵犯圍公逆擊破走之城中崩潰

通典兵典

瓚軍數敗乃走還易京固守為圍塹十重於塹裏築京皆高五六丈為樓其上中塹為京特高十丈自居焉積穀三百萬斛

英雄記曰瓚諸將家家各作高樓樓以千計瓚作鐵門居樓上屏去左右婢妾侍側汲上文書

瓚曰昔謂天下事可指麾而

定今日視之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田畜穀兵法百樓不攻今吾樓櫓千重食盡此穀足知天下之

事矣

魏志公孫瓚傳

曹軍官渡沮授曰北兵數眾而果勁不及南南穀虛少而貨財不及北南利在於急戰北利在於緩搏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連營稍前逼官渡合戰曹軍不利復壁紹為高櫓起土山射營中營

中皆蒙楯眾大懼太祖乃為發石車擊紹樓皆破紹眾號曰霹靂車

魏氏春秋曰以古有矢石又傳言簞動而鼓說曰簞發石也於

是造發紹為地道欲襲太祖營太祖輒於內為長塹以拒之又遣騎兵襲擊紹運車大破之盡焚其

穀

魏志袁紹傳

魏末吳將諸葛恪圍新城司馬景王使鎮東將軍毋邱儉揚州刺史文欽等拒之儉欽請戰景王曰
恪卷甲深入投兵死地其鋒未易當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命諸將高壘以蔽之相持數月
恪攻城力屈死傷大半景王乃令欽督銳卒趣合楡斷要其歸路儉帥諸軍以爲後斷恪懼而遁欽
逆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

通典 以上聖
兵典 壁控銳

世說新書曹公軍行失道三軍皆渴公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皆水出乘及

前水

通典 以上殿
兵典 託安厥

後漢末曹公征張魯定漢中劉曄進說曰明公以步卒五千將誅董卓北破袁紹南征劉表九州百
郡十并其八威振天下勢愾內外今舉漢中蜀人覩風破膽失守推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也劉備
人傑也有智度而下新得蜀人猶未附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
無不尅也若少綉之則諸葛亮明於理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人既定據險守要則
不可犯也今不取必爲後憂曹公不從居數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備斬之而不能禁也曹
公悔之又問曄曰今尚可擊否曄曰今己小定未可擊也

曹公遣
之而失 通典 以上
兵典 乘勝

青龍二年五月孫權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又遣將入淮沔滿寵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帝不聽
曰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縱權攻新城必不
能拔敕諸將堅守吾自往征之七月親御龍舟東征未至權走羣臣以爲可西幸長安帝曰權走亮

臆破大將軍制之吾無憂矣宣王與亮相持連圍積日亮數挑戰堅壘不應會亮卒軍退

魏志明帝紀

魏將諸葛誕據壽春反魏將王基討之司馬文王欲遣諸將輕兵深入招通吳將唐咨等子弟因費有蕩覆吳之勢基諫曰昔吳將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兵以圍新城城既不拔而眾死者太半蜀將姜維因洮上之利輕軍深入糧餉不繼軍覆上邽夫既勝之後必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新取於外又內患未弭是其修政設慮之時也且兵出踰年人有歸心今俘馘十萬罪人斯得自歷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今之盛者也昔武皇帝破袁紹於官渡自以所獲已多不復追奔懼挫威也從

通六 以上行師 兵典 在量力

益部耆舊傳曰疑受兵馬三百人隨馬忠討叛羌疑別督數營在先至他里邑所在高峻疑隨山立上四五里羌於要厄作石門於門上施牀積石於其上過者下石槌擊之無不糜爛疑度不可得攻乃使譚告曉之曰汝汶山諸種反叛傷害良善天子命將討滅惡類汝等若稽顙過軍資給糧費福祿永隆其報百倍若終不從大兵致誅雷擊重下雖追悔之亦無益也者帥得命即出詣疑給糧過軍軍前討餘種餘種聞他里已下悉恐怖失所或迎軍出降或奔窟山谷放兵攻擊軍以克捷後南夷劉胄又反以馬忠為督庾降討胄疑復屬焉戰鬪常冠軍首遂斬胄平南事訖牂牁興古獠種復反忠令疑領諸營往討疑內招降得二千人悉傳詣漢中

蜀志張疑傳表注

蜀諸葛亮兵法曰山陵之戰不仰其高水上之戰不逆其流草上之戰不涉其深平地之戰不逆其

虛此兵之利也故鬪戰之利唯氣與形也

通典 以上敵處 兵典 高勿攻

後漢末曹公征張繡於穰荀攸曰繡仰食於劉表久而勢必離今緩之可誘致急之則相救公不從

與繡戰表果救之公敗歸

曹公違之故敗

曹公既克鄴袁熙遂奔遼東賊有數千初遼東太守公孫

康恃遠不服曹公破烏丸或說公遂征之尚熙可擒公曰吾方使康斬送其首不煩兵矣公引兵還

康果斬送尚熙傳其首諸將或問曰公還而斬尚熙何也公彼素畏尚熙其急之則曰併力緩之則

自相圖其勢然也

通典 以上敵黨急之 兵典 則合緩之則離

興平二年夏呂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太祖攻之布救蘭蘭敗布走遂斬蘭等布復從東縉與陳宮

將萬餘人來戰時太祖兵少設伏縱奇兵擊大破之

魏志武帝傳

後漢末廬江太守劉勳理皖城

今同安郡

恃兵強士勇橫於江淮之間無出其右者孫策惡之時已有江

左自領會稽太守使人卑辭厚幣而說之曰海昏上繚宗人數欺下國患之有年矣擊之路由不便

幸因將軍神武而臨之且上繚國富廩實吳娃越姬充於後庭明珠大貝被於帑藏取之可以資軍

雖蜀郡成都金碧之府未能過也策願舉敝邑躬率士卒以爲外援勳然之劉曄諫曰上繚雖小而

城堅池深守之則易攻之則難不可旬日而拔也且兵見疲於外而國虛於內孫策多謀而善用兵

乘虛襲我將何禦之而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

音抵

羊觸藩羸反

其角不能退不能進其在茲

乎勳不從遂大興師伐上繚其廬江果爲策所襲勳窮蹙遂奔於曹公

後漢末袁紹將許攸降曹

公言曰今袁氏輜重有萬餘兩屯軍無嚴備今以輕兵襲之不慮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公大喜選精銳步騎皆用袁氏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閒道出人把東莧薪所歷道有問者曰何之曰袁公恐曹操掠抄後軍還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爲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盡燔其糧穀寶貨紹故敗

後漢末蜀將關羽遣糜芳守南郡羽領兵圍樊吳主遣將呂蒙屯陸口蒙外倍修恩厚與關羽結好羽多留兵備南郡恐蒙有變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取還建業以理病爲名羽聞之必徹備徐以大軍泝江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易擒耳吳主然之蒙遂稱病而還建業羽果稍撤備而悉取赴樊城蒙遂發兵逆流而上伏甲於舟使更衣爲商人以理征棹達曙兼行過羽所置屯戍輒縛之羽遂失驚師次於南郡襲奪其城羽吏士攻樊城未下聞城已陷而家屬無恙見待甚於平時無復關心稍稍而散羽竟爲吳師所擒荆州遂平

通典 以上
兵典 掩襲

後漢末呂布復從東昏與陳宮將萬餘人來與曹公戰時兵皆出取麥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固曹公乃命婦人守陴悉將兵拒之屯西有大隄其南樹木幽深布疑有伏乃相謂曰曹操多詐勿入伏中引軍南屯十餘里明日復來曹公隱兵隄裏出半兵隄外布益進乃令輕兵挑戰既合伏兵乘隄步騎並進遂大破之

通典 以上兩軍相
兵典 對週助卽勝

後漢末曹公討鮮卑出盧龍塞塞外道絕不通乃塹山埋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剛平涉鮮卑庭東

蹈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將數萬騎逆軍登白狼山卒與虜遇甚盛公登高觀虜陣不整縱兵擊之使張遼爲先鋒虜大敗也 孫子曰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也恃吾有能以待之也無恃其

不攻吾也恃吾不可攻也

安則思危存則思亡常有備

後漢末青州黃巾賊百餘萬入兗州界刺史劉岱欲擊之鮑信諫曰今賊眾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鬪志不可敵也觀賊眾羣輩相隨軍無輜重難以抄掠爲資今不若畜士眾之力先爲固守使彼欲戰不得攻則不能其勢必離散然後選精銳兵據其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爲所殺

劉岱違之而敗

後漢末荀攸從曹公征張繡攸言曰繡與劉表相恃爲強然繡以遊軍仰食表表不能供

也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不從表果救之軍不利曹公謂攸曰不用君言至是

曹公違之

而

通典 以上敵兵典 飢持久

後漢末曹公進軍攻袁尚將審配於鄴先鑿塹圍周迴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審配遙見笑而不
出爭利曹公令一夜濬之廣深二丈決漳水以灌之數月城中餓死過半尚將馬延臨陣降遂克鄴
城 魏將司馬宣王征公孫文懿賊保襄平宣王進軍圍之會霖潦大水平地數尺三軍恐懼欲移
營宣王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張靜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
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怠故能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
安緩愚竊惑焉宣王曰孟達眾少而食支一年吾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一月以一月圖一年安

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半解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取我寡賊饑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欲何所爲自發京師不憂戰攻但恐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鈔其樵採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饑困安肯束手當示無能爲之若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既而雨止遂合圍起土山地道楯櫓鉤撞競發矢石雨下晝夜攻而拔之

通典兵典

以上示緩

延康元年呂岱上疏請討士徽罪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或謂岱曰徽精累世之恩爲一州所附未易輕也岱曰今徽雖懷逆計未慮吾之卒至若我潛軍輕舉掩其無備破之必也稽留不速使得生心嬰城固守七郡百蠻雲合響應雖有智者誰能圖之遂行過合浦徽聞岱至果大震怖不知所出卽率兄弟六人肉袒迎岱皆斬送其首徽大將甘醴桓治等率吏民攻岱奮擊大破之

吳志呂岱傳

魏末遣將鍾會鄧艾伐蜀蜀將姜維守劍閣鍾會攻維未能剋艾上言請從陰平由邪徑經廣漢德陽亭趣涪

音浮

出劍閣西四百里去城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

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曰攻其不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

月艾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艱險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邈降諸葛瞻自涪還

縣竹列陣相拒大破之斬瞻及尙書張遵等首遂進軍至城都蜀主劉禪面縛昇柩詣軍門降

通典兵典

魏將李典與程昱等以船運軍糧會袁尙遣將高藩將兵屯河上絕水道典與諸將議曰藩軍小思而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必克宜亟擊之昱亦以爲然遂北渡河攻藩破之水道得通通典 以上兵典 出其

不意攻其不備

蜀大將諸葛孔明率取定南夷帥孟獲七縱七擒獲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斯攻心服之具邊防南蠻篇

通典 以上先兵典 攻其心

後漢末袁紹曹公相持於官渡沮側居授說紹可遣蔣奇別爲支軍於外以絕曹公之援紹不從許

攸進曰曹公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勢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拔則操爲我擒如其

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又不用竟爲曹公所敗袁紹遠之而敗後漢末魏武征河北師次頓邱

黑山賊于毒等攻東武陽魏武乃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毒聞之棄武陽還魏武要擊於內黃大

破之魏將司馬宣王征公孫文懿汎舟潛濟遼水作長圍忽棄賊而向襄平諸將言不攻賊而作

圍非所以示眾也宣王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此王邑所以恥過昆陽也古

人云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巢窟虛矣我直指襄平必人

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宣王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

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通典 以上攻兵典 其必救

後漢末袁尙擊袁譚於平原使其將審配守鄴曹公攻鄴滅尙聞鄴急棄平原而救求入城以計事

三國 兵 七 約雅堂藏板

者主簿李孚請行尙曰當何所辦孚曰今鄴圍甚急多人則不可孚乃自選溫信者三人不示其謀各給駿馬合釋戎器著平上冠持問事杖投暮直抵鄴下自稱曹公都督巡歷圍壘所過呵責失候者輒捶之自東歷西徑入曹公營當城門復怒守圍者收縛之因開圍馳入城下配以縋引之孚得入城中鼓噪皆呼萬歲守圍者以狀聞公笑曰此非徒入方且復出孚計事訖將還而外圍益急謂配曰城中穀少無用老幼爲不如毆出之省穀配乃夜揀得一千人皆令持白幡秉脂燭從三門而出請降孚將所來騎隨降人而出時守圍吏聞城中悉降火光照耀但共觀火不復視圍孚出北門而歸尙明曰曹公聞爭已得去曰果如吾言 曹公征馬超於關中軍於渭南爲賊衝突營不得立地又純沙不勝版築其將婁伯子說公曰今天寒可起沙爲城以水灌之須臾成冰堅如鐵石功不遠曙百堵斯立雖金湯之固未能過也公從之比明而就 吳將周瑜使甘寧據夷陵魏將曹仁圍寧呂蒙往救之仍分遣三百人柴斷嶮道賊走可得其馬軍到夷陵卽日交戰所殺過半敵夜遁去行過柴道騎皆捨馬步走蒙兵追躡獲馬三百餘匹方船載還 吳將賀齊討黔音音歛賊帥陳僕祖山等二萬人屯林歷林歷山四面壁立高數十丈徑路危狹不容方楯賊臨高下石不可得攻軍任經口將吏患之齊身出行觀視形便陰募輕捷士爲作鐵戈密於隱嶮賊所不備處以戈拓山爲緣道道成夜令人潛上乃懸布以授下人得上百數十人四面流布俱鳴鼓角齊勒兵多待之賊夜聞鼓聲圍合謂大軍悉已得上驚懼惑亂不知所爲守路備嶮者皆走還依眾大軍因是得上其中

魏將李典與程昱等以船運軍糧會袁尙遣將高藩將兵屯河上絕水道典與諸將議曰藩軍小思而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必克宜亟擊之昱亦以爲然遂北渡河攻藩破之水道得通通典 以上兵典 出其

不意攻其不備

蜀大將諸葛孔明率叡定南夷帥孟獲七縱七擒獲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斯攻心服之具邊防兩蠻篇

通典 以上先兵典 攻其心

後漢末袁紹曹公相持於官渡沮側居授說紹可遣蔣奇別爲支軍於外以絕曹公之援紹不從許

攸進曰曹公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勢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拔則操爲我擒如其

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又不用竟爲曹公所敗袁紹遣之而敗後漢末魏武征河北師次頓邱

黑山賊于毒等攻東武陽魏武乃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毒聞之棄武陽還魏武要擊於內黃大

破之魏將司馬宣王征公孫文懿汎舟潛濟遼水作長圍忽棄賊而向襄平諸將言不攻賊而作

圍非所以示叡也宣王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此王邑所以恥過昆陽也古

人云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叡在此則巢窟虛矣我直指襄平必人

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宣王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

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通典 以上攻兵典 其必救

後漢末袁尙擊袁譚於平原使其將審配守鄴曹公攻鄴滅尙聞鄴急棄平原而救求入城以計事

者主簿李孚請行尙曰當何所辦孚曰今鄴圍甚急多人則不可孚乃自邈溫信者三人不示其謀各給駿馬令釋戎器著平上冠持問事杖投暮直抵鄴下自稱曹公都督巡歷圍壘所過呵責失候者輒捶之自東歷西徑入曹公營當城門復怒守圍者收縛之因開圍馳入城下配以繩引之孚得入城中鼓噪皆呼萬歲守圍者以狀聞公笑曰此非徒入方且復出孚計事訖將還而外圍益急謂配曰城中穀少無用老幼爲不如毆出之省穀配乃夜揀得一千人皆令持白幡秉脂燭從三門而出請降孚將所來騎隨降人而出時守圍吏聞城中悉降火光照耀但共觀火不復視圍孚出北門而歸尙明曰曹公聞爭已得去曰果如吾言 曹公征馬超於關中軍於渭南爲賊衝突營不得立地又純沙不勝版築其將婁伯子說公曰今天寒可起沙爲城以水灌之須臾成冰堅如鐵石功不遂曙百堵斯立雖金湯之固未能過也公從之比明而就 吳將周瑜使甘寧據夷陵魏將曹仁圍寧呂蒙往救之仍分遣三百人柴斷嶮道賊走可得其馬軍到夷陵卽日交戰所殺過半敵夜遁去行過柴道騎皆捨馬步走蒙兵追躡獲馬三百餘匹方船載還 吳將賀齊討黔音音欽賊帥陳僕祖山等二萬人屯林歷林歷山四面壁立高數十丈徑路危狹不容方楯賊臨高下石不可得攻軍任經曰將吏患之齊身出行觀視形便陰募輕捷士爲作鐵戈密於隱嶮賊所不備處以戈拓山爲緣道道成夜令人潛上乃懸布以授下人得上百數十人四面流布俱鳴鼓角齊勒兵多待之賊夜聞鼓聲四面合謂大軍悉已得上驚懼惑亂不知所爲守路備嶮者皆走還依眾大軍因是得上其中

有善禁術吳師刀劍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利齊曰吾聞之雄黃勝五兵還丹能威敵夫金有刃蟲有毒者皆可禁之以無刃之兵不毒之蟲彼必無能爲也遂伐木爲棊與棊同布陣四面

羅列俱鳴鼓角勒兵待曙賊惶遽無依禁術不效遂大破而降之通典 以上因兵典 機設棊

蜀先主劉備東下伐吳魏文帝聞備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備不曉兵權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包原隰險阻而爲軍者爲敵所擒此兵忌緩急不相救一軍潰則敵必恐矣數日果有備

敗書至蜀主軍勢 通典 以上分敵分故敗 兵典 勢破之

後漢末荊州牧劉表遣劉備北侵至鄴曹公遣將李典與夏侯惇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將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賊伏裏戰不利典往救備覩見救至乃退 十六國後趙將石季龍攻晉將劉演於廩邱晉將邵

續使文鴛救演季龍退止廬關津以避之文鴛弗能進屯於景亭兗州豪右張平等起兵救演季龍夜棄營設伏於外揚聲將歸河北張平以爲信然入於空營季龍迴擊敗之遂陷廩邱通典 以上引退

代說

後漢末曹公征關中進軍渡渭馬超韓遂數請戰不許因請割地求送任子公用賈詡計僞許之韓

遂請與公相見公與遂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故舊拊手歡笑既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

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公又與遂書多所點抹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公與尅曰會戰先以

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驍騎夾擊大破之遂超等走涼州 魏將田國讓率兵擊鮮卑軻比能單將銳卒深入虜庭胡人眾多抄軍前後斷截歸路國讓乃進軍去虜十餘里結屯營多聚牛馬糞燃之從他道引去胡見煙火不絕以為向在行數十里乃知之 魏末諸葛誕文欽反據壽春招吳請援

司馬景王總兵討之謂諸將曰彼當突圍決一朝之命或謂大軍不能久首食減口冀有他變料賊之情不出此二者今當多方以亂之備其越逸此勝計也因命合圍牙遺羸疾就穀廩淮北軍士大豆人三升欽聞之果喜景王愈羸形以示之多縱反間揚言吳救方至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中乏糧諸將並請攻之景王曰誕聚糧完守外結吳人自為足據淮南必不便走今若急攻之損遊軍之

力外寇卒至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且堅守三面若賊陸道而來軍糧必少吾以遊兵輕騎絕其轉輸可不戰而破水賊水賊破欽等必為我擒矣誕欽等出攻長圍諸軍逆擊走之初誕欽內不相協及至窮蹙轉相疑貳誕殺欽子鴛踰城降以為將軍封侯使巡城而呼景王見城上持弓者不發因

令攻而拔之 通典 以上多兵典 方誤之

後漢末曹公征張繡於穰一朝引軍退繡自追之賈詡謂繡曰不可追必敗繡不從大敗而還詡謂繡曰更追之必勝繡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今已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通紀往必利繡信之遂收散卒赴追戰果以勝還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及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

勝悉如公言何其皆驗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軍新退曹公必自斷後追兵雖

精兵既不敵彼士亦銳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大服

通典

以上敵退追奔

後漢末將軍朱雋與荊州刺史徐璆共討黃巾擊賊帥趙帆斬之餘賊帥韓忠復據宛乞降司馬張超請聽之雋曰兵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人無定主故賞降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寇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尅雋登山觀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其害甚矣不如撤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雋因擊大破之忠等皆降 後漢末曹公破袁尙拔鄴進圍壺關公曰城拔皆坑之連月不能下其將曹仁謂公曰夫圍城必開之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許之必死將卒自以爲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曠日持久今頓兵堅城之下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曹公從之遂降其城

通典

以上圍敵

後漢末曹公圍張繡於穰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公將引還繡兵來追公軍不得進連營稍前到安歇繡與表兵合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爲地道悉過輜重設守兵會明賊謂公爲遁也悉軍來追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公謂荀彧曰虜邊吾歸師而與吾爭死地吾是以知勝矣

通典

以上歸師勿退

示退乘懈掩襲

後漢末曹公征張魯至陽平張魯使弟衛據陽平關橫山築城十餘里攻之不拔乃引軍還賊見大

軍退其守備懈公乃密遣驍將等乘險夜襲大破之

通典 以上示
兵典 退乘懈

後漢末黃巾賊起漢將朱儁率兵討之賊帥韓忠據宛拒儁儁兵少不敵乃長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歿赴之儁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 後漢末曹公與袁紹相持官渡紹遣將郭圖淳于瓊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

黎陽將渡河曹公北救延荀攸說公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擒也公後之紹聞兵渡即分兵西應之公乃引軍兼

行趣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使張遼關羽前登擊破斬良遂解白馬圍 後漢末曹公擊

破馬超超走涼州關中平諸將或問公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

日而後北渡何也公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賊

悉取南守西河之備虛故徐晃等得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有一將之

軍也連車豎柵爲甬道而南旣爲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爲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爲

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爲備因蓄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

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 後漢末蜀將關羽圍曹公將曹仁於樊又圍將軍呂常於襄陽曹

公遣將徐晃救仁以羽難與爭鋒遂前至堰城晃到詭道作都塹示欲截其後賊燒屯走晃堰城兩面連營稍前去賊圍三丈所未攻賊圍頭有屯又別屯四冢晃揚聲當攻圍頭屯而密攻四冢羽見四冢欲壞自將步騎五千出戰晃擊之退走遂追陷與俱入圍破之或自投沔水死曹公曰今日賊圍塹鹿角十重將軍致戰全勝遂陷賊圍多斬首虜吾用兵三十餘年及所聞古之善用兵未有長驅徑入敵圍者也 後漢末田國讓守馬城爲鮮卑攻圍之十重國讓密嚴使司馬建旌旗鳴鼓吹將步騎從南門出胡人皆屬目往赴之國讓將精銳自北門出鼓譟而赴兩頭俱發出虜不意虜散亂皆無弓馬步走二十餘里僵屍蔽地 魏將司馬宣王征公孫文懿次於遼水文懿遣將軍單衍楊祚等步騎數萬阻遼隧以距之圍塹二十餘里宣王令其軍穿圍盛兵多張旗幟出其東南賊盡銳赴之乃汎舟潛濟急東北斜趣襄平衍等恐襄平無守夜遁走 魏將郭淮討叛羌其羌師屯河關白土故城據河拒官軍淮見形上流密於下渡兵據白土故城擊大破之 蜀將諸葛亮出斜谷司馬宣王屯北原亮盛兵西行諸將皆欲攻西圍郭淮獨以爲此見形於西欲使官兵重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

通典 以上示形在兵典 彼而攻在此

後漢末劉備遣將吳蘭屯下邳曹公遣曹洪征之備遣張飛屯固山欲斷軍後眾議狐疑洪曰卽飛實斷道者當伏兵潛行今反張聲此其不能也宜及其未集促擊蘭蘭破則飛自走集兵擊蘭大破

之飛果走

通典 以上驗虛兵典 聲知無實

魏將郭淮在漢中蜀主劉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議取寡不敵依水爲陣以拒之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莫也不如遠水爲陣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既陣備疑不敢渡

蜀主悟通典兵典

以上敵半渡擊之勝

後漢末曹公與袁紹相持官渡沮授言於紹曰北兵數重而果勁不及南南穀虛少而貨財不及北南利在於急戰北利在於緩持宜曠以日月紹不從連營稍前逼官渡合戰曹公軍不利出復壁紹爲高櫓起土山射營中營中皆蒙楯眾大懼曹公乃爲發石車擊紹樓皆破紹眾號曰霹靂軍紹爲地道欲襲曹公曹公輒於內爲長塹以拒之又遣奇兵襲擊紹運車大破之盡焚其穀食會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軍沮授說紹可遣將別爲軍於表以絕曹公之鈔紹復不從瓊宿烏巢去紹軍四十里紹謀士許攸奔曹公攸謂曹公曰公孤軍獨守外無球援危急之時也今袁氏輜重有萬餘兩而無嚴備可輕兵襲之不慮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公乃選精銳步馬乘袁氏旗幟銜枚縛馬口從間出人負束薪時有問者給音息之曰袁公恐曹操抄掠後軍兵以益備聞者信之既至輜重圍屯燎薪火光亙天地破瓊等悉斬之數日紹棄甲而遁蜀將姜維率眾侵魏依魏山築二城使牙門將句安李韶等守之眾羌胡質任寇逼諸郡魏將陳泰禦之泰謂諸將曰魏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羌夷患維勞役必未肯附今圍而取之可不血刃而拔其城雖或有救山道險阻非行兵之地乃使鄧艾等進兵圍之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戰不許將士困窘分糧

聚雪以稽日月維果來救出自牛頭與秦相對秦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絕牛頭維無返道則我擒之也諸軍各堅壘勿與戰自南渡白水循水而東使諸將截其遷路維懼遁走安等孤懸遂皆

降

通典 以上絕糧
兵典 道輻重

蜀諸葛亮兵要云軍已近敵羅落常平明以先發絕軍前十里內各按左右下道亦十里之內數里之外五人爲部人持一白幡登高外向明看隱蔽之處軍至轉尋高而前第一見賊轉語後第二第二誦主者白之凡候見賊百人以下但舉幡指百人以上便舉幡大呼主者遣疾馬往視察之 諸

葛亮出斜谷是時魏將司馬宣王屯渭南郭淮策亮必爭北原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盪民夷此非國之利也宣王善之淮遂屯北原壘壘未成蜀兵大至淮逆擊走之 魏將諸葛誕

胡遵等伐吳攻東興吳將諸葛恪率水軍拒之及恪上岸部將丁奉與唐咨呂據劉贊等俱從山西上奉曰今諸軍行遲若敵據便地則難與爭鋒矣乃辟諸軍使下道率麾下三千人逕進時風便奉舉帆二日至遂據涂塘天寒大雪時魏諸將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相謂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解鎧著冑持短兵敵人從而笑焉不爲設備奉縱兵斫之大破敵前屯會據等至魏軍

遂潰

通典 以上先據
兵典 要地水草

後漢末曹公使夏侯妙才張邰屯漢中蜀先主進兵漢中次於陽平關南渡沔水沿山稍前於是定軍勢作營妙才將兵來爭其地先主命黃忠乘高鼓噪攻之大破妙才軍斬妙才曹公自長安南征

先主遙策之曰曹公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川矣及曹公至先主斂眾據險終不交鋒積日不戰
兵士亡者多曹公果引軍退還先主遂有漢中 魏將曹爽之伐蜀司馬景王同行出駱谷次於興

元蜀將王林夜襲景王營堅臥不動林退景王謂諸將曰費禕已據險拒守不獲戰攻之不可宜亟
紀力還軍以爲後圖爽等引退禕果馳兵趣三嶺爭險乃得過通典 以上據險隘

後漢末曹公擊馬超始賊每一部到公輒有喜色賊破之後諸將問其故答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

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眾雖多莫相歸伏軍無適音的主一舉可滅爲功甚易吾

是以喜通典 以上軍政
兵典 不一敗

魏明帝自征蜀至長安遣張郃諸軍勦卒四十餘萬向劔閣諸葛亮有戰士萬二千更下者八千時

魏軍始陳番兵適交亮參佐咸以敵眾強多非力所制控權停下兵并聲勢亮曰吾聞用武行師以

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企踵而計日乃敕速遣於是去者感悅願留

一戰住者憤踊咸思致命臨軍之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司馬宣王一戰大尅此之

由也通典 以上
兵典 示信

蜀大將關羽圍魏民之樊留兵將備公安及南郡吳將呂蒙襲之兵到南郡羽下守將麋芳降蒙入

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蒙皆撫慰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

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是公事蒙猶以爲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

探道不拾遺蒙朝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饑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吳主孫權至羽還路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旋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參說咸知家聞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鬪心會權至羽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至漳鄉敗皆委羽而降

通典 以上示
兵典 惠招降

蜀將諸葛亮屯於陽平遣魏延軍并兵東下亮唯留萬人守城魏將司馬宣王率二十萬眾拒亮而與魏延軍錯道逕前當六十里偵

昌黎反

候白宣王說亮在城中兵力弱將士失色亮是時意氣自若

勒軍中皆臥旗偃息不得輒出卷幔開四門掃地卻飲酒宣王疑其有伏於是引軍北趣山亮謂參佐曰司馬懿謂吾有強伏循山走矣候還白亮所言宣王後知深以爲恨矣 後漢末陳登爲廣

陵守孫策遣軍攻登於匡琦城登使人求救於曹公而密去城十里理軍營處所多取柴薪兩束一聚相去十步縱橫成行令俱起火互然其聚城上稱慶若大軍到賊覩火驚潰登勒兵追奔斬首萬

級

通典 以上示
兵典 示強

後漢末曹公西征馬超與超夾關爲軍公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蒲坂津據河西爲營公自潼關北渡未濟超赴船急戰公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公得渡循河爲甬道而南賊退距渭口公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爲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 後漢末

曹公與袁紹相持官渡曹公循河而西紹於是渡河追公軍至延津南公勒兵駐營南坂下使登壘

視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公曰勿復白乃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輻重就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也如何去之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公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

通典 以上輯
兵典 敵取勝

魏大將軍南征吳到積湖魏將滿寵率諸軍在前與賊人隔湖人滿寵謂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營宜爲之備諸軍皆驚恐夜半賊人果遣十部來燒營寵掩擊大破之

通典 以上先設
兵典 備而勝

魏將諸葛誕守壽春以司馬氏累代擅權遂舉兵柙匡輔魏室爲辭司馬文王率師討之壽春城陷誕死文王招其徒不降且招且戰數百人拱手爲列每斬一人輒遣降之皆曰爲諸葛公死無恨以至於盡無一人降時人比之田橫矣成將于詮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旣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不取也乃免曹昌陳而死其得士心如此

通典 以上
兵典 撫士

後漢末劉表死曹公克荊州得劉琮水軍沿流東下吳主孫權遣周瑜領兵逆曹公遇於赤壁初一交戰曹公軍披退引兵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敗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灌其中裏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期以欲降又先備走舸各繫火大船後因風相次俱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遙觀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燦煙張天

燦音剽
火飛也

人馬燒溺死者甚眾軍遂

敗退 通典 以上 兵典 火攻

右將畧

太和末公孫淵以遼東叛帝以賊眾多又以渡海詔豫便罷軍豫度賊船垂還歲晚風急必畏漂浪

東隨無岸當赴成山成山無藏船之處輒便循海案行地形及諸山島微截險要列兵屯守自入成

山登漢武之觀賊還果遇惡風船皆觸山沉沒波蕩着岸無所逃竄盡虜其眾

魏志田豫傳

建安十三年權討黃祖祖橫兩蒙衝挾守沔口以楫圍大紮擊石爲矴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

下軍不得前襲與凌統俱爲前部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舸船突入蒙衝裏襲身以刀斷兩

紮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祖便開門走兵追斬之

吳志董襲傳

黃武元年吾粲與呂範賀齊等俱以舟師拒魏將曹休於洞口值天大風諸船綆紮斷絕漂沒著岸

爲魏軍所獲或覆沒沈溺其大船尚存沓水中生人皆攀緣號呼他吏士恐船傾沒皆以戈矛撞擊

不受粲與黃淵獨合船人以承取之左右以爲船重必敗粲曰船敗當俱死耳柰何棄之

吳志吾粲傳

呂蒙從權拒曹公於濡須數進奇計又勸權夾水口立塢所以備御甚精

吳錄曰權欲作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

用塢爲呂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潮退敵

吳志呂步騎懸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作之

蒙傳

黃武初魏使曹休來伐齊以道遠後至因住新市爲拒會洞口諸軍遭風流溺所亡中分將士失色

賴齊未濟偏軍獨全諸將倚以爲勢齊性奢綺尤好軍事兵甲器械極爲精好所乘船雕刻丹鏤青

益絳櫓千櫓戈矛葩爪文畫弓弩矢箭咸取上材蒙衝鬪艦之屬望之若山休等憚之吳志賈

黃武元年魏以舟軍大出洞口權使呂範督諸將拒之軍營相望敵數以輕船鈔擊琮常帶甲仗兵

伺候不休頃之敵數千人出江中琮擊破之吳志全琮傳

右舟師

魏武帝新書攻車七十五人守車一隊共二十五人田豫與虜戰亦用車而戰通考兵考以上車戰

右車戰

魏文帝嗣魏王位其年秋閱兵於郊公卿相儀王御華蓋親金鼓之節通考兵考

明帝太和元年十月閱兵於東郊通考兵考以上教閱

右教閱

刑制肉刑議 赦宥 詳識 贖刑 疏配

古者刑政有疑輒議於槐棘之下自今之後朝有疑議及刑獄大事宜數以咨訪三公三朝朔望

之日又可特延入講論得失博盡事情庶有裨起天聽弘益大化魏志高柔傳

初公孫淵兄晃爲叔父恭任內侍先淵未反數陳其變及淵謀逆帝不忍市斬欲就獄殺之柔上疏

曰書稱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此王制之明典也晃及妻子叛逆之類誠應梟縣勿使遺育而臣

竊聞晃先數自歸陳淵禍萌雖爲凶族原心可恕夫仲尼亮司馬牛之憂祁奚明叔向之過在昔之

美義也臣以爲冕信有言宜貨其死苟自無言便當市斬今進不赦其命退不彰其罪閉著囹圄使自引分四方觀國或疑此舉也

魏志高柔傳

諸葛亮治蜀刑法峻急法正諫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踰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荅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士人每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殘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樊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而著

蜀志裴注

魏文帝受禪後有大女劉朱搃子婦酷暴前後三婦自殺論朱滅死作尙方因是下愁毒殺人滅死之令明帝改士庶罰金之令男聽以罰代金婦人加笞還從鞭督之例以其刑體裸露故也時所用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爲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其律始於盜賊須劾捕故著網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爲雜律一篇又以其律具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傳習以爲秦相漢承其制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擅興廡戶三篇合爲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漢時決事集爲令甲以下三百餘篇又司徒鮑昱撰嫁娶辭

訟決爲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伐有增損輕重乖異而通條連句上下相蒙雖大體異篇實相採入盜律有賊傷之例賊律有盜章之文興律有上獄之法廐律有逮捕之事若此之比錯糅無常後人生意各爲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元諸儒章句十有餘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言數益繁覽者益難天子於是詔但得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衛覬又奏曰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懸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然而律文煩廣事比衆多離本依末決獄之吏如廷尉獄吏范洪受囚絹二丈附輕法論之獄吏劉象受屬偏考囚張茂物故附重法論之洪象雖皆棄市而輕枉者相繼其後天子又下詔改刑制命陳羣劉邵等刪約舊科旁采漢律定爲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合百八十餘篇其序畧曰舊律所以難知者由於六篇篇少故也篇少則文荒文荒則事寡事寡則罪漏故集罪例以爲刑名冠於律首盜律有劫掠恐喝和賣買人科有持質皆非盜事故分以爲劫掠律賊律有欺謾詐僞踰封矯制囚律有詐僞生死詐自復免事類衆多故分爲詐律賊律有賊伐樹木殺傷人畜產及諸亡印金布律有毀傷亡失縣官財物故分爲毀亡律囚律有告劾傳覆廐律有告反逮受科有登聞道辭故分爲告律囚律有擊囚鞠獄之法興律有上獄之事科有考事報讞宜別爲篇故分爲繫訊斷獄律盜律有受所監臨受財枉法雜律有假借不廉令乙有所呵人受錢科有使者驗賂其事相類故分爲請贓律盜律又有教

辱強賊興律有擅興徭役其律有出賣呈科有擅作修舍事故分爲擅興律興律有之徭稽留賊律有諸時不辦廐律有乏軍之興及舊典有奉詔不謹不承用詔書漢氏施行有小愆之及不如令輒劾以不承用詔書之罪腰斬不宜復爲法故復別爲之留律秦代舊有廐置乘傳副車食廚漢初承秦不改後以費廣稍省故後漢但設騎置故除廐律取其可用合科者以爲郵騎令其告反逮驗別入告劾律上言變事以爲變事令以警事告急與興律烽燧及科令者以爲警事律盜律有遺贖界主金布律有罰贖入責以呈黃金爲贖科有平庸坐贓事以爲贖贖律益律之初制無免坐之文張湯趙禹始作監臨部主見知故縱之例其見知而故不舉劾者與同罪失不舉劾各以贖論其不見不知不坐也是以文約而例通科之爲制每條有違科不覺不知從坐之免不復分別而免坐繁多宜總爲免例以省科文故更制定其由例以爲免坐律諸律令中有教制本條無從坐之文者皆從此取法也凡所定增十三篇就故五篇合十八篇於正律九篇爲增於旁章科令爲省矣更依古義制爲五刑其死刑有三髡刑有圓完刑作刑各三贖刑十一罰金六雜抵罪七凡三十有七各以爲律首又改賊律以言語及犯宗廟園陵謂之大逆無道腰斬家屬從坐不及祖父母孫至於謀反大逆臨時捕之或污黯或梟殪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所以嚴絕惡跡也賊鬪殺人以劾而亡許依古義聽子弟得追殺之會赦及過誤相殺不得報讎所以止殺害也殺繼母於親母同防繼假之隙也除異子之科使父子無異財也毆兄弟加至五歲刑以明教化也囚徒誣告人反罪及親屬異於善人

所以累之使省刑息誣也改投書棄市之科所以輕刑也正篡囚棄市之罪斷兇強爲義之蹤也二歲刑以上除家人乞鞠之制所以省煩獄也改諸郡不得自擇伏日所以齊風俗也此皆魏代所改其大畧如是司馬景王輔政時犯大逆者其法誅及已出之女毋邱儉之誅其子旬妻荀氏應坐死其族兄顓通表魏帝以乞其命詔聽離婚荀氏所生女芝爲潁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妊繫獄荀氏辭詣司隸校尉何曾乞恩求沒爲官婢以贖芝命曾哀之使主簿程咸上議曰臣以爲女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出適他族降父母之服所以明外戚之節也而父母有罪則追刑夫黨見誅又隨戮一人之身內外受辟今女旣嫁則爲異姓之妻如或產育則爲他族之母無辜受戮傷孝子之心且男旣不得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臣以爲在室宜從父之誅旣醮可隨夫之罰於是詔改定律令司馬文王繼秉魏政惠前代律令煩雜陳羣劉邵雖經改革而科網大密於是命賈充鄭冲荀顓荀勗羊祜王業杜友杜元凱裴楷周雄郭頌成公綏柳軌榮邵等定法令就漢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類正其體號改舊律爲刑名法例辦囚律爲告劾繫訊斷獄分盜律爲請贓詐僞水火毀亡因事類爲衛宮違制撰周官爲諸侯律合二十篇六百三十條二萬七千六百五十七言蠲其苛穢歸於益時其餘未宜除者若重事田農酤酒未得皆從人心權設其法太平當除故不入律悉以爲令施行制度以此設教違令有罪則入律也其常事品式章程各還其府爲故事滅梟斬族誅從坐之條除謀反適養母出女嫁皆不復還坐父母棄市省禁錮相告之條去捕亡亡沒爲官

奴婢之制輕過誤老小女人當罰金杖者皆令半之重姦伯叔母之令棄市淫寡女三歲刑崇嫁娶之要一以下聘爲正不治私約峻禮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也凡律令合三千九百二十六條十二萬六千二百言六十卷故事三十卷通典刑制典

魏武帝既建魏國乃定甲子科犯鈇音弟又音大左右趾者易以斗械是時乏鐵故易以木焉又嫌漢律

太重故令依律論聽得科半使從半減也通典刑典

討袁譚時民憚役而亡令不得降頃之亡民有諳門自首者公謂之曰聽汝則違令殺汝則誅首

歸深自藏毋爲吏所得民垂泣而去通考刑制考

文帝受禪又議肉刑詳議未定會有軍事復寢下怨毒殺人減死之令詳見又令謀反大逆乃得相

告其餘皆勿聽治敢妄相告以其罪罪之通考刑制考

明帝改士庶罰金之令男聽以罰代金婦人加笞還從鞭督之例以其刑體裸露故也通考刑制考

時宮室盛興而期會迫急帝親召問言猶在口身首已分王肅抗疏曰陛下所行刑皆宜死之人

也然庶庶不知將爲倉卒願下之於吏而暴其罪均之死也不污宮闕不爲縉紳驚惋不爲遠近

所疑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是以聖王重之孟軻云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仁者不爲也通考刑制考

青龍二年詔曰鞭作官刑所以糾慢怠也而頃多以無辜死其減鞭杖之制著於令又令有司刪定

大辟減死罪通考刑制考

四年詔曰有虞氏畫象而民弗犯周人刑錯而不用朕從百王之末追望上世之風邈乎何相去之遠法令滋章犯者彌多刑罰愈嚴而姦不可止往者按大辟之條多所蠲除思濟生民之命此朕之至意也而郡國斃獄一歲之中尙過數百豈朕訓導不醞俾民輕罪將苛法猶存爲之陷穽乎有司其議獄緩死務從寬簡及乞恩者或辭未出而獄已報斷非所以究理盡情也其令廷尉及天下獄官諸有死罪具獄已定非謀反手殺人亟語其親治有乞恩者使與奏當文書俱上朕將思所以全之布告天下使明朕意 詔更定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尙書官令軍中令合百八十餘篇

時承用秦漢舊制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音悝悝換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爲王者之政莫急於盜

賊故其律始於盜賊盜賊須劾捕故著網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爲雜

律一篇又以其律具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漢承秦制

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擅興廐戶三篇合爲九篇叔孫通益律所

不及傍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漢時決事集爲令甲以下

三百餘篇及司徒鮑公換嫁娶辭訟決爲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世有增損率皆集類爲篇結事

爲章一章之中或事過數十類雖同輕重乖異而通條連句上下相蒙雖大體異篇實相採入盜

律有殘傷之例賊律有盜章之文興律有上獄之法廢律有逮捕之事若此之比錯糅人又反又女救反

無常後人生意各爲章句孫叔宣郭令卿馬融鄭元諸儒章句十有餘家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言數益繁覽者益難天子於是下詔但得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衛覬又奏曰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懸命而選用者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然而律文煩廣事比取多雖本依末決獄之吏如廷尉獄吏范洪受囚絹二丈附輕法論之獄吏劉象受屬偏考囚張茂物故附重法論之洪象雖皆棄市而輕枉者相繼是時太傅鍾繇又上疏求復肉刑詔下其奏司徒王朗議又不同時議者百餘人與朗同者多帝以吳蜀未平又寢其後天子又下詔改定刑制命司空陳羣散騎常侍劉劭給事黃門侍郎韓遜議郎庾疑中郎黃休荀詵等刪約舊科傍采漢律定爲魏法

其序畧曰舊律所以難知者由於六篇篇少故也篇少則文荒文荒則事寡事寡則罪漏是以後人稍增更與本體相離今制新律宜都總事類多其篇條舊律因秦法經就增三篇而具律不移因在第六罪條例既不在始又不在終非篇章之義故集罪例以爲刑名冠於律首盜律有劫掠恐喝許葛反和賣買人科有持質皆非盜事故分以爲劫掠律賊律有欺謾武安反詐僞踰封矯制

囚律有詐僞生死令景有詐自復免事類取多故分爲詐律賊律有賊伐樹木殺傷人畜產及諸亡印金布律有毀傷亡失縣官財物故分爲毀亡律囚律有告劾傳覆廢律有告反逮受科有登

聞道辭故分爲告劾律囚律有繫囚鞠獄斷獄之法興律有上獄之事科有考事報讞宜別爲篇
故分爲繫訊斷獄律盜律有受所監受財枉法雜律有假借不廉令乙有呵呼回人受錢科有使

者驗賂其事相類故分爲請賊律盜律有劫辱強賊興律有擅興徭役具律有出賣呈科有過作

修舍事故分爲興擅律興律有乏徭稽留賊律有儲峙不辦殿律有乏軍之興及舊典有奉詔不

謹不承用詔書漢氏施行有小愆之反不如令輒劾以不承用詔書乏軍要斬又減以下丁酉詔書

丁酉詔書漢文所下不宜復以爲法故別爲之留律秦世舊有廢置乘傳副車食厨漢初承秦不

改後以費廣稍省故後漢但設騎置無車馬而律猶著其文則爲虛設故除廢律取六可用合科

者以爲郵尤音令其告反逮驗別入告劾律上言變事以爲變事令以驚事告急與興律烽燧峯遂

及科令者以爲警事律盜律有還贖界主金布律有罰贖入責以呈黃金爲價科有平庸坐贓事

以爲償贖律律之初制無免坐之文張湯趙禹始作監臨部主見知故縱之例具見知而故不舉

劾各與同罪失不舉劾各以贖論其不見不知不坐也是以文約而例通科之爲制每條有違科

不覺不知從坐之免坐繁多宜總爲免例以省科文故更制定其由例以爲免坐律諸律令中有

其敎制本條無從坐之文者皆從此取法也凡所定增十三篇就故五篇合十八篇於正律九篇

爲增於旁章科令爲省矣改漢舊律不行於魏者皆除之更依古義制爲五刑其刑死有三髡苦

反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贖刑十一罰金六雜抵罪七凡三十七名以爲律首又改賊律但以言

語及犯宗廟園陵謂之大逆無道要斬家屬從坐不及祖父母孫至於謀反大逆臨時捕之或汙
緒或梟殪側錄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所以嚴絕惡迹也賊鬪殺人以劫而亡許依古義聽子弟得

追殺之會赦及過誤相殺不得報讐所以止殺害也正殺繼母與親母同防繼假之際也除異子

之科使父子無異財也毆一口兄姊加至五歲刑以明教化也囚徒誣告人反罪及親屬異於善

人所以累之使省刑息誣也告投書棄市之科所以輕刑也正篡囚棄市之罪斷凶強爲義之蹤

也二歲刑以上除以家人乞鞠之制省所煩獄也改諸郡不得自擇伏日所以齊風俗也斯皆魏

世所改其大畧如此通考刑制考

致堂胡氏曰懷天下當以仁理天下當以義律令者聊以記刑名之數耳豈所恃以爲治也唯

明於經訓者乃能用法徒貴習法之熟而無保國化民之本是李斯所以亡秦者矣夫業儒之

侮經者尙多有之況習法而不知仁義之道其侮法將十人而二五苟如是曷若付百官有司

於胥吏哉自後世觀魏之所以存豈係於有律博士而其所以亡者豈係於律令之繁省乎衛

觀之言非經邦之令猷也通考刑制考

齊王時司馬師輔政坐母邱儉以大逆之罪誅夷之乃改出適女從死之律見詳通考刑制考

右刑制

時太祖議復肉刑令曰安得通理君子遠於古今者便平斯事乎昔陳鴻臚以爲死刑有可加於二

恩者正謂此也。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羣對曰：臣父紀以爲漢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與仁惻而死者更眾，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易者，剝則滅趾之法，所以輔政助教懲惡息殺也。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剪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則其足則永無淫放穿踰之姦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悉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用漢律所殺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逮死者可以刑殺，如此則所刑之與所生足以相質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

魏志陳羣傳

魏武秉漢政下令，又欲復肉刑。御史中丞陳羣深陳其便，相國鍾繇亦贊成之。王循等不同其議。魏武亦難以藩國改漢朝之制，遂不行。至齊王芳正始中，征西將軍夏侯元、河南尹李勝又議肉刑，竟不能決。夏侯太初著論曰：夫天地之性，人物之道，豈自然當有犯何荀班論曰：治則刑重，亂則刑輕。又曰：殺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夫死刑者殺妖逆也，傷人者不改是亦妖逆之類也。如其可改，則無取於肉刑也。如亡死刑，過制生刑，易犯罪次於古。當生今獨死者，皆可募行肉刑，及傷與盜吏受贓枉法男女淫亂死者，皆復古刑。斯罔之於死則陷之肉刑矣。舍死折骸，又何辜邪？猶稱以滿堂歡飲，而有一人向隅而泣者，則一堂爲之不樂。此亦願理其平而必以肉刑施之，是仁於當殺而忍於斷割，懼於易死而安於爲暴。哀泣爲由而息堂上焉，得泰邪？仲尼曰：既富且教。又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何用斷截乎？下愚不移以惡自終，所謂翦妖也。若饑寒流溝壑，雖大辟不能制也。而況肉

刑哉赭衣滿道有鼻者醜終無益矣李勝曰且肉刑之作乃自上古書載五刑有服又曰天討有罪而五刑五用哉割劓之屬也周官之制亦著五刑歷三代經至治周公行之孔子不議也今諸議者惟以斷截爲虐豈不輕於死亡邪云妖逆是翦以除大災此明主治世之不能無也夫殺之與刑皆非天地自然之理不得已而用之也傷人者不改則刑劓何以改之何爲疾其不改便當陷之於死地乎妖逆者懲之而已豈必除之邪刑一人而戒千萬人何取一人之能改哉盜斷其足淫而宮之雖欲不改復安所施而全其命懲其心何傷於大德今有翦子罪當大辟問其慈父必請其肉刑代之矣慈父猶施之於翦子況君加之百姓哉且蝮蛇螫手則壯士斷其腕系蹄在足則猛獸絕其螻

扶元

反 蓋毀支而全生也夫一人哀泣一堂爲之不樂此言殺戮者之不當也何事於肉刑之閒哉赭

衣滿道有鼻者醜此時也長城之役死者相繼六經之儒填谷滿坑何恤於鼻之好醜乎此吾子故猶哀刑而不悼死也夏侯答曰聖賢之治世也能使民遷善而自新故易曰小懲而大戒陷夫死者不戒者也能懲戒則無刻截刻截則不得反善矣李又曰易曰履校滅趾無咎仲尼解曰小懲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滅趾謂去足爲小人懲明矣夏侯答曰暴之取死此自然也傷人不改縱暴滋多殺之可也傷人而能改悔則豈須肉刑而後止哉殺人以除暴自然理也斷截之政末流之所云耳孔少府曰殺人無所斫人有小瘡故別趾不可以報於而髡不足以償傷傷人一寸而斷其支體爲罰已重不厭戢心也李又曰暴之取死亦有由來非自然也傷人不改亦治道未洽而輕刑不足以

大戒若刑之與殺俱非自然而刑輕於殺何云殘酷哉夫則趾不可報施誠然髡輪固不足以償傷傷人一寸而斷其支體爲罪已重夷人之面截其手足其以髡輪償之不亦輕乎但慮其重不惟其輕不其偏哉孔氏之論恐未足爲雅論也

凡復往十六文多不載

丁謚又論曰堯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

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青災肆赦怙終賊刑咎繇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呂刑曰昔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人罔不寇賊鳴義姦宄寇攘矯虔苗民弗用靈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則椽黥按此肉刑在於蚩尤之代而堯舜以流放代之故黥劓之文不載唐虞之籍而五刑之數亦不具於聖人之旨也禹承舜禪與堯同治必不釋二聖而遠則兇頑固可知矣湯武之王獨將奚取於呂侯故叔向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此則近君子有徵之言矣

通典刑典

右肉刑議

武昌左部督薛瑩徵下獄抗上疏曰夫俊乂者國家之良寶社稷之貴資庶政所以倫敘四門所以穆清也故大司農樓玄散騎中常侍王蕃少府李勗皆當世秀穎一時顯器旣蒙初寵從容列位而並旋受誅殛或圯族替祀或投棄荒裔蓋周禮有赦賢之辟春秋有宥善之義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而蕃等罪名未定大辟以加心經忠義身被極刑豈不痛哉且已死之刑固無所識至乃焚燂流漂棄之水濱懼非先王之正典或甫侯之所戒也乞垂天恩原赦瑩罪哀矜庶獄清澄刑網則

天下幸甚

吳志陸遜子抗傳

昭烈章武元年卽皇帝位大赦

後主元年卽位大赦 建興十二年丞相亮北征卒於軍中師還大赦 延熙元年立皇后大赦

九年秋大赦

通典
刑典

大司農河南孟光賈大將軍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敝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何有旦夕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之惡禱謝之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由是蜀人稱亮之賢知禕不及焉

通典
刑典

陳壽評曰諸葛亮爲政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

致堂胡氏曰赦之無益於治道也前賢言之多矣而終不能革至按以常典而行之於其間有吉慶克捷祥瑞祈禱之事則又赦焉不信二帝三王之法而循後世之制是何也其說多矣始受命則赦改年號則赦獲珍禽奇獸則赦河水清則赦刻章璽則赦立皇后則赦建太子則赦生皇孫則赦平叛亂則赦開境上則赦遇災異則赦有疾病則赦郊祀天地則赦行大典禮則赦或三年一赦或比歲一赦或一歲再赦三赦赦令之下也有罪者除之有負者蠲之有滯者通之或得以廢補子孫或得以封爵祖考大槩如是而已耳明哲之君則赦希而實昏亂之世

則赦數而文希者尙按故事而不能盡去也數者則意在邀福而歸諸己也實者有罪必除有負必綱也文者雖有是言而人不被其澤也復有姦宄擅權者以急征暴賦多獄無罪歸之上而施行寬宥布宣惠必自我請之由是數者而論赦爲有益乎爲無益乎人君誠以明哲自期而以昏亂爲戒則所謂按故事而釋有罪者尙在所讓故事有是有非豈可盡循罪人若審有罪豈可盡貸有罪而貸則善人奈何甲殺乙而遇赦乙已不可復生而甲得不死以赦爲偏枯者此也若曰乙已不辜而死矣吾未知甲之果當殺之乎抑疑似也則援靈矢不經之文而赦之以爲從厚而終不恤乙之無辜以赦爲偏枯者此也百姓負租或以旱或以貧或以已納而不爲之除籍或爲官司所抑代人而輸其事非一每下赦令未嘗不綱也而百姓有黃紙放白紙催之言自古如此則以著於甲令者曰凡綱旱稅不得過若干分而赦令則曰歲大旱其盡綱之百姓喜於盡綱之文而不知令甲之有限也則相與怨其上曰黃紙之放特給我耳此又偏枯之甚者也姦宄亂賊之人知赦之可擬也則甫期而爲姦宄亂賊之事僥倖貸釋不可勝數矣亦或病其然則下令曰凡距赦若干日而殺人是待赦也不得以赦原先爲遠期焉而姦宄亂賊之人有財可行有力可援有反可恃有來可使一人圍圍用是數者遷延稽故終以無事而捕寇之吏被傷之主發覺之人往往反坐於是良善困於姦宄閭里怵於亂賊暗鳴飲氣無路伸吐此又偏枯之甚者也靈帝行冠禮大赦天下而黨人不與焉自是後凡五赦而益增

五族之綱又五赦而黃巾起不得已乃赦黨人黨人縱有罪不輕於十赦之惡逆乎況黨人無罪而願忠於君志除姦凶以清天下者也乃經十赦不得已而後赦此豈直偏枯而已舉四肢皆廢矣四肢盡廢頭首兀然其能不爲人所碎擊曳挽而仆乎於是董卓角之哀紹倚之曹操靡之獻帝爲所挾而不得赦伏后爲所弑而不得赦二皇子爲所殺而不得赦語赦至此無益明矣明哲之君監失而思得舍非而從是莫若兼用虞舜大易呂刑周官之法則雖曠歲而不赦一年而十百赦無不可者舜之法曰眚災肆赦謂有目病而害加乎人者也大易之法曰君子以赦過宥罪過誤則直肆之罪咎則稍寬之而已呂刑之法曰五刑五罰之疑而不明者則赦無疑則不赦矣周公之法曰赦幼弱老蠢春愚非此三者則不赦矣魯國肆大眚春秋非之以其無謂而盡赦也取正乎孔子魯法乎虞周大易之訓則刑罰盡道可以代天之春生秋殺矣夫吳漢攻戰之士也臨終獻言勸光武以勿赦陳壽於孔明有憾者也而稱譽不赦之卓況爲天下國家者可不加吳漢陳壽之見乎

十一年四月大赦 十四年冬大赦 十七年春大赦 十九年大赦 二十年大赦 景耀元年

大赦

改元

四年冬大赦

六年大赦

改元

通典

刑考

魏文帝即位改元黃初大赦 五年東巡幸許昌宮水軍御龍舟循蔡潁浮淮幸壽春揚州界將吏

士民犯五歲刑以下皆原除之至廣陵赦青徐二州

明帝卽位大赦 二年赦繫囚非殊死以下 五年皇太子生大赦 青龍二年大赦 景初元年

大赦 二年大赦

齊王卽位正月大赦 八月以帝親政大赦 四年立皇后大赦 嘉平元年誅曹爽大赦 三年

大赦 四年立皇后大赦 六年二月誅李豐夏侯元大赦 四月立皇后大赦

高貴鄉公卽位大赦 二年誅母邱儉文欽特赦淮南士民爲儉欽所誣誤者又以隴右四郡及金城連年受敵或亡叛投賊其親留在本土不安者特赦之 甘露二年五月誅諸葛誕赦淮南將吏

士民爲誕所誣誤者

通考
刪考

右赦宥

魏廷尉高柔時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爲亡表言遂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爲官奴婢盈連至州府稱寃自訴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涕泣對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爲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柔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有讎乎對曰夫良善與人無讎又曰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熊子久求不得時子適坐小事繫獄柔乃見子問所坐言次曰汝頗曾舉人錢否子曰自以單貧初不敢舉人物也柔察子色動遂曰汝舉竇禮錢何言不耶子怪知事露應對不次柔曰汝殺禮便宜早伏子適叩頭具首殺禮本末埋藏處所柔便遣吏卒承子辭往掘得其屍詔書復盈母子爲平人班下天下以爲體式 吳孫

權太子登出遊時有彈丸飛過左右往捕得二人挾彈懷丸抗言實不放彈左右請付法登卽使求過丸比之非類乃釋之孫亮出西苑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中有鼠矢召問藏吏藏吏叩頭亮問吏黃門從汝求蜜邪吏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伏侍中刁元張邠啓黃門藏吏辭語不同請付獄推鞠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裏燥必是黃門所爲黃門首服左右莫不驚悚

通典
刑典

右詳讞

魏明帝改士庶罰金之令男聽以罰作金

通考
刑考

太和五年令罪非殊死聽贖各有差

通考
刑考

魏律贖刑十一贖金六

通考
刑考

右贖刑

魏明帝定律髡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

通考
刑考

右流配

二十四史九通政典類要合編卷七十三

三國十五

四裔

烏丸 鮮卑 軻比能 大餘 高句麗 東沃沮 挹婁 濊 冉駹 丁令 短人 氏 堅昆 葱嶺羌 呼

得 驪分 澤散 邊防

書載蠻夷稽夏詩稱獯狁孔熾久矣其為中國患也秦漢以來匈奴久為邊害孝武雖外事四夷東平兩越朝鮮西討貳師大宛開邛笮夜郎之道然皆在荒服之外不能為中國輕重而匈奴最逼於諸夏胡騎南侵則三邊受敵是以屢遣衛霍之將深入北伐窮追單于奪其饒衍之地後遂保塞稱藩世以衰弱建安中呼厨泉南單于入朝遂留內侍使右賢王撫其國而匈奴折節過於漢舊然烏丸鮮卑稍更遷盛亦因漢末之亂中國多事不遑外討故得擅漢南之地寇暴城邑殺略人民北邊仍受其困會袁紹兼河北乃撫有三郡烏丸寵其名王而收其精騎其後尙熙又逃于蹋頓蹋頓又驍武邊長老皆比之冒頓恃其阻遠敢受亡命以控百蠻太祖潛師北伐出其不意一戰而定之夷狄懾服威振朔土遂引烏丸之眾服從征討而邊民得用安息後鮮卑大人軻比能復制御羣狄盡收匈奴故地自雲中五原以東抵遼水皆為鮮卑庭數犯塞寇邊幽并苦之田豫有馬城之圖畢軌有陜北之敗青龍中帝乃聽王雄遣劍客刺之然後種落離散互相侵伐疆者遠遁弱者請服由是邊陲差安漢南少事雖時頗鈔盜不能復相扇動矣烏丸鮮卑即古所謂東胡也其習俗前事撰漢記者已

錄而載之矣故但舉漢末魏初以來以備四夷之變云

魏書曰烏丸者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

水草放牧居無常處以穹廬爲宅皆東向日七獵禽獸食肉飲酪以毛毳爲衣貴少賤老其性悍

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類父兄以已爲種無復報者故也常推募勇健能理決鬪訟

相侵犯者爲大人邑落各有小帥不世繼也數百千落自爲一部大人有所招呼刻木爲信邑落傳

行無文字而部衆莫敢違犯氏姓無常以大人健者名字爲姓大人以下各自畜牧治產不相徃役

其嫁娶皆先私通畧將女去或半歲百日然後遣嫁人送馬牛羊以爲聘娶之禮婿隨妻歸見妻家

無尊卑旦起皆拜而不自拜其父母爲妻家僕役二年妻家乃厚遣送女居處財物一出妻家故其

俗從婦人計至戰鬪時乃自決之父子男女相對踴躍悉禿頭以爲輕便婦人至嫁時乃養髮分爲

髻着句決飾以金碧猶中國有冠步搖也父兄死妻後母執嫂若無執嫂者則已子以親之次妻伯叔

焉死則歸其故夫俗識鳥獸孕乳時以四節耕種常以布穀鳴爲候地宜青縹東縹似蓬草實

如葵子至十月熟能作白酒而不知作麴釀米常仰中國大人能作弓矢鞍勒鍍金銀爲兵器能刺

韋作文繡織縷毯遇有病知以艾炙或燒石自熨燒地臥上或隨痛病處以刀決脈出血及祝天地

山川之神無誠藥貴兵死飲屍有棺始死則哭葬則歌舞相送肥養犬以米繩嬰牽并取亡者所乘

馬衣物生時服飾皆燒以送之特屬累犬便護死者神靈歸乎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

國人以死之魂神歸赤山也至葬日夜聚親舊員坐牽犬馬應位或歌哭者羶肉與之使二人

誦呪文使死者魂神徑至懸險阻勿令橫鬼遮護達其赤山然後殺犬馬衣物燒之敬鬼神祠天地

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亦同祠以牛羊祠畢皆燒之飲食必先祭其約法違大人言死

盜不止死其相殘殺命部落自相報相報不止詣大人平之有罪者出牛羊以贖死命乃止自殺其

父兄無罪其亡叛爲大夫所捕者諸邑落不肯受皆逐使至雍狂地地無山有沙漠流水草木多瘦

蠅在丁令之西南烏孫之東北以窮困之自其先爲匈奴所破之後人衆孤弱爲匈奴臣服常歲輸

牛馬羊過時不具輒虜其妻子至匈奴宣衍鞬單于時烏丸轉強發掘匈奴單于家將以報官頓所

破之恥壹衍鞬單于大怒發二萬騎以擊烏丸丸大將軍霍光聞之遣度遼將軍范明友將三萬騎出

遼東追擊匈奴比明友兵至匈奴已引去烏丸新被匈奴兵乘其衰弊遂進擊烏丸斬首六千餘級

獲三千騎從五原關出塞征之無利而殺馬千餘匹烏丸遂盛鈔擊匈奴匈奴轉徙千里漠南地空

建武二十五年烏丸大人郝且等九千餘人率衆詣關封其渠帥爲侯王者八十餘人使居塞內布

列遼東屬國遼西北平漁陽廣陽上谷代郡鴈門太原朔方諸郡界招來種人給其衣食置校尉

以領護之遂爲漢備擊匈奴鮮卑至永平中漁陽烏丸大人欽志貢帥種人瓶鮮卑還爲寇害遼

東太守祭彤募殺志貢遂破其衆至安帝時漁陽右北平鴈門烏丸李衆王無何等復與鮮卑匈奴

合鈔畧代郡上谷涿郡五原乃以大司農何熙行車騎將軍左右羽林五營士發振邊七郡黎陽營兵合二萬人擊之匈奴降鮮卑烏丸各遠塞外是後烏丸稍復親附拜其大人戎末應爲都尉至順帝時戎末應率將王侯嚙歸去延等從烏丸校尉耿晔出塞擊鮮卑有功還皆拜爲率衆王賜東帛 魏志

漢末遼西烏丸大人丘力居衆五千餘落上谷烏丸大人難樓衆九千餘落各稱王而遼東屬國烏丸大人蘇僕延衆千餘落自稱峭王右北平烏丸大人烏延衆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皆有計策勇健中山太守張純叛入丘力居衆中自號彌天安定王爲三郡烏丸元帥寇畧青徐幽冀四州殺畧

吏民靈帝末以劉虞爲幽州牧募胡斬純首北州乃定後丘力居死子樓班年小從子蹋頓有武畧代立總攝三王部衆皆從其教令袁紹與公孫瓚連戰不決蹋頓遣使詣紹求和親助紹擊瓚破之

紹矯制賜蹋頓難峭王汗魯王印綬皆以爲單于 英雄記曰紹遣使卽拜烏丸三王爲單于皆安車

華蓋羽旄黃屋左纛版文曰使持節大將軍督幽青并領冀州牧阮鄉侯紹承制詔遼東屬國率衆王蹋頓下烏丸遼西率衆王蹋頓右北平率衆王汗

盧維乃相募義遠善款塞內附北捍禦抗東拒滅麴世守北陲爲百姓保障雖時侵犯王畧命將徂

征厥罪率不旋時悔愆變改方之外夷設又聰惠者也始有千夫長百夫長以相統領用能悉乃心

克有勲力於國家稍授王侯之命自我王室多故公孫瓚作難殘夷厥土之君以侮天慢主是以四

海之內並執干戈以衛社稷三王奮氣裔土忿義憂國控弦與漢兵爲表裏誠甚忠孝朝所嘉焉然

而虎兇長蛇相隨塞路王官爵命否而無聞夫有勲不賞俾勤者息今遣行謁者楊林齋單于璽綬

車服以對爾勞其各緩靜攝落教以謹慎無使作凶作惡世復爾祀位長爲百蠻長厥有名有後樓

不感者泯於爾祿而喪於乃庸可不勉乎烏丸單于都護部衆左右單于受其節度他如故事

班大峭王率其部衆奉樓班爲單于蹋頓爲王然蹋頓多盡計策廣陽閻柔少沒烏丸鮮卑中爲其衆所歸信柔乃因鮮卑衆殺烏丸校尉邢舉代之紹因寵尉以安北邊後袁尚敗奔蹋頓憑其勢復圍冀州會太祖平河北柔帥鮮卑烏丸歸附遂因以柔爲校尉猶持漢使節治廣寧如舊建安十一

年太祖自征蹋頓於柳城滑軍詭道未至百餘里虜乃覺尙與蹋頓將眾逆戰於凡城兵馬甚盛大祖登高望虜陣柳軍未進觀其小動乃擊破其眾臨陣斬蹋頓首死者被野速附九樓班烏延等走遼東遼東悉斬傳送其首其餘遣迸皆降及幽州并州柔所統烏丸萬餘落悉徙其族居中國師從其侯王大人種眾與征伐由是三郡烏丸爲天下名騎魏略曰景初元年秋遣幽州刺史毌丘儉率眾軍討遼東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救遼西

烏丸都督李眾王護留葉昔臨袁尙奔遼西聞儉軍至率眾五千餘人降寇婁救

遺弟阿羅蹇等詣闕朝貢封其渠帥三十餘爲王賜輿馬繒采各有差魏志

右烏丸

鮮卑魏書曰鮮卑亦東胡之餘也別保鮮卑山因號焉其言語習俗與烏丸同其地東接遼水西當西城常以季春大會作樂水上嫁女娶婦鬃髮頭飲宴其獸異於中國者野馬羴羊端牛端牛角爲弓世謂之角端者也又有貂狽子皮毛柔蠕故天下以爲名裘鮮卑自爲冒頓所破遠竄遼東塞外不與餘國爭衝未有名通於漢而由自與烏丸相接至光武時南北單于各相攻伐尙奴損耗而鮮卑遂盛建武三十年鮮卑大人於仇責率種人謁闕朝貢封於仇責爲王永平中祭彤爲遼東太守誘賂鮮卑使斬叛烏丸欽志首等於是鮮卑自燉煌酒泉以東邑落大人皆詣遼東受賞賜青徐二州給錢歲二億七千萬以爲常和帝時鮮卑大都護校尉兜帥部眾從烏丸被討任常擊叛者封校尉廐爲率眾王殤帝延平中鮮卑乃東入塞殺漁陽太守張顯安帝時鮮卑大人燕荔陽入朝漢賜鮮卑王印綬赤車參駕止烏丸校尉所治窰下通胡市築南北兩部賢官受邑落賢者二十部是後或反或降或與尙奴烏丸相攻擊安帝末發緣邊步騎二萬餘人屯列衝要後鮮卑八九十騎穿代郡及馬城塞入塞長吏漢遣度遼將軍鄒賜中郎將馬續出塞追破之鮮卑大人烏倫其至纒等七千餘人詣遼降封烏倫爲王其至纒爲侯賜采帛遵去後其至纒復反圍烏丸校尉於馬城度遼將軍耿种及幽州刺史救解之其至纒遂盛控弦數萬騎數道入塞趨五原窰攻尙奴南單于殺左奧鞬日逐王順帝時復入塞殺代郡太守漢遣黎陽營兵屯中山終邊郡兵屯塞下調五營首領於鮮卑三萬餘落詣遼東降尙奴及北單于遁逃後餘種十餘萬落詣遼東雜處皆自敬鮮卑兵投鹿侯從尙奴軍三年其妻在家有子投鹿侯歸慙慙欲殺之妻言嘗書行聞審實仰天視而歎人其口因吞之遂託身十月而產此子必有奇異以長之投鹿侯固不信妻乃語家令收養然號檀

石櫪長大勇健智畧絕衆年十四五異部大人卜賈邑鈔取其外家牛羊櫪石櫪策騎追擊所向無前悉遷得所亡由是部落畏服施法禁曲直莫敢犯者遂推以爲大人櫪石櫪既立乃爲庭於高柳北三百餘里彈汗山巽仇水上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兵馬甚盛南鈔漢邊北拒丁令東却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二千餘里南北七千餘里網羅山川水澤鹽池甚廣漢患之桓帝時使匈奴中郎將張奐征之不克乃更遣使者齎印綬封櫪石櫪爲王欲與和親櫪石櫪不肯受冠鈔滋甚乃分其地爲中東西三部從右北平以東至遼遼接夫餘額爲東部二十餘邑其大人曰彌加闕機素利櫪頭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爲中部十餘邑其大人曰柯霞闕居慕容寺爲大帥從上谷以西至嫩煌西接烏孫爲西部二十餘邑其大人曰置鞬落羅日律推演宴荔游等皆爲大帥而制屬櫪石櫪至靈帝時大鈔畧幽并二州緣邊諸郡無歲不被其毒嘉平六年遷護烏丸校尉夏育破鮮卑中郎將田晏匈奴中郎將颯旻與南單于出雁門塞三道並進徑二千餘里征之櫪石櫪帥步衆逆擊斃等敗走兵馬遼者什一而已鮮卑衆日多田畜射獵不足給食後櫪石櫪乃案行烏侯秦水廣袤數百里停不流中有魚而不能得聞衆人善捕魚於是櫪石櫪東擊汗國得千餘家徙置烏侯秦水上使捕魚以助糧至于今烏侯秦水上有汗大數百戶櫪石櫪年四十五死子和連代立和連材力不及父而貪濕斷法不平衆叛者半靈帝末年數爲寇鈔攻北地庶人善射者射中

和連和連即死其子寤曼小兄子魁頭代立魁頭既立後寤曼長大與魁頭爭國衆遂離散魁頭死弟步度根代立自櫪石櫪死後諸大人遂世相襲也步度根既立衆稍衰弱中兄扶羅韓亦別擁衆數萬爲大人建安中太祖定幽州步度根與軻比能等因烏丸校尉閻柔上貢獻

後代郡烏丸能臣氏等叛求屬扶羅韓扶羅韓將萬餘騎迎之到桑乾氏等議以爲扶羅韓部威禁

寬緩恐不見濟更遣人呼軻比能比能即將萬餘騎到當共盟誓比能便於會上殺扶羅韓扶羅韓

子泄歸泥及部衆悉屬比能比能自以殺歸泥父特又善遇之步度根由是怨比能文帝踐祚田豫

爲烏丸校尉持節并護鮮卑屯昌平步度根遣使獻馬帝拜爲王後數與軻比能更相攻擊步度根

部衆稍寡弱將其衆萬餘落保太原鴈門郡步度根乃使人招呼泄歸泥曰汝父爲比能所殺不念

報仇反屬怨家今雖厚待汝是欲殺汝計也不如還找我與汝是骨肉至親豈與仇等由是歸泥將

二十四年九月更文與負更合編

卷七十三 三國 四裔 二 約雅堂藏板

其部落逃歸步度根比能追之弗及至黃初五年步度根詣闕貢獻厚加賞賜是後一心守邊不爲寇害而軻比能衆遂彊盛明帝卽位務欲綏和戎狄以息征伐羈縻兩部而已至青龍元年比能誘步度根深結和親於是步度根將泄歸泥及部衆悉保比能寇鈔并州殺畧吏民帝遣驍騎將軍秦朗征之歸泥叛比能將其部衆降拜歸義王賜幢麾曲蓋鼓吹居并州如故步度根爲比能所殺

魏志

右鮮卑

軻比能本小種鮮卑以勇健斷法平端不貪財物衆推以爲大人部落近塞自袁紹據河北中國人多亡叛歸之教作兵器鎧楯頗學文字故其勒御部衆擬則中國出入弋獵建立旌麾以鼓節爲進退建安中因閭柔上貢獻太祖西征關中田銀反河間比能將三千餘騎隨柔擊破銀後代郡烏丸反比能復助爲寇害太祖以鄢陵侯彰爲驍騎將軍北征大破之比能走出塞後復通貢獻延康初比能遣使獻馬文帝亦立比能爲附義王黃初二年比能出諸魏人在鮮卑者五百餘家遷居代郡明年比能帥部落大人小子代郡烏丸修武盧等三千餘騎驅牛馬七萬餘口交市遣魏人千餘家居上谷後與東部鮮卑大人素利及步度根三部爭鬪更相攻擊田豫和合使不得相侵五年比能復擊素利豫帥輕騎徑進擒其後比能使別小帥瑣奴拒豫豫進討破走之由是懷貳乃與輔國將軍鮮于輔書曰夷狄不識文字故校尉閭柔保我於天子我與素利爲讐往年攻擊之而田校尉助素利我臨陣使瑣奴往聞使君來卽便引軍退步度根數數鈔盜又殺我弟而誣我以鈔盜我夷狄

雖不知禮義兄弟子孫受天子印綬牛馬尙知美水草況我有人心邪將軍當保明我於天子輔得書以聞帝帝復使豫招納安慰比能衆遂彊盛控茲十餘萬騎每鈔畧得財物均平分付一決目前終無所私故得衆死力餘部大人皆敬憚之然猶未能及檀石槐也太和二年豫遣譯夏舍詣比能女婿鬱築鞬部舍爲鞬所殺其秋豫將西部鮮卑蒲頭泄歸泥出塞討鬱築鞬大破之還至馬城比能自將三萬騎圍豫七日上谷太守閻至柔之弟也素爲鮮卑所信志往解喻卽解圍去後幽州刺史王雄并領校尉撫以恩信比能數款塞詣州奉貢獻至青龍元年比能誘納步度根使叛并州與結和親自勒萬騎迎其累重於陘北并州刺史畢軌遣將軍蘇尙董弼等擊之比能遣子將騎與尙等會戰於樓煩臨陣害尙弼至三年中雄遣勇士韓龍刺殺比能更立其弟素利彌加厥機皆爲大人在遼西右北平漁陽塞外道遠初不爲邊患然其種衆多於比能建安中因閻柔上貢獻通市太祖皆表寵以爲王厥機死又立其子沙未汗爲親漢王延康初又各遣使獻馬文帝立素利彌加爲歸義王素利與比能更相攻擊太和二年素利死子小以弟成律歸爲王代攝其衆

書稱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其九服之制可得而言也然荒域之外重譯而至非足跡車軌所及未有知其國俗殊方者也自虞暨周西戎有白環之獻東夷有肅慎之貢皆曠世而至其遐遠也如此及漢氏遣張騫使西域窮河源經歷諸國遂置都護以總領之然後西域之事具存故史官得詳載焉魏興西域雖不能盡至其大國龜茲于寘康居烏孫疎勒月氏鄯善車師之屬無歲不奉朝貢畧

如漢氏故事而公孫淵仍父祖三世有遼東天子爲其絕域委以海外之事遂隔斷東夷不得通於諸夏景初中大興師旅誅淵又潛軍浮海收樂浪帶方之郡而後海表謐然東夷屈服其後高句背叛又遣偏師致討窮追極遠踰烏丸骨都過沃沮踐肅慎之庭東臨大海長老說有異面之人近日之所出遂周觀諸國采其法俗小大區別各有名號可得詳紀雖夷狄之邦而俎豆之象存中國失禮求之四夷猶信故揆次其國別其同異以接前史之所未備焉

魏志

右軻比能

夫餘在長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與高句麗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方可二千里戶八萬其民土著有宮室倉庫牢獄多山陵廣澤於東夷之域最平敞土地宜五穀不生五果其人羸大性彊勇謹厚不寇鈔國有君王皆以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豬加狗加犬使使者使者邑落有豪民名下戶皆爲奴僕諸加別主四出道大者主數千家小者數百家食飲皆用俎豆會同拜爵洗爵揖讓升降以殷正月祭天國中大會連日飲食歌舞名曰迎鼓於是時斷刑獄解囚徒在國衣尚白白布大袂袍襪屨革踏出國則尚繪繡錦蜀人人加狐狸狍白黑貂之裘以金銀飾幅譯人傳辭皆跪手據地竊語用刑嚴急殺人者死沒其家人爲奴婢竊盜一責十二男女淫婦人妬皆殺之无憎妬已殺尸之國南山上至腐爛女家欲得輪牛馬乃與之兄死妻嫂與匈奴同俗其國善養牲出名馬赤玉貂狝美珠珠大者如酸棗以弓矢刀矛爲兵家家自有鏡仗國之耆老自說古之亡人作城柵皆員

有似半獄行道晝夜無老幼皆歌通日聲不絕有軍事亦祭天殺牛觀蹄以占吉凶躡解者爲凶合者爲吉有敵諸加自戰下戶俱擔糧飲食之其死夏月皆用冰殺人殉葬多者百數厚葬有棺無柩綱畧曰其俗停喪五月以久爲榮其祭亡者有生有熟親主不欲速而他人強之常諍引以此爲節其居喪男女皆純白婦人着布面衣去環珞大體與中國相彷彿也夫餘本屬之菟漢末公孫度雄張海東威服外夷夫餘王討仇台更屬遼東時句麗鮮卑彊度以夫餘在二虜之間妻以宗文討仇台死簡位居立無適子有孽子麻余位居死諸加其立麻余牛加兒子名位居爲大使輕財善施國人附之歲歲遣使詣京都貢獻正始中幽州刺史母丘儉討句麗遣之菟太子王頌詣夫餘位居遣大加郊迎供軍糧季父牛加有二心位居殺季父父子籍沒財物遣使薄斂送官舊夫餘俗水旱不調五穀不熟輒歸咎於王或言當易或言當殺麻余死其子依慮年六歲立以爲王漢時夫餘王葬用玉匣常豫以付之菟郡王死則迎取以葬公孫淵伏誅之菟庫猶有玉匣一具今夫餘庫有玉璧珪瓚數代之物傳世以爲寶者老言先代之所賜也魏畧曰其國殷富自先世以來未嘗破壞其印文言菟王之印國有故城名濊城蓋本濊貊之地而夫餘王其中自謂亡人抑以似也魏畧曰舊志又言昔其王者侍婢有身王欲殺之婢云有氣如雞子來下我故有身後生子王捐之於通中豬以噉噉之徙置馬閑馬以氣噉之不死王疑以爲天子也乃令其母收畜之名曰東明常令牧馬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也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施掩水以弓擊水魚鱉浮爲橋東明得度魚鱉乃解散進兵不得渡東明因都王夫餘之地魏志

右夫餘

高句麗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濊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都於丸都之下方可二千里戶二

萬多大山深谷無原澤隨山谷以爲居食澗水無良田雖力佃作不足以實口腹其俗節食好治宮室於所居之左右立大屋祭鬼神又祀靈星社稷其人性凶急喜寇鈔其國有王其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維加主簿優台丞使者阜衣先人尊卑各有等級東夷舊語以爲夫餘別種言語諸事多與夫餘同其性氣衣服有異本有五族有涓奴部絕奴部順奴部濶奴部桂婁部本涓奴部爲王稍微弱今桂婁部代之漢時賜鼓吹技人常從玄菟郡受朝服衣幘高句麗令主其名籍後稍驕恣不復詣郡於東界築小城置朝服衣幘其中歲時來取之今胡猶名此城爲幘溝漙漙者句麗名城也其置官有對盧則不置沛者有沛者則不置對盧王之宗族其大加皆稱古維加涓奴部本國主今雖不爲王適統大人得稱古維加亦得立宗朝祀靈星社稷絕奴部世與王婚加古維之號諸大加亦自置使者阜衣先人名皆達於王如驪大夫之家臣會同坐起不得與王家使者阜衣先人同列其國中大家不佃作坐食者萬餘口下戶遠攜米糧魚鹽供給之其名喜歌舞國中邑落暮夜男女羣聚相就歡戲無大倉庫家家自有小倉名之爲樽京其人潔清自喜善藏醞跪拜申一脚與夫餘異行步皆走以十月祭天國中大會名曰東盟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頭着幘如幘而無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其國東有大穴名隧穴十月國中大會迎隧神還於國東上祭之置木隧於神坐無牢獄有罪諸加評議便殺之沒入妻子爲奴婢其俗作婚姻言語已定文家作小屋於大屋後名塔屋塔墓至女家戶外自名跪拜乞得就女宿如是者再三女父母乃聽使就小

屋中宿傍頓錢帛至生子已長大乃將婦歸家其俗淫男女已嫁娶便稍作送終之衣厚募金銀財幣盡於送死積石爲封列種松柏其馬皆小便登山國人有氣力習戰鬪沃沮東濊皆屬焉又有小水豹句麗作國依大水而居西安平縣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麗別種依小水作國因名之爲小水豹出好弓所謂豹弓是也王莽初發高句麗兵以伐虜不欲行彊迫遣之皆亡出塞爲寇盜遼西大尹田諱追擊之爲所拔州郡縣歸咎於句麗侯駒嚴尤奏言貊人犯法罪不起於駒且宜安慰今猥被之大罪恐其遂反莽不聽詔尤擊之尤誘期句麗侯駒至而斬之傳遂其首詣長安莽大悅布告天下更名高句麗爲下句麗當此時爲侯國漢光武帝八年高句麗王遣使朝貢始見稱王至孺安之間句麗王宮數寇遼東更屬玄菟遼東太守祭風玄菟太守姚光以宮爲二郡害興師伐之宮詐降請和二郡不進宮密遣軍攻玄菟焚燒候城入遼隧殺吏民後宮復犯遼東祭風輕將吏士追討之軍敗沒宮死子伯固立順桓之間復犯遼東寇新安居鄉又攻西安平於道上殺帶方令畧得樂浪太守妻子靈帝建寧二年玄菟太守耿臨討之斬首虜數百級伯固降屬遼東嘉平中伯固乞屬玄菟公孫度之雄海東也伯固遣大加優居主簿然人等助度擊富山賊破之伯固死有二子長子拔奇小子伊夷模拔奇不肖國人便共立伊夷模爲王自伯固時數寇遼東又受亡胡五百餘家建安中公孫康出軍擊之破其國焚燒邑落拔奇怨爲兄而不得立與涓奴加各將下戶三萬餘口詣康降還住沸流水降胡亦叛伊夷模伊夷模更作新羅今日所在是也拔奇遂往遼東有子留句麗

國今古難加駁位居是也其後復擊之薨與遼東合擊大破之伊夷模無子淫灌奴部生子名位宮
伊夷模死立以爲王今句麗王宮是也其曾祖名宮生能開目視其國人惡之及長大果凶虐數寇
鈔國見殘破今王生隨地亦能開目視人句麗呼相似爲位似其祖故名之爲位宮位宮有力勇便
鞍馬善獵射景初二年太尉司馬宣王率衆討公孫淵宮遣主簿大加將數千人助軍正始三年宮
寇西安平其五年爲幽州刺史母丘儉所破語在儉傳

魏志

右高句麗

東沃沮在高句麗蓋馬大山之東濱大海而居其地形東北狹西南長可千里北與挹婁夫餘南與
濊貊接戶五千無大君王世世邑落各有長帥其言語與句麗大同時時小異漢初燕亡人衛滿王
朝鮮時沃沮皆屬焉漢武元封二年伐朝鮮殺滿孫右渠分其地爲四郡以沃沮城爲玄菟郡後爲
夷貊所侵徙郡句麗西北今所謂玄菟故府是也沃沮還屬樂浪漢以土地廣遠在單于大領之東
分治東部都尉治不耐城別主領東七縣時沃沮亦皆爲縣漢光武六年省邊郡都尉由此罷其後
皆以其縣中渠帥爲縣侯不耐華麗沃沮諸縣皆爲侯國夷狄更相攻伐唯不耐濊侯至今猶置功
曹主簿諸曹皆濊民作之沃沮諸邑落渠帥皆自稱三老則故縣國之制也國小迫於大國之間遂
臣屬句麗句麗復置其中大人爲使者使相主領又使大加統責其租賦猶布魚鹽海中食物千里
擔負致之又送其美女以爲婢妾遇之如奴僕其土地肥美背山向海宜五穀善田種人性質直強

勇少年馬使持矛步戰食飲居處衣服禮節有似句麗魏略曰其嫁娶之法女年十歲已相設許婿家迎之長養以爲婦至成人更還女家女家責錢

舉家皆共一榔刻木如生形隨死者爲數又有瓦甕置米其中編縣之於榔戶邊母丘儉討句麗句

麗王宮奔沃沮遂進師擊之沃沮邑落皆破之斬獲首虜三千餘級宮奔北沃沮北沃沮一名置溝

婁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其俗南北皆同與挹婁接挹婁喜乘船冠鈔北沃沮畏之夏月恒在山巖深

穴中爲守備冬月水凍船道不通乃下居村落王頎別遣追討宮盡其東界問其耆老海東復有人

不耆老言國人嘗乘船捕魚遭風見吹數十日東得一島上有人言語不相曉其俗常以七月取童

女沈海又言有一國亦在海中純女無男又說得一布衣從海中浮出其身如中國人衣其兩袖長

三丈又得一破船隨波出在海岸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生得之與語不相通不食而死其域皆在

沃沮東大海中魏志

右東沃沮

挹婁在天餘東北千餘里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未知其北所極其土地多山險其人形似夫餘言

語不與夫餘句麗同有五穀牛馬麻布人多勇力無大君長邑落各有大人處山林之間常穴居大

家深九梯以多爲好土氣寒劇於夫餘其俗好養豬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豬膏塗身厚數分以御風

寒夏則裸袒以尺布隱其前後以蔽形體其人不潔作漏在中央人圍其表居其弓長四尺刃如弩

三四五九

三四五九

三四五九

矢用楛長尺八寸青石爲鏃古之肅慎氏之國也善射射人皆入因矢施毒人中皆死出赤玉好貂
今所謂挹婁貂是也自漢以來臣屬夫餘夫餘青其租賦重以黃初中叛之夫餘數伐之其人衆雖
少所在山險鄰國人畏其弓矢卒不能服也其國便乘船寇盜鄰國患之東夷飲食類皆用俎豆唯
挹婁不法俗最無綱紀也

魏志

右挹婁

濊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沃沮接東窮大海今朝鮮之東皆其地也戶二萬昔箕子既適朝鮮作八
條之教以教之無門戶之閉而民不爲盜其後四十餘世朝鮮侯准僭號稱王陳勝等起天下叛秦
燕齊趙民避地朝鮮數萬口燕人衛滿離結夷服復來王之漢武帝伐滅朝鮮分其地爲四郡自是
之後胡漢稍別無大君長自漢已來其官有侯邑君三老統主下戶其耆老舊自謂與句麗同種其
人性愿慤少嗜欲有廉恥不請句麗言語法俗大抵與句麗同衣服有異男女衣皆著曲領男子繫
銀花廣數寸以爲飾自單單大山領以西屬樂浪自嶺以東七縣都尉主之皆以濊爲民後省都尉
封其渠帥爲侯今不耐濊皆其種也漢末更屬句麗其俗重山川山川各有部分不得妄相涉入同
姓不婚多忌諱疾病死亡輒捐棄舊宅更作新居有麻布鷩桑作繇曉候星宿豫知年歲豐約不以
珠玉爲寶常用十月節祭天晝夜飲酒歌舞名之爲舞天又祭虎以爲神其邑落相侵犯輒相罰責
生口牛馬名之爲責禍殺人者償死少寇盜作矛長二丈或數人共持之能步戰樂浪槁弓出其地

其海出班魚皮土地饒文豹又出果下馬漢桓時獻之臣松之按果下馬高三尺乘之可於果樹下行故謂之果下見博物志魏都賦正始

六年樂浪太守劉茂帶方太守弓遵以領東濊屬句麗興師伐之不耐侯等舉邑降其八年詣闕朝

貢詔更拜不耐濊王居處雜在民間四時詣郡朝謁二郡有軍征賦調供給役使遇之如民魏志

右濊

韓在帶方之南東西以海為限南與倭接方可四千里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辰韓

者古之辰國也馬韓在西其民土著種植知蠶桑作繅布各有長帥大者自名為臣智其次為邑借

散在山海間無城郭有爰婁國牟水國桑外國小石索國大石索國優休牟涿國臣濱活國伯濟國

速盧不斯國日華國古証者國古離國怒監國月支國咨離牟盧國素謂乾國古爰國莫盧國卑

離國占離卑國臣覺國支侵國狗盧國卑彌國監奚卑離國古蒲國致利鞠國冉路國兒林國駟盧

國內卑離國感奚國萬盧國辟卑離國曰斯烏旦國一離國不彌國支半國狗素國捷盧國牟盧卑

離國臣蘇塗國莫盧國古臘國臨素半國臣雲新國如來卑離國楚山塗卑離國一難國狗奚國不

雲國不斯濱邪國奚池國乾馬國楚離國凡五十餘國大國萬餘家小國數千家總十餘萬戶辰王

治月支國臣智或加優呼臣雲遣支報安邪跋支濱臣離兒不例拘邪秦支廉之號其官有魏率善

邑君歸義侯中郎將都尉伯長侯淮既僭號稱王為燕亡人衛滿所攻奪魏畧曰昔箕子之後朝鮮

東畧地朝鮮侯亦自稱為王欲興兵逆擊燕以奪周室其大夫禮諫之乃止使禮西說燕燕止之不
攻後子孫稍驕虐燕乃遣將秦開攻其西方取地二千餘里至滿潘汗為界朝鮮遂弱及秦并天下

使蒙恬築長城到遼東時朝鮮王否立畏秦襲之畧服屬秦不肯朝會否死其子準立二十餘年而陳項起天下亂燕齊趙民愁苦稍稍亡往準準乃置之於西方及漢以盧縮爲燕王朝鮮與燕界於瀋水及緇反入匈奴燕人衝滿亡命賔胡服東渡瀆水請準降說準求居西界故中國亡命爲朝鮮藩屏準信寵之拜以博士賜以圭封之百里令守西邊滿誘亡黨衆稍多乃詐遣人告準言漢兵十道至求入宿衛遂還攻將其左右宮人走入海居韓地自號韓王魏畧曰其子及親留在國者因往姓韓氏準王海中不與朝鮮相往

其後絕滅今韓人猶有奉其祭祀者漢時屬樂浪郡四時朝謁魏畧曰初右渠未破時朝鮮相歷竊以諫右渠不用東之辰國時

民隨出居者二千餘戶亦與朝鮮貢蕃不相往來至王莽地望時廉斯鑄爲辰韓右渠聞樂浪土

地美人民饑樂亡欲來降出其邑落見田中驅雀男子一人其語非韓人問之男子曰我等漢人名

戶來我等輩千五百人伐材木爲韓所擊得皆斷髮爲奴積三年矣鑄曰我當降漢樂浪欲去不

降伴輩尚得千人其五百人已死鑄時曉謂辰韓汝還五百人若不者樂浪當遣兵乘船來擊汝

辰韓曰五百人已死我當出贖直耳乃出辰韓萬五千人半韓布萬五千匹鑄收取直還郡表鑄功

義賜冠幘田宅子孫數世至桓靈之末韓濊盛郡縣不能制民多流入韓國建安中公孫康分屯

有縣以南荒地爲帶方郡遣公孫模張敞等收集遺民與兵伐韓濊舊民稍出是後辰韓遂屬帶方

景初中明帝密遣帶方太守劉昕樂浪太守鮮于嗣越海定二郡諸韓國臣智加賜邑君印綬其次

與邑長其俗好衣幘下戶詣部朝謁皆假衣幘自服印綬衣幘千有餘人部從事吳林以樂浪本統

韓國分割辰韓八國以與樂浪吏譯轉有異同臣智激韓忿攻帶方郡崎離營時太守弓遵樂浪太

守劉茂興兵伐之遵戰死二郡遂滅韓其俗少網紀國邑雖有主帥邑落雜居不能善相制御無中

拜之禮居處作草屋土室形如冢其尸在上舉家共在中無長幼男女之別其葬有棺無槨不知乘

牛馬牛馬盡於送死以瓊珠爲財寶或以縵衣爲飾或以縣頸垂耳不以金銀錦繡爲珍其人性強

勇魁頭露紒如吳兵衣布袍足履革蹠其國中有所爲及官家使築城郭諸年少勇健者皆鑿春皮以大繩貫之又以丈許木錘之通日嚙呼作力不以爲痛旣以勸作且以爲健常以五月下種訖祭鬼神羣聚歌舞飲酒晝夜無休其舞數十人俱起相隨踏地低昂手足相應節奏有似鐸舞十月農功畢亦復如之信鬼神國邑各立一人主祭天神名之天君又諸國各有別邑名之爲蘇塗立大木縣鈴鼓事鬼神諸亡逃至其中皆不還之好作賊其立蘇塗之義有似浮屠而所行善惡有異其北方近郡諸國差曉禮俗其遠處直如囚徒奴婢相聚無他珍寶禽獸草木畧與中國同出大栗大如梨又出細尾皆長五尺餘其男子時時有文身又有州胡在馬韓之西海中大島上其人差短小言語不與韓同皆髡頭如鮮卑但衣韋好養牛及豬其衣有上無下畧如裸勢乘船往來市買中韓

右馬韓

辰韓在馬韓之東其耆老傳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來適韓國馬韓割其東界地與之有城柵其言語不與馬韓同名國爲邦弓爲弧賊爲寇行酒爲行觴相呼皆爲徒有似秦人非但燕齊之名物也名樂浪人爲阿殘東方人名我爲阿謂樂浪人本其殘餘人今有名之爲秦韓者始有六國稍分

爲十二國

魏志

右辰韓

牟辰亦十二國又有諸小別邑各有渠帥大者名臣智其次有險側次有樊濊次有殺奚次有借邑

有已抵國不斯國弁辰彌離彌凍國弁辰接塗國勤耆國難彌離彌凍國弁辰古資彌凍國弁辰古
淳是國冉奚國弁辰半路國弁樂奴國軍彌國弁辰彌烏邪馬國如湛國弁辰甘路國戶
路國州鮮國馬延國弁辰狗邪國弁辰走漕馬國弁辰安邪國馬延國弁辰瀆盧國斯盧國優中國
弁辰韓合二十四國大國四五千家小國六七百家總四五萬戶其十二國屬辰王辰王常用馬韓
人作之世世相繼辰王不得自立為王魏畧曰明其為流移之人故為馬韓所制土地肥美宜種五穀及稻粳蠶桑作練
布乘駕牛馬嫁娶禮俗男女有別以大鳥羽送死其意欲使死者飛揚魏畧曰其國作屋槓果木為之有似牢獄也國出
鐵韓濊倭皆從取之諸市買皆用鐵如中國用鐵又以供給二郡俗喜歌舞飲食有瑟其形似筑彈
之亦有音曲兒生便以石壓其頭欲其褊今辰韓人皆褊頭男女近倭亦文身便步戰兵仗與馬韓
同其俗行者相逢皆住讓路魏志

右弁韓

弁辰與辰韓雜居亦有城郭衣服居處與辰韓同言語法俗相似祠祭鬼神有異施竈皆在戶西其
瀆盧國與倭接界十二國亦有王其人形皆大衣服絮清長髮亦作廣幅細布法俗特嚴峻魏志

右弁辰

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之中依山島為國邑舊百餘國漢時有朝見者今使譯所通三十國從郡至
倭循海岸水行歷韓國乍南乍東到其北岸狗邪韓國七十餘里始度一海千餘里至對馬國其大

官曰卑狗副曰卑奴母離所居絕島方可四百餘里土地山險多深林道路如禽鹿徑有千餘戶無
良田食海物自活乘船南北市糴又南渡一海千餘里名曰瀚海至一大國官亦曰卑狗副曰卑奴
母離方可三百里多竹木叢林有三千許家差有田地耕田猶不足食亦南北市糴又渡一海千餘
里至末盧國有四千餘戶濱山海居草木茂盛行不見前人好捕魚鰕水無深淺皆沈沒取之東南
陸行五百里到伊都國官曰爾支副曰泄謨觚柄渠觚有千餘戶世有王皆統屬女王國郡使往來
常所駐東南至奴國百里官曰兕馬觚副曰卑奴母離有二萬餘戶東行至不彌國百里官曰多模
副曰卑奴母離有千餘家南至投馬國水行二十日官曰彌彌副曰彌彌那利可五萬餘戶南至邪
馬壹國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陸行一月官有伊支馬次曰彌馬升次曰彌馬獲支次曰奴佳韃可
七萬餘戶自女王國以北其戶數道里可路載其餘旁國遠絕不可得詳次有斯馬國次有已百支
國次有伊邪國次有都支國次有彌奴國次有好古都國次有不呼國次有姐奴國次有對蘇國次
有蘇奴國次有呼邑國次有華奴蘇奴國次有鬼國次有爲吾國次有鬼奴國次有邪馬國次有躬
臣國次有巴利國次有支惟國次有烏奴國次有奴國此女王境界所盡其南有狗奴國男子爲王
其官有狗古智卑狗不屬女王自郡至女王國萬二千餘里男子無大小皆黥面文身自古以來其
使詣中國皆自稱大夫夏后少康之子封於會稽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今倭水人好沈沒捕魚
蛤文身亦以厭大魚水禽後稍以爲飾諸國文身各異或左或右或大或小尊卑有差計其道里當

在會稽東治之東其風俗不淫男子皆露紒以木縣招頭其衣橫幅但結束相連畧無縫婦人被髮
屈紒作衣如單被穿其中央貫頭衣之種禾稻紵麻蠶桑繅績出細紵縑縠其地無牛馬虎豹羊鷄
兵用矛楯木弓木弓短下長上竹箭或鐵鏃或骨鏃所有無輿僮耳朱崖同倭地溫暖冬夏食生菜
皆從既有屋室父母兄弟臥息異處以朱丹塗其身體如中國用粉也食飲用籩豆手食其死有棺
無槨封土作冢始死停喪十餘日當時不食肉喪主哭泣他人就歌舞飲酒已葬舉家詣水中澡浴
以如練沐其行來渡海詣中國恒使一人不梳頭不去蟻蝨衣服垢污不食肉不近婦人如喪人名
之爲持衰若行者吉善共顧其生口財物若有疾病遭暴害便欲殺之謂其持衰不謹出眞珠青玉
其山有丹其木有栲杼豫樟榘檉投檣烏號楓香其竹篠篔桃支有薑橘椒蘘荷不知以爲滋味有
獼猴黑雉其俗舉事行來有所云爲輒灼骨而卜以占吉凶先告所卜其辭如令龜法視火圻占兆
其會同坐起父子男女無別人性嗜酒魏畧曰其俗不知正歲四時但記春耕秋收爲年紀見大人所敬但搏手以當跪拜其
人壽考或百年或八九十年其俗國大人皆四五婦下戶或二三婦婦人不淫不妬忌不盜竊少爭
訟其犯法輕者沒其妻子重者滅其門戶及親族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收租賦有邸閣國國有
市交易有無使大倭監之自女王國以北特置一大率檢察諸國諸國畏悼之常治伊都國於國中
有如刺史王遣使詣京都帶方郡諸韓國及郡使倭國皆臨津搜露傳送文書賜遺之物請女王不
得差錯下戶與大人相逢道路逡巡入草傳辭說事或蹲或跪兩手據地爲之恭敬對應聲曰噫比

如然諾其國本亦以男子爲王任七八十年倭國亂相攻伐歷年乃共立一女子爲王名曰卑彌呼
事鬼道能惑衆年已長大無夫婿有男弟佐治國自爲王以來少有見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
一人給飲食傳辭出入居處宮室樓觀城柵嚴設常有人持兵守衛女王國東渡海千餘里復有國
皆倭種又有侏儒國在其南人長三四尺去女王四千餘里又有裸國黑齒國復在其東南船行一
年可至參問倭地維在海中洲島之上或絕或連周旋可五千餘里景初二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
難升米等詣郡求詣天子朝獻太守劉夏遣吏將送詣京都其年十二月詔書報倭女王曰制詔親
魏倭王卑彌呼帶方太守劉夏遣使送女大夫難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獻男生口四女生
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汝所在踰遠乃遣使貢獻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爲親魏倭王
假金印紫綬裝封付帶方太守假授汝其綬撫種人勉爲孝順汝來使難升米牛利涉遠道路勤勞
今以難升米爲率善中郎將牛利爲率善校尉假銀印青綬引見勞賜遣還今以絳地交龍錦五匹
臣松之以爲地應爲緋漢文帝着早衣謂之弋絳是也此字不體非魏朝之失則傳寫者誤也絳地縹粟蜀十張蒨絳五匹紺青五匹答汝所
獻貢直又特賜汝紺地向文錦三匹細班華蜀五張白絹五十匹金八兩五尺刀二口銅鏡百枚眞
珠鈿丹各五十斤皆裝封付難升米牛利還到錄受悉可以示汝國中人使知國家哀汝故鄭重賜
汝好物也正始元年太守弓遵遣建中校尉梯儁等奉詔書印綬詣倭國拜假倭王并齋詔賜金帛
錦蜀刀鏡采物倭王因使上表答謝詔恩其四年倭王復遣使大夫伊聲耆掖邪狗等八人上獻生

黃幢付郡假授其八年太守王頎到官倭女王卑彌呼與狗奴國男壬卑彌弓呼素不和遣倭載斯

烏越等詣郡說相攻擊狀遣塞曹椽史張政等因齎詔書黃幢拜假難升米為檄告諭之卑彌呼以

死大作冢徑百餘步徇葬者奴婢百餘人更立男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當時殺千餘人復立卑彌

呼宗女壹與年十三為王國中遂定政等以檄告諭壹與壹與遣倭大夫率善中郎將掖邪狗等二

十人送政等還因詣臺獻上男女生口三十人貢白珠五千孔青大句珠至枚異文雜錦二十四

評曰史漢著朝鮮兩越東京瑣錄西羌魏世匈奴遂衰更有烏丸鮮卑爰及東夷使譯時通記述隨

事豈常也哉魏畧曰西戎傳曰氏人有王所從來久矣自漢開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竄山谷

蓋暹之類而處中國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其自相號曰蓋雅各有王侯多受中國對拜近去建安中

興國氏王阿貴自項氏王千高各有部落萬餘至十六年從馬超為亂超破之後則貴為夏侯淵所攻

滅千萬西南人蜀其部落不能去皆降國家分徙其前後兩端者置扶風美陽今之安夷據夷二郡

軍所典是也其太守善分留天水南安界今之廣平魏郡所守是也其俗語不與中國同及羌雜胡同

各自有性姓知中國之姓矣其衣服尚青絳俗籠織布善田種畜養豕牛馬驢騾其婦人嫁時着祿

露其緣飾之制有似羌社露有似中國袍皆編髮多知中國語由與中國錯居故也其自遷種落間

則自氏語其嫁娶有似於羌此蓋乃昔所謂西戎在於街冀衛道者也今雖都統於郡國然故自有

王侯在其虛落間又故武都地陰平街左右亦有萬餘落實虜本匈奴也匈奴名奴婢為質始建武

時匈奴哀分去其奴婢亡匿在金城武成酒泉北黑水西河東西畜牧逐水草抄盜涼州郡落稍多

有數萬不與東部鮮卑同也其種非一有大胡有丁令或頗有羌雜處由本匈奴婢故也當漢魏之

際其大人有禮拓死後其枝十人南近在廣魏今居界有禿魏來數反為涼州所殺今有劭提或降

來或遁去常為西州道路患也熒煌西域之南山中從媧羌西至慈嶺數千里有月氏餘種慈羌

白馬黃牛羌各有首豪北與諸國接不知其適里廣狹傳聞黃牛羌各有種類孕身六月生南與白

馬羌鄰西域諸國漢初開其道時有三十六後分為五十餘從建武以來更相吞滅於今有二十道

從煖煌玉門關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從玉門關西出經姑羌轉西越葱嶺經皮人大月氏
爲南道從玉門關西出發都護井回三隴沙北頭經居盧倉從沙西井轉西北過龍堆到故樓蘭轉
西詣覓茲至葱嶺爲中道從玉門關西北出經橫坑碎三隴沙及龍堆出五船北到車師界戊巳按
尉所治高昌轉西與中道合龜茲爲新道凡西域所出有前史已具詳今故畧說南道西行且志國
小宛國精絕國樓蘭國皆并屬鄯善也戎盧國折彌國渠勒國皮亢國皆并屬于真霸賓國大夏國
高附國天竺國皆并屬大月氏臨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生浮屠浮屠太子也父曰屑頭那母云莫
邪浮屠身服色黃髮青如青絲乳青毛蛤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左脅出生而有結
隨地能行七步此國在天竺城中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
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曰復立者其人也浮屠所載臨蒲塞桑門伯聞疏問白疏問比丘景門
皆弟子號也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爲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屬弟
子別號合有二十九不能詳載故畧之如此車離國一名禮惟特一名沛諫王在天竺東南三千餘
里其地卑濕暑熱其王治沙奇城有別城數十人民怯弱月氏天竺擊服之其地東南西南北數千里
人民男女皆長一丈八尺乘象乘驢以戰今月氏役稅之盤越國一名漢越王在天竺東南數千里
與並部相近其人小與中國人等蜀人賈似至焉南道而西極轉東南盡矣中道西行尉黎國危須
國山王國皆并屬焉耆姑墨國溫宿國尉頭國皆并屬焉耆也橫中國莎車國竭石國渠沙國西夜
國依耐國滿翠國德若國檢令國溫指毒國休循國琴國皆并屬疏勒自是以西大宛安息條支烏弋
烏弋一名排持此四國次在西本國也無增損前世謬以爲條支在大秦西今其實在東前世又謬
以爲疆於安息今更役屬之號爲安息西界前世又謬以爲弱水在條支西今弱水在大秦西前世
又謬以爲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近日所入大秦國一號鞞軒在安息條支
西大海之西從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遇風利二月到風遲或一歲無風或三歲其國在海
西故俗謂之海西有河出其國西又有大海海西有運散城從國下直北至烏丹城西南又渡一河
乘船一日乃過西南又渡一河一日乃過凡有大都三却從安谷城陸道直北行之海北復直西行
之海西復直南行經之鳥運散城度一河乘船一日乃過周迴繞海凡當渡大海六日乃到其國國
有小城邑合四百餘東西南北數千里其王治濱御河海以石爲城郭其土地有松栢槐梓竹葦楊
柳梧桐百草民俗田種五穀畜有馬騾驢駝象羆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鏡十二丸乃妙
其國無常主國中有災異輒更立賢人以爲王而生放其故王王亦不敢怨其俗人長大平正似中
國人而胡服自云本中國一別也常欲通使於中國而安息圖其利不能得過其俗能胡書其制度
瓜私官室爲重屋族旗擊鼓白益小車舞驛亭蓋如中國從安息繞海北到其國人民相屬十里一
亭三十里一體無盜賊但有猛虎獅子爲害行道不羣則不得過其國置小玉數十其王所治城
周回百餘里有官曹文書王有五宮一宮間相去十里其王平坦之一宮聽事至日暮一宿明日復

至一宮五日一周置三十六將每議事一將不至則不議也王出行常使從人持一蓋自隨有白
言者受其辭投囊中還宮乃省爲決理以水晶作宮柱及器物作弓矢其別枝封小國曰澤散王曰
驢分王曰且蘭王曰賢督王曰沱復王曰于羅王其餘小玉國甚多不能一一詳之也國出細絨作
金銀錢金錢一當銀錢十有織成細布言用水羊義名曰海西布此國六畜皆出水或云非獨用羊
毛也亦用木皮或野蔞絲作織成氍毹毼毼之屬皆好其色又鮮於海東諸國所作也又常利
得中國絲解以爲胡綾故數與安息諸國交市於海中海水苦不可食故往來者希到其國中山出
九色次玉石一曰青二曰赤三曰黃四曰白五曰黑六曰綠七曰紫八曰紅九曰紺今伊吾山中有
出瑞石卽次玉石也大秦多金銀銅鐵錫神龜白馬朱鬃駝犀瑠璃玄熊赤鬃毒鼠大貝車
渠瑪瑙南金翠爵羽翮象牙符采玉明月珠夜光珠真白珠琥珀瑠璃赤白黑綠黃青紺縹紅紫十
種琉璃珠玕環玕水精玫瑰雄黃雌黃碧五色玉黃白黑綠紫紅縹緞金黃縹留黃十種縹緞五色
氍毹五色九色卽下氍毹金縹緞雜色縹金塗布排特布發陸布排持環布火浣布阿羅得布巴則
布度伐布溫宿布五色桃布絳地金縹帳五色斗帳一微木二蘇合狄提迷迭光納白附子薰陸鬱
金芸膠薰草木十二種香大秦道旣從海北陸通又循海而南與交陞七郡外夷北又有水道通益
州永昌故永昌出異物前世但論有水道不知有陸道今其畧如此其人民戶數不能備詳也自慈
嶺西北國置大置諸小王甚多故錄其屬大者矣澤散王屬大秦其治在海中央北至驢分水行半
歲風疾時一月到震興安息山谷嶺相近西南詣大秦都不知里數驢分王屬大秦其治去大秦都
二千里從驢分城西之大秦渡海飛橋長二百三十里渡海道西南行繞海直西行且蘭王屬大秦
從思陶國直南渡河乃直西行之且蘭三百里道出河南乃西行從且蘭復直西行之沱復國六百
里南道會沱復乃西南之賢督國且蘭沱復直南乃有積石積石南乃有大海出珊瑚真珠且蘭沱
復斯賓阿費北有一山東西行大秦海東各有一山皆南北行賢督王屬大秦其治東北去沱復
六百里沱復王屬大秦其治東北去於羅三百四十里渡海也於羅屬大秦其治在沱復東北去沱復
從於羅東北又渡河斯羅東北又渡河斯羅國屬安息與大秦接也大秦西有瀚水海水西有河水
河水西南北行有大山西有赤水赤水西有白山玉山有西王母西王母西有箭流沙流沙西
有大夏國堅沙國屬錄國月氏國四國西有黑水後部王治於新城魏賜其王壹多難守魏侍中
彌國單桓國畢陸國蒲陸國烏貪國皆并屬車師後部王治於新城魏賜其王壹多難守魏侍中
國又有奄蔡國一名阿蘭皆與康居同俗西與大秦東南與康居接其國多名貂畜牧逐水草臨大
澤故時羈屬康居今不屬也呼得國在慈嶺北烏孫西北康居東北勝兵萬餘人羈畜牧出好馬有
貂堅昆國在康居西北勝兵三萬人隨畜牧亦多貂有好馬丁令國在康居北勝兵六萬人隨畜牧

出名鼠皮白昆于青昆子皮此上三樹堅昆中央俱去匈奴單于庭安習水七千里南去車師六國
五千里西兩去康居界三千里西去康居王治八千里或以爲此丁令卽匈奴北丁令也而北丁令
在烏孫西似其種別也又匈奴北有渾窳國有屠射國有丁令國有隔昆國有新梨國明北海之南
自復有丁令此非烏孫之西丁令也烏孫長老言北丁令有馬脛國其人音聲似鶻從勝以上身
頭人也勝以下生毛馬脛馬脛不騎馬而走疾馬其爲人勇健敢戰也短人國在康居西北男女皆
長三尺人衆甚多去奄蔡諸國甚遠康居長老傳聞常有商度此國去康居可萬餘里魚黍謀曰俗
以爲營廷之魚不知江海之大淨游之物不知四時之氣是何也以其所在者小與其生之短也余
今汎覽外夷大秦諸國猶尙曠若殺蒙矣况夫鄴衍之所推出大易太玄之所測度乎徒限處牛蹄
之滸又無彭祖之年無緣託景風以逸游載駿裏
以遐觀但勞眺乎三辰而飛思乎八荒耳 魏志

右倭

建安元年獻帝自長安東歸右賢王去卑與白波賊帥韓暹等侍衛天子擊拒李傕郭汜及車駕還
洛陽又徙遷許然後歸國 謂歸河東平陽二十一年單于來朝魏武爲丞相因留單于於鄴而遣去卑歸監

其國歲給單于綿絹錢穀如列侯子孫襲號分其衆爲五部部中立其貴者爲帥選漢人爲司馬以
監督之魏世之末復改帥爲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統可萬餘落居于太原故茲氏縣右都尉可六千
餘落居祈縣南部都尉可三千餘落居蒲于縣北部都尉可四千餘落居新興縣中部都尉可六千
餘落居太陵縣北部匈奴雖分居五部然皆家于晉陽汾澗之間 通志四裔畧通攷同

右匈奴

魏武克漢中李特之祖將五百家歸之魏武又遷於畧陽北復號之爲巴氏蜀後主建興十一年涪
陵屬國人夷反車騎將軍鄧芝往討皆破平之 通志四裔畧通攷同

右板楯蠻

蜀後主建興二年丞相諸葛亮率眾南征四郡平之改益州郡爲建寧分建寧永昌爲雲南郡又分建寧犍柯爲興古郡焉

通志四裔
畧通攷同

右滇

蜀後主建興十年汶山平康夷反姜維討破之

通志四裔
畧通攷同

右冉駹

丁令魏時聞焉在康居北勝兵六萬人隨畜牧出名鼠皮白子青昆子皮此上三國堅昆中央俱去匈奴單于庭安習水七千里南至車師六國五千里西南去康居界二千里西去康居王治所八千里或以爲此丁令則匈奴北丁令也而此丁令在烏孫西似其種別也又匈奴北有屈射國有隔昆國有新犁國明此之南自復有丁令非烏孫西丁令也烏孫長老言北丁令有馬腦國其人聲音似鴈鶩從膝以上至頭人也膝以下生毛而馬蹄不騎馬而走疾於馬勇健敢戰

通志四裔
畧通攷同

右丁令

短人魏時聞焉在康居西北男女皆長三尺人眾甚多去奄蔡諸國甚遠康居長老傳聞嘗有商旅行北方迷惑失道而到斯國國中甚多異珠夜光明月珠見者不知名此國號言以意商度此國去康居可萬餘里

突厥本末記云突厥窟北馬行一日有短人國長者不論三尺亦有二尺者頭少毛髮若羊胞之狀突厥呼爲羊抱頭國其傍無他種種類相侵俗無寇盜但有大鳥高

七八尺常同短人喙而食之短人皆持弓矢以爲之備案此亦在西北卽魏略云短人國是也

通志四裔畧通攷同

右短人

有萬千者魏拜爲百頃氏王諸氏在魏武時或臣或叛魏武命夏侯淵討之因徙武都之種於秦川以禦蜀千萬之孫曰飛龍漸復彊盛

通志四裔畧通攷同

右氏

堅昆魏時聞焉在康居西勝兵二萬人隨水草畜牧多貂有好馬也

通志四裔畧通攷同

右堅昆

蔥苻羌月氏之餘種從姑羌西至蔥嶺數千里乃其地也又有白馬羌黃牛羌皆其種類各有酋豪

北與諸國接不知其道里廣狹傳聞黃牛羌婦人孕身六月而生南與白馬羌鄰此三羌皆魏時聞

焉

通志四裔畧通攷同

右蔥苻羌

呼得魏時聞焉在蔥嶺北烏孫西北康居東北勝兵萬餘人隨畜牧出好馬亦多貂

通志四裔畧通攷同

右呼得

驢分魏時聞焉屬大秦其治去大秦都二千里從驢分城西之大秦度海飛橋長二百四十里發海

西道西南繞海道直西行至焉

通志四裔畧通攷同

右驢分

澤散魏時聞焉辰大秦其治在海中央北至驢分水行半歲風疾時一月到最與安息城谷相近西

南詣大秦都不知里數

通志四裔
畧通攷同

右澤散

景初元年乃遣幽州刺史毋丘儉等齎璽書徵淵遂發兵逆於遼隧與儉等戰儉等不利而還淵遂自立爲燕王置百官有司遣使者持節假鮮卑單于璽封拜邊民誘呼鮮卑侵擾北方

魏志公孫
度孫淵傳

荆州殘荒外接蠻夷而與吳阻漢水爲境舊民多居江南尚自上庸通道西行七百餘里山民蠻夷多服從者五六年間降附數千家五年徙封昌陵鄉侯

魏志夏
侯向傳

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濱海洿下澶滯不通虜亦遮守踐要軍不得進太祖患之以問疇疇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于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由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嘿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之首可不戰而禽也

魏志田
疇傳

西平麴光等殺其郡守諸將欲擊之旣曰唯光等造反郡人未必悉同若便以軍臨之吏民羌胡必

謂國家不別是非更使皆相持著此爲虎傅翼也

魏志張
既傳

遼東公孫淵受孫權燕王之號議者欲留淵計吏遣兵討之劭以爲昔袁尚兄弟歸淵父康康斬送

其首是淵先世之效忠也又所聞虛實未可審知古者要荒未服脩德而不征重勞民也宜加寬貸使有以自新後淵果斬送權使張彌等首

魏志劉劭傳

是時并州右賢王劉豹并爲一部艾上言曰戎狄獸心不以義親疆則侵暴弱則內附故周宣有獫狁之寇漢祖有平城之困每匈奴一盛爲前代重患自單于在外莫能牽制長卑誘而致之使來入侍由是美夷失統合散無主以單于在內萬里順軌今單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寢重則胡虜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爲二國以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鴈門離國弱寇追錄舊勳此御邊長計也

魏志鄧艾傳

延熙十四年武都氏王苻健請降遣將軍張尉往迎過期不到大將軍蔣琬深以爲念疑平之曰苻健求附款至必無他變素聞健弟狡黠又夷狄不能同功將有乖離是以稽留耳數日問至健弟果將四百戶就魏獨健來從初越嵩郡自丞相亮討高定之後夷數反殺太守龔祿魚瑛是後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定縣去郡八百餘里其郡徒有名而已時論欲復舊郡除疑爲越嵩太守疑將所領往之郡誘以恩信蠻夷皆服願來降附北徽捉馬最驍勁不承節度疑乃往討生縛其帥魏狼又解縱告喻使招懷餘類表拜狼爲邑侯種落三千餘戶皆安土供職諸種聞之多漸降服蘇郡邑君冬逢逢弟隗渠等已降復反疑誅逢逢妻旄牛王女疑以計原之而渠逃入西徽渠剛猛捷悍爲諸種深所畏憚遣所親二人詐降疑實取消息疑覺之許以重賞使爲反間二人遂合謀殺渠渠死諸

種皆安

蜀志張
疑傳

孫權忿公孫淵之巧詐反覆欲親征之瑁上疏諫曰臣聞聖王之御遠夷羈縻而已不常保有故古者制地謂之荒服言恍惚無常不可保也今淵東夷小醜屏在海隅雖託人面與禽獸無異國家所爲不愛貨寶遠以加之者非嘉其德義也誠欲誘納愚弄以規其馬耳淵之驕黠恃遠負命此乃荒狃常態今凶桀未殄疆場猶警雖虫尤鬼方之亂政當以緩急差之未宜以淵爲先

吳志陸
瑁傳

右邊防